

漢書門類

四	三	六	五
函	架	冊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三六五
函架冊	一〇八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65
冊數	10	(5)
函號	277	52

五



古吳	張明弼	公亮父	輯
	陳子龍	卞子父	泰
	夏允彝	蔡仲父	訂
潭水	劉肇慶	關庚少	較

○先進全自通章重以質維世述時尚而以吾從先進一語定其衡直欲天下共選先進耳全要見夫子折衷禮樂主持一世的深心即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之思蓋此一番議論非徒自審從遠從權救世而已矣實萬世作禮樂者之準則不必添出中字夫子欲以質救文之弊曰禮以作教樂以導和皆斯須不可少之物但世喜新厭舊多有有用之失其故者先時人心之進向于禮樂誠恪未散在今日似于質朴簡陋之野人則以為野人也然進于定不肯進于華豈誠野人後時人心之進向于禮樂者習俗流瀾在今日似乎文采章美之君子則以為君子也然

論語大全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亦其宜也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

馬厚齋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

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

凡二十五章

熊勿軒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

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

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

不字而子之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蔡虛齋曰先儒程子又以

論語之書為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子稱者意正如此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

蔡虛齋曰謂之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了有逐漸進上之

進于學。不進于寔。豈誠君子。據世人之見。固皆願為後進。不肖為野人矣。而吾不得不用也。如用之以持身。用之以經世。斷然必從先進。而還無文。無教之真。依先民為法守。可與天下共還朴。茂之遺風乎。即天下有存元化之野人。即野人也。可有壞世道之君子。即不君子也。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趨意。首節須渾。還他。子曰。氣。孔。樂。本。萬。古。不。變。何分先後。自末流漸遠。却有先進。先制既湮。却有後進。字。上。只。是。興。起。的。意。思。但。下。一。於。字。分。明。自人心之進。向者論野人君子。皆從外貌擬之。是時人之意向。莫作時人之言。意謂先進一段質朴之意。真似個野人。後進一段嫺習之文。真似個君子。此兩語形容。正可想見古今人不同處。意却渾渾。莫便着。賤。駁。語。一。節。詞。雖。相。平。要。得。抑。揚。口。氣。夫子並未曾明破時人之非。輕。用。如。字。撥。轉。發出從先之議。如用之。不指日用目前言。還是設言。得行其道。而用禮樂以經世。若說夫子自用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何日不用。又何日不從先。

意故。猶言前輩後輩。蔡虛齋曰。因章字正貼。野人謂曰進。猶言前輩後輩。進字不得。故着猶言云。野人謂郊外之民。蔡虛齋曰。野人謂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朴質。君子謂賢士大夫也。蔡虛齋曰。不獨曰士大夫而言也。與上。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于巧言令色。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蓋周末文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蔡虛齋曰。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周之盛時。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一時風尚。文質得中。正所謂先進之禮樂也。及周末文勝。時人反以先

進于。玩則字。有斷然必。行意。非泛濫流達。乃損益百王。以明萬世禮樂之法也。吾字。極。担。力。每。有。以。身。維。世。欲。以。一。人。挽。天。下。共。宗。也。然。口。氣。承。如。字。來。法。脉。似。與。他。商。量。一。般。又。甚。委。婉。此。聖。人。婆。心。之。言。也。從。先。進。止。是。世。周。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進為野人而唯崇尚夫後進之禮樂。故孔子看。得。當。時。意。何。如。此。非。必。當。時。真。有。是。言。也。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蔡虛齋曰。夫子之意。以為時人雖以先進為野。若我。用。禮。樂。則。不。然。但。從。先。進。而。已。雖。謂。我。為。野。人。而。非。謂。子。夫。何。計。哉。此。夫。子。從。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趨。中。明。表。其。用。以。挽。俗。尚。意。源。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未。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未。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當時孔子去衛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之。上。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下。無。交。故。有。絕。糧。之。厄。

○從我全句。通章要從。陳蔡想見。夫子師弟相從之。雅。雖。是。一。時。之。厄。寔。為。萬。世。之。光。見。得。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之。厄。有。師。友。皆。千。古。奇。緣。不。是。單。淺。離。合。慨。嘆。首。節。是。夫。子。一。時。感。觸。之。言。有。重。道。之。思。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賢。一。一。數。出。須。知。其。賢。濟。在。相。從。時。自。然。有。一。段。景。况。今。人。追。思。而。惜。其。極。盛。之。莫。繼。也。此。見。天。之。于。夫。子。亦。以。君。臣。之。交。而。通。之。以。師。弟。之。樂。雖。厄。于。陳。蔡。猶。日。與。之。究。身。心。抒。議。論。商。泛。政。之。器。游。六。藝。之。途。及。時。事。之。過。與。難。諸。賢。不。可。復。聚。聚。無。與。為。語。遂。喟。然。有。感。而。嘆。曰。昔。我。之。陳。蔡。也。

上下無交。二三子依。然不忍離。皆羽翼道真之品。今皆不在門也。回思陳蔡頃成往事矣。門人因記夫子所思之諸賢。以所學有得。而定見之躬行。為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若而人。以與議之精。數之詞令。為言語。則有宰我。子貢。若而人。達為國治。民之理。而措諸幾務。為政事。則有冉有。季路。若而人。藍詩書禮樂之英。而發其精粹。為文學。則有子游子夏。若而人。今想其諸賢會集處。立德立言立功之彥。彬。一時真。千古而夫子。不知其為陳蔡也。思之不覺惻然。故有不及門之嘆。寔為道統惜。為斯文痛。非徒合離聚散之感已也。

此是夫子追思語。見得今昔異時。聚散各別。心切而情愴。有離堂。思琴瑟。別路。遠山川之致。皆不及門。見濟。英賢。或仕或沒。或散之四方。蓋一二際。違已增冷落之感。况皆不在門。徘徊躊躇。真難手為情矣。叙列四科。非徒記十人名數。不重品第。所長要切。陳蔡困厄時。親講當其履歷。畏途。舉一切浮沉冷熱之情。不關諸念。而以茂德鎮之。至今

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蔡齋曰。孔子因弟子嘗相從於陳蔡間。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忘耳。此可見聖人待弟子之至情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文

學子游子夏

行去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蔡虛齋曰。朱子所以知子平日於弟子皆名之而不字。而此條則皆字之。故知其為門人所記也。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黃勉齋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題也。朱子曰。四科之目。曰德行。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交。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德者。行之本。言德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之物。

想其雅量。為德行。當其時。牢落風塵。舉一切憂。恐畏。訖之態。不關諸懷。而以理言宣之。至今想其風。自為言語。排難解紛之際。必需政事。當其時。挽轡而志澄。清長。才足係人。思粉飾太平之業。必需文學。當其時。流離不忘誦讀。其英華。足動人。想各字連者。勿優劣。勿分析。

非助章

夫子喜回之善悟。曰。人心猝然不動。感而遂通。胸中難蘊。許多道理。必得一番問。難愈。顯得一番精神。覺得有助我處。但回而助我。我無以見。回矣。回也。殆非助我者也。其于吾之所言。胸中了然。只漫一言中。宛轉無盡。無所不領會而已。彼境淵然。我神冥然。何助之有。

此是深喜其神悟。而曲為形容之詞。須一串說下。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兩句合來。方形容。得出夫子與顏子如鏡合鏡。兩影相涵。火

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而短於才者也。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即此而觀。既有德行。言語等科。則聖人之教。不混於所施。必因其材。而成就之。可見矣。此是餘意。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陳安曰。曾子。曾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蔡虛齋曰。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籍之。亦以見其人之可思。非品高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輔慶源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于學者之助哉。然

合火一光齊照。飽對待。則無擬議矣。回也悅不在言。夫子之言于無言。遺言而無言者。傳也。又何助哉。但助是實話。洪鐘不叩不鳴。顏子既無疑問。夫子久便深然。無所餘矣。故曰非助我者。謂非助我一流人。悅是領略。深妙處。玩無所不三字。直是靈識心融。決洽渾化。不但了其未盡之蘊。且解其未發之秘。其與聖心相悅。以解處。全在語言之外。提是顏子胸中。原有一段神妙。時借夫子之言。為觸發耳。其時才情消竭。無餘。只落得一箇悟頭。與聖人默。相對。故能如此。

孝哉章

夫子深有味乎。閔子之孝。故不禁嘆賞曰。孝行最不可飾也。求其有孝之寔德。而善處變者。惟閔子騫乎。蓋外人以知閔子之孝。特後母異弟未必稱之。故稱孝子。人易稱。孝于父母昆弟。雖他却有一段精神。往來家庭間。潛移默化。奪意味。極其深。至故不特人稱其孝。父母昆弟為其所化。亦皆稱之。然後人言與其父

母昆弟之言。無纖毫間隔矣。蓋惟使親心無間于已。然後人言。無間于親。所以為孝。騫之孝為何如哉。重父母昆弟。稱他不重外。人首句。要真。謝勿作輕提語。下句。只把來做個案。証其父母昆弟。其字可味。閔子始不得于其母與弟。而外人皆知其孝。後來被他感化。仍然稱之。正以稱于其父母昆弟。為難也。閔子當日處家庭之間。緣他一點精神。薰蒸透徹。所以一家感化。孝之由誠。而形。而人自無間言。是閔子之心。無容間處。庶幾大舜底豫。模樣大凡。人子。而以孝者。非得已也。然使我以孝者。而成就其不慈弟。成其不悌。罪莫大焉。安得為孝。今夫子稱閔子之孝。反舍蓄父母昆弟不言。而託言于人不問者。意甚可思。何以故。要人言。句之間。必令其可受。故也。

南容章

白圭之詩。衛武公作之。以自防。其玷。南容謹密之心。

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無所疑問。釋非助字。○蔡虛齋曰。此二小註分。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貼大謬。蔡虛齋曰。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為非助我者。也。此豈憾之之辭。其實乃深喜之也。細玩之。聖人本意。全在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耳。蔡虛齋曰。惟顏子無若巨若細。無不歡然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矣。夫于窺其深。故贊之微而婉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新安曰。夫子惟稱其孝。德彰矣。蓋其孝友之實。集註兼及于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蓋孝友一理。孝者必有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以積於中。而著於外。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蚤喪。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故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故夫子嘆而美之。胡雲峯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蔡虛齋曰。夫子自有深信。閔子之孝者。故引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以証之。非因此而始信其孝也。作此父母昆弟處。不必十分着講。恐難乎為閔子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念茲在茲。不覺三復吟咏。以自防其玷。乃治心而非治詩也。世未有保其身如圭玉。而不足以處世者。即此一段精神。真脩者。處默。與孔子印。今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非以其謹言也。

此南容真切之學。問本兢業。以為言。歲分。明是借篇作心。歲耳。三復之意。不在詩。而在詩人之心。又不在詩人之心。而在自心。故其于心口之際。反覆不能已也。非止吟誦之勤而已。其一段慎密心事。所謹者。言語之要。所閑者。出處之大持。身持世。總在此一念。此便是賢處。夫子取而妻之。非是保室家之說。然刑于寡妻。御于家邦。本是一個寔理寔事。但不必填入耳。不廢及免于刑戮語。且莫入講。

好學章

季康子問遊夫子之門者。皆有志于學。然其中果孰為好學者乎。孔子對曰。吾門有顏回者。蓋知學之味。

而好為者也。惜乎天奪之速。不祚之年。不幸短命死矣。今弟子中。則未有好學如回者。不名深可惜哉。蓋顏子葆光而歲。筆駭陋。卷應机。而出孔。樂為邦。不試一官。未嘗缺于事業。不著一書。何必歎于文章。括出好學兩字。而性命功能。一齊俱揭。故曰顏子死。而聖人之學絕。

此節好學。只就回生乎心。體上說。蓋顏子之學。不以言。而以心直。從夫子源頭處。竟自理會。所謂超然絕塵而奔者也。聖門學者。甚眾。夫子豈誠埋沒諸賢。第諸賢不能變化氣質。猶是知之者。未是好之者。好學只宜空說。不必入上論。不遷怒。不貳過等語。以告康子。是略也。楊復所曰。一字一哭。

○請車全旨。此見夫子愛人。裁之以理。不肯厚葬。回處自有深意。才不才之論。俱非夫子本意。本非必况定鯉為不才。惟以父子之道論之。原不問才不才耳。要見吾之愛鯉。不減汝之愛回。便。有視之。猶子念頭在。

詩大雅抑之篇曰。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蔡虛齋曰。言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使人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南容一日三復此言。朱子曰。南容三復其戒深矣。

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自圭之玷。是官緝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饒雙為異七。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饒雙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語取禍。故孔子以其兄若當言而言。雖箕比之。形容苟免哉。

子妻之。此是合子謂。南容章解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蔡虛齋曰。世安有保其身如圭玉。而致於失身者。形子寡妻御。

於家邦皆此道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蔡虛齋曰。夫答哀公雖略。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畧而未嘗有欠缺。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輔源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蔡虛齋曰。顏路請車為椁。

此夫子不徇，非分之禮也。顏淵死，家貧不能具椁，顏路以夫子與回恩義無盡，請子貢所乘之車，以為之椁。蓋溺于情而蔽于義也。夫子以義止之曰：汝以此請為焉？于子耶？不然也。夫人有賢而才者，有未賢而不必才者，以父視之，情屬天親。各謂之子也。而待有異視，昔鯉也死，去僅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行，而賣車以為之椁，以徇愛子之情。此豈吾之薄于鯉哉？以吾維致仕，嘗從大夫之後，出入從于國，不可以徒行也。是以情為義制耳。蓋我當初待子，只是這等。則今日汝之不能為椁，亦可以稍慰于心矣。何以椁為。

只示愛子以義也。顏路之請車，愛其子也，而不知用愛。夫子不助其貧，富理義之所在，而只以情慰謝之。愛人父子之間，令不傷其心也。才不才，句且泛，是大概說個父子之情如此。非說鯉與回也。只重我，可以葬鯉，則汝亦可以葬回。于拒之，中，用寓詞之。意不重大夫不可徒行，亦不重魯命車謂各分所干，此微詞。婉情見大夫不可舍車。

則知士庶人不可用椁矣。不然貧而厚葬，雖不徒行，亦不可也。時說顏路欲借命車以葬其壘，極鄙惡可厭。

天喪章

夫子於回，將以死，齊來相傳道脈。一肩付托他身上，自此燈相續，正未有已。忽然早死，叫夫子有口對誰言，有心事對誰託。歎夫子如何不痛苦之極，故直嘆曰：噫，回在則吾雖死而不死，以道存故也。喪回即喪道，喪道即喪予，呼天自悼為千古痛耳。天字極重，道之絕續，天實為之。夫子抱道于身，有盡而道欲傳，道處即其身也。顏淵死，傳道無人，故夫子立以為天喪予。痛回而呼天，以自悲，不勝痛苦之極。噫者，初聞訃而驚嘆之詞，重言之者，是即聖人勸語。

子慟章

之意，以夫子於顏淵平日師弟之間，恩義兼盡，意其當無所斬也。又曰：顏路之請車，雖於大義若昧然，亦可見聖門師弟相與之際，如同一體而畧無少忌嫌之心矣。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鯉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貶，故因若鯉而字伯魚。

先孔子卒，伯魚年五十，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厚齋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

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蔡虛齋曰：才不才二句，慢說回鯉。

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于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

夫子視顏淵固猶子也，不得舍孔子時，不是孔鯉死時已致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蔡虛齋曰：夫子言以吾當得乘車，而不可徒行也。圈外胡註：脫驂以博之。○

蔡虛齋曰：驂旁馬也，謂引車者一車，駟馬故曰駟馬。駟驂又曰駟馬，高蓋脫驂是解其旁一馬與之也。又曰：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輔慶源曰：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賄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洪氏曰：孔顏一體，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胡雲峯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蔡虛齋曰：此夫子真勘得回之所以為回者，即予之所以為予處，時說非以悼傳亦以占廢，非是。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顏淵不幸早夭，則道孤而莫傳矣。夫子哭之過于哀，而慟焉，情所宜然耳。泣者不知，因而請曰：夫子之哭，殆已慟矣。欲夫子之即哀也。夫子曰：吾之哭，果有慟乎？寔無慟也。然而不自知其慟，則渾然未發之中也。萬古道統，千聖血脉，只是此人担當。此人死，而道脈絕矣。豈非為此道脈絕續之人，慟而將為誰人慟哉？則哭雖慟為可矣，宜慟而慟，聖人之哀中其節也。如是。

此夫子之慟，哀而中節也。全重道上，哭回者為道悲也。豈特師弟之情哉？謂之慟者，自泣者言之耳。曰有慟乎，是疑其詞以問之，明是初不自覺，因泣者之言而覺也。非夫人句，曉以宜慟之故。夫人二字，當虛喚起，方得慨嘆口氣。夫人即是子，即是克強以來的。即是後世絕續之人，何等關係。夫入之死，是情有可慟者，非自慟也。乃不容不慟也。視其人而已矣。玩夫子非夫人而誰為語，意痛極了。要知夫子此哭，是哭死，非為生，與哀係千古。

慟哀過也。蔡虛齋曰：此過字，即下節哀傷之至二字。從者言此非譏之也，乃覺之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陳新安曰：惟不自知其慟，若過之發而中節者。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而惜哭之宜，慟即非

他人之比也。黃勉齋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

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子之嘆，而不自知其為慟耶。○胡氏曰：痛惜

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蔡虛齋曰：聖人雖痛所以為性情之正。惜之至，惟施當其可。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厚葬全句，須知厚葬必是踰分，即以命率為禘之意。夫子之不可之也，蓋以同處回也。即以鯉處回也。即以已處回，不欲以門人之意處回也。聖賢于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感，不論生前不論死後，不論處已不論處人，徹始徹終，皆不止是愛人以

此夫子以禮愛回也。顏淵死，門人以淵之賢，非他人比。議欲厚其葬，具以葬之，知尊賢不知安貧，非回意矣。夫子止之曰：貧而厚葬，于理不協，便于心不安。于理始不可，門人不聽，竟厚禮葬之。只知畫一時之情，不能存回心于地下。夫子責之曰：回之于我，服膺處善，繼志請事，處善述事，言悅，即承惟之色語，不情即唯諾之恭。蓋平日視子枕父也，予今日之事，處以非禮，遺以不安。是子不得視之枕子也。然此非我之所為也。夫固二三子之所為也。存以令，回不安于地下者，責有所歸矣。予何負于回。

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厚葬是極其恭敬，不但棺槨衣衾之美也。元欲字尚在未行之際，故子止

喪具稱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貧而厚葬，厚葬兼衣衾，不循理也。胡雲峯曰：無臣而為有臣，非棺槨墳墓說。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故夫子止之。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所以葬顏子。故夫子止之。人。○陳潛室曰：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陳新安曰：蓋疑辭，以請車馬。蓋顏路聽之。梓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夫音扶。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蔡虛齋曰：須看不得二字，蓋謂厚葬之意，我固止之。彼固不聽而為之，至使我不得以禮處汝，謂之何哉。又曰：葬之厚薄，必視其家之貧富，雖以孔鯉至親，夫子不

不聽而為之，至使我不得以禮處汝，謂之何哉。又曰：葬之厚薄，必視其家之貧富，雖以孔鯉至親，夫子不

不聽而為之，至使我不得以禮處汝，謂之何哉。又曰：葬之厚薄，必視其家之貧富，雖以孔鯉至親，夫子不

之曰不可愛人之義也。不可有二意。家貧不可厚葬。隔于非礼。且顏子生平安分。尤不可厚葬。遺以不安。門人不聽夫子之止。竟厚葬之。固是溺于情。而不按于理。是顏路。而主之。然請車為梓之意也。夫子於此。處把回平日。所以待已。與已今日。所以待回。說一番。正見不可意。不曰事而曰視。開道眼也。猶父執子。全在學問。開通上說。不是說情。予不得視。予正指今日。看有自尤之意。不能以處。者。處回。然玩不得字。言誰使之然乎。非我二句。絕非分誇口氣。正說明不得二字。見使回不得相文于九原者。乃二三子所為也。

鬼神章

幽贊神明。全受全歸。是吾儒大學問。與其虛索。不如實証。子路氣質剛明。多忽倫常。而略切近。問所以感格鬼神之道。還欲舍人以事鬼神也。夫子曰。人與鬼神。一也。子以父兄親長之間。事之無愧。便俯仰可以質對。則如在之誠。無不感通。事鬼神。惟求之于

事人者。之矣。苟未能盡其道。以事人。名焉能潛孚于鬼神。又問所以處死之道。蓋欲為善後之計也。夫子曰。然。死生。一也。子只識透生理。性順應存。存。不。息。則。歸。死。必。能。善。其。道。而。不。致。于。不。得。其。死。也。欲。知。死。惟。知。其。所以。生。者。之。矣。苟。未。能。寔。見。本。來。知。其。所以。居。生。一。理。名。焉。知。所以。善。其。死。哉。然。則。由。惟。于。切。近。中。用。功。不。必。馳。騁。于。高。遠。也。

此聖賢實際之學。看知能兩字。見道理。只在眼前。直教他寔地上做工。鬼神以當祭者言。死生以理言。能字。知字。俱宜深看。問事鬼神。是問人。所以感通之道。蓋以感人。易格神。雖也。非問如何奉祀鬼神。人如父兄君長之類。事人。便。有。全。綱。常。盡。人。道。工夫。非但泛泛事個尊親之人而已。惟能事人。綱常倫理。敦叙不違。而不失在我。所以處世之道。則當其平時。此心且可以孚格。出冥冥及其臨祭。此心豈不能感通神明。此之謂能事鬼神。問死。是問所以處死之道。蓋以偷生易。處死難也。非問人如何便死。生字乃初生之生。謂生理也。知生便有踐

得而強厚之。蓋以責門人也。蔡虛齋曰。此數句皆以非薄也宜也。發上文不可之意。予不得視猶子也。若有自尤之意。非我也。二句。則歸其責於門人。此乃深責門人也。張南軒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輔慶源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梓。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張南軒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則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比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為鬼。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蔡虛齋曰。玩求所以三字。于路此問。非是媚神徼福。

之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蔡虛齋曰。此是皆切問也。切問二字。在上所以二。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胡氏曰。誠敬既足以事人。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只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知回頭之意。○輔慶源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陳新安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陳新安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

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輔慶源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

形。性。求。無。亦。所。生。工。夫。非。但。淺。上。知。個。血。氣。之。生。而。已。惟。能。知。生。之。形。性。歸。全。無。歟。而。不。虛。天。地。所。以。生。我。之。意。則。大。義。所。在。便。能。終。身。成。仁。不。義。不。在。便。不。肯。徒。死。傷。勇。此。之。謂。知。死。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感。則。俱。感。子。路。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知。生。必。無。死。之。問。矣。夫。子。答。之。以。未。能。事。人。為。能。事。鬼。未。知。生。為。知。死。此。是。提。耳。而。誨。之。無。非。其。真。理。

○閔子各首此狀聖賢暗對之氣象有與得英才而育意未即是夫子平日語而門人類記之去是造就子路便變化氣質而有以遂所樂也時說思到傳道自是註脚下盤旋話頭正活活看顏愚參魯未聞以別稱奉文名無到字只渾然說

閔子與羣賢侍夫子之側閔子氣貌則恭勝而英氣內含閔子如子路氣象則理直而浩然濬發行如舟有子貢氣象則神完而磊落不羣侃如羣賢一段特達光明無復護令嚴之意即斐然之章也此目前相取各著一氣象各率其性之所近夫子則于此中會諸賢之景趣各為一身之氣味故樂初不看見其間也若有不能忘情者惟由一人也即就惟喜中自有憂危之意故成之曰人責善處死若由也始覺有不測其死所然斯言也誠欲其惕然思省也其慕屬以歸德性之中全其樂育之念耳此見羣賢皆任道之器侍側字貫下閔子行上侃侃是記若子問辨上摹寫出英才樣子俱就好處說三如也正見其恭盛不可一言盡之意閔子深沈有養的行而別貌侃上而別直其器皆磊落不羣故夫子為吾道幸耳子樂是聖人心裡事如何見得就他神情意態上想像出來即一堂之上。有千古之契要見聖人精神交暢于羣賢之會乃意味相投慶莫云喜傳道下節就他別強氣

則有散理。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朱子曰。人受天所之自然也。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缺。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事盡人之道。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則盡事鬼之道。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神。則祭如在。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祭神如神在。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而理則一也。又曰。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陳潛室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或曰。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陳新矣曰。告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所能。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陳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

○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朱子曰。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亦平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蔡虛齋曰。子路看鬼神死生為二。夫子道神鬼死生為一。然以反語當正言。語氣引而不發。令其深思。而自得之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朱子曰。閔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是而剛直。稍外見矣。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的人。大凡人。有才有便。有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皆是剛正之意。子樂者。俱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念。就言語氣象上。想像出來。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蔡虛齋曰。附註鄭曰。樂各盡其性。

象說行。是記者之言。不必入夫子口氣中。不得其死。不是戒由。乃歡喜中。過慮他意思。非面語。若字。然字。想像之詞。正與氣象相應。蓋夫子慮由正處。由處原與子樂不相悖。張公亮云。聖明一堂。夫子之神氣。藹然流入諸賢心中。諸賢之神氣。藹然流入夫子心中。對之如春。在。花。如。花。在。春。無可割析。惟靜者。所以神寓之。此說極得樂字之解。

○魯人全旨。通章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為長府。便是崇利聚斂之萌。閔子不直斥其非。而但言舊之可仍。含蓄無限深慮。夫子恐魯人忽此言。故亟稱之。稱夫人。醒魯人也。貨財出千民。藏于國。周公來。原有舊章。魯人作丘乘。行稅畝。周公之制。更變已甚。又為長府者。非專改一

長府。便有狹小。前人制度。意不但廢先公藏財之法。燕恐改先公聚財之制。此其可已。時未有倡言之者。即使能言。而或言之太早。改之太銳。則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獨有閔子。憲者。絕不觸犯魯人。直作問之。詞曰。國家事。非甚不可已。未有起而輕議作者。第仍其舊。又何不可。而何必必更之為。只曰。仍。更。不言。所以仍之。故。只曰。何必改。不言。所以不必改之。故。語。婉。而。味。長。夫。子。不。深。言。閔。子。之。意。但。曰。夫。人。不。輕。發。言。必。有。中。于。國。家。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休。相。沿。之。故。習。而。不。知。者。一。言。提。醒。使。如。纒。之。法。變。而。幾。盡。若。一。言。少。留。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深。有。味。乎。言。也。

○魯人為長府。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蔡虛齋曰。魯人撤其舊而更新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只如俗貫事也。事字指長府對改。王氏曰。名石字介甫。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輔慶源曰。古人臨川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張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軒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作也。○蔡虛齋曰。現明子斯言。始而曰。仍舊貫。如之何。辭氣從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則其氣象亦可見矣。

三子氣象大同小異。大抵皆剛正人也。此其所以為英才。此夫子所以樂之。○先閔子次子路。次冉有。子貢。蓋以齒序。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序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蔡虛齋曰。孔子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故因以戒之。是使子路知所醒悟。庶乎其不至死於非命也。其本心豈願其言之中哉。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咎也。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張南軒曰。孔悝被劫。子路死。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洪氏曰。漢書引此。得其死乎。若此。于可謂得其死矣。朱子曰。然。向。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者。朱。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仲。由。之。死。也。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朱。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

而深省。夫入不言是。抑語即在言必。有中。度見之。二句。講重。下句。謂事無關於國計民生者。夫入不輕言也。一有論列。必中乎國之實。會。冥。指。日之言。說。不字。必字。緊。上呼。應。李卓吾曰。一倡一和。都為魯之蒼生耳。師弟同心如此。

○由瑟全句始。終是鼓舞。子路夫子只摘鼓瑟一節。微之令。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原不重鼓瑟。下即固是為門人致辭。乃是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其。使不懈。進耳。無非造純之意。

子路氣質未盡銷。夫子借鼓瑟。以微之。曰。由遊于丘之門久矣。今所鼓之瑟。祇成其為由之瑟。殊覺與丘不相似。真為鼓于丘之門。蓋欲其從心上做工夫。不重在鼓瑟也。門人徒觀由子瑟。以為品止此耳。遂不敬子路。夫子曰。二三子無蔑視由也。由之學。其知行所造。已高明廣大。發。登斯道之堂矣。特勝心淨氣未。融。化。深。入。于。精。微。之。室。耳。其。突。由。堂。入。室。不。

難。豈可以鼓瑟之事而遽忽之哉。

凡鼓音節奏之具。皆肖人之性情而流。一毫矯強不得。夫子之意。就由本身見出。故別其瑟為由之瑟。峻其門為丘之門。見既成其為由。自不能不。其為由之瑟矣。于丘之門。其所以由字。丘字。相照。奚為二字。乃詰其瑟音之所自來。使由知所自。悟。原。是。警。省。語。不。是。鄙。薄。語。夫。子。此。處。不。專。為。子路之鼓瑟發。是要他用細密工夫。將氣質之偏銷融。化。為。妙。不。敢。子。路。名。信。聖。之。深。然。却。在。耳。目。見。聞。上。看。故。夫。子。指。出。個。堂。室。字。從。上。門。字。生。來。正。欲。以。丘。之。門。引。其。入。室。不。欲。以。由。之。瑟。僅。止。升。堂。上。之。高。大。以。際。隘。氣。而。室。之。精。微。以。收。浮。氣。由。之。隘。氣。溢。而。浮。氣。未。和。故。雖。為。堂。上。之。客。而。未。探。室。中。之。藏。但。室。原。在。堂。中。入。室。即。在。升。堂。中。不。是。二。截。重。升。堂。上。要。味。矣。字。口。氣。未。入。室。帶。說。曰。未。有。且。暮。可。至。意。此。去。與。詞。正。是。鼓。由。之。進。步。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蔡虛齋曰。不妄發。三字。只是朱子周旋本。文。不。言。字。面。耳。吳。氏。遂。以。為。一。正。一。反。非。是。張。南。軒。曰。有。中。中。於。理。也。○蔡。虛。齋。曰。長。府。在。當。時。理。當。仍。舊。不。當。改。作。閔。子。諷。令。仍。舊。而。不。改。作。惟。有。德。者。能。之。蔡。虛。齋。曰。夫。人。此。所。以。為。當。理。也。不。言。言。必。有。中。猶。有。弗。學。之。弗。能。弗。措。語。氣。閔。子。之。言。總。是。愛。民。惜。財。之。意。孔。子。稱。之。總。是。言。其。說。得。好。也。有。德。者。辭。氣。自。爾。雍。容。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蔡虛齋曰。此當看丘之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與聖人不同。夫子言此。以藥子路。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蔡虛齋曰。此鄙謂北野殺伐。又言肅殺。此以天地風氣界限言。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剛勇中和。皆分體用。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蔡虛齋曰。人於音樂。最有不吝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 孔子之 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 是門人不敬 知子路處

夫子釋之 明其 升堂入室 喻入道之次第 張南軒曰 由入室言 則升堂為未至 由宮牆之外望 則升堂大有間矣 聖人斯言 非特以言子路 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 是形容 之域 特 此特 看 未深入精微 是形容 之奧耳 蔡虛齋曰 道之正大 高明如仁如義 做得 成就 凡處 所謂斐然成章者 至於義精仁熟 止於 至善 而適乎大中 至正之歸者 此精微之奧 所謂室

看 未深入精微 是形容 之奧耳 蔡虛齋曰 道之正大 高明如仁如義 做得 成就 凡處 所謂斐然成章者 至於義精仁熟 止於 至善 而適乎大中 至正之歸者 此精微之奧 所謂室

○師商全旨此章分明一中字却不曾露出作文處
 含為妙子貢平昔善問見聖門中師商識趣迥別
 故向夫子求一定評及問過不及之論上知對中
 道而言故意又把師愈詰問一句討出抑過的消
 息而道理了然矣舊謂子貢原有愈師之意似未
 必然

子貢見師之才高意廣商之氣局狹隘迥然不同故
 問師與商之所造果孰為贖夫子評之曰夫人造詣
 各得其性之所近師也率其高曠之資而馳騁寥廓
 常透頭些蓋過焉者商也安其謹守之資而拘牽滯
 墨常欠缺些蓋不及焉者子貢師愈之疑也知過不
 及者均非道但欲深究乎道之至一者而以過以為
 差勝相質耳故夫子斷之曰道自恰好處其速頭
 處便是欠缺處不及收斂與不及開拓等不及耳師
 愈乎
 子貢平日善問往人借人相形討出一種道理他

也堂與室非有兩樣道理精微之奧不在正大高明
 之外子路以其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
 和然其所造乎已至正大高明之域然未能以理勝
 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而入於粹然精微之室也
 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未可以一事鼓之失少
 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集云而疏子路學識淺深譬如自外入
 而遽忽不敬之也內得其門者入室為深顏淵是也
 升堂次之子路是也未入非不入也既抑之復揚之所以造子路者至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而好為苟
 難蔡虛齋曰苟難謂苟且難能故常過中過於子夏
 篤信謹守饒雙峰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而規模
 狹隘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故常不及不及中道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就造諸言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無過不及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
 不及蔡虛齋曰賢智愚不肖字非指二子論其理
 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智之科子夏亦不
 免在愚不肖之科然其失中則一也輔慶源曰子貢所謂然
 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
 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
 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乃為未至也圈外尹
 註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輔慶源
 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
 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
 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
 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

見門弟子中師商人品最為各別故舉以為問者
 天子許在那一邊下文師愈一問云復善勸一過
 一不及就所學說實質是上一層然非把賢知與
 愚不肖對着云要說得兩相當只兩開說不可較
 量低昂蓋就師論師則師過其學在好高騖遠居
 多殆過乎就商論商則商不及其學在局曲謹愿
 居多殆不及乎是就二子本身言正見其無所
 賢也子貢便執此而賢師于商不是好高之見者
 然則字與字云疑詞言或者愈在過乎故夫子曰
 過猶不及所以點化子貢耳此只就過不及論道
 理非就師商上論人品而二子之失自見語意只
 重抑過上見得過的病痛統之不及一般此句倒
 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說不可李卓吾曰然
 則師愈子貢却呈自家供狀過猶不及夫子却下
 子貢鉗錘

○富於金自好是聖門以公論破私謀重吾徒字先
 提出富於周公四字季氏僭竊之罪已炳如日星
 然推臣即敢下蔑制自擅其心未嘗不畏士君子
 之公論也故夫子改水者寔所以攻季氏也正假
 士君子之公論以默奪其魄即作春秋之意
 此聖人抑私強公之意魯周公之國地方百里公車
 千乘周公之富也季氏取魯以自益則周公貧矣是
 富於周公也孔子方欲墮三都冉有乃為附益保他
 學術未純終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不能以義
 止其貪便是附益然如維魯之意何附益季氏便得
 罪王法得罪名教夫子作周公之心故責之曰吾輩
 自知公義決不肯附私家今求之附益季氏必非吾
 徒而為也然公論常在人心即有一求為附益自不
 容已矣小子鳴鼓以聲其罪而共攻之使齊魯肥季
 之罪無容于斯世可也

則相去不啻千里矣
 ○蔡虛齋曰子貢問二子之所造夫子言其所行如此
 已見二子各有所偏不相上下之意而子貢未喻以
 為過者愈於不及夫子告以過之失中猶夫不及非
 愈也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之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
 宜矣蔡虛齋曰此兩句定求之罪案也季氏以諸侯之卿分有定限而富
 過之附疏季氏專執魯政賦稅皆非君有故富過於周公非攘奪其君攘奪便非分所
 應刻剝其民刻剝便非法所應取何以得此蔡虛齋曰究其從來為之宰者當知
 事之道矣冉有為季氏宰宰猶治也治其所屬之邑也又為之急賦
 稅以益其富蔡虛齋曰記此以見冉有負聖人之教乃求之罪案也○聚斂必是法外加賦故說者以為即是用田賦○附益是增加於其上也

○富於金自好是聖門以公論破私謀重吾徒字先
 提出富於周公四字季氏僭竊之罪已炳如日星
 然推臣即敢下蔑制自擅其心未嘗不畏士君子
 之公論也故夫子改水者寔所以攻季氏也正假
 士君子之公論以默奪其魄即作春秋之意
 此聖人抑私強公之意魯周公之國地方百里公車
 千乘周公之富也季氏取魯以自益則周公貧矣是
 富於周公也孔子方欲墮三都冉有乃為附益保他
 學術未純終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不能以義
 止其貪便是附益然如維魯之意何附益季氏便得
 罪王法得罪名教夫子作周公之心故責之曰吾輩
 自知公義決不肯附私家今求之附益季氏必非吾
 徒而為也然公論常在人心即有一求為附益自不
 容已矣小子鳴鼓以聲其罪而共攻之使齊魯肥季
 之罪無容于斯世可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猶言非吾輩人絕之也雖是棄之實是深以警惕之小子鳴

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蔡虛齋曰鳴鼓者蓋鼓所以號

衆也故為聲其罪使衆人共知之所謂揚於王庭之意攻非攻伐之攻責也如攻其惡之攻聖人

之惡黨惡附益而害民聚斂也如此指鳴鼓然師嚴而友

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

也輔慶源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

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

之盡也○蔡虛齋曰夫子言中之意正以警季氏看夫子欲墮三都之意則求之非吾徒可知攻求所以攻季氏也

○柴也愚

柴也愚

○柴也全。自人在氣質之中。其偏廢多。不自知。翻多。自護。得明人。一。指破。轉。後。變化。便。自。不。難。不。是。開。一。評。論。愚。象。走。進。去。便。是。明。敏。碎。碎。反。轉。未。便。是。實。文。此。聖。人。化。工。四。子。處。

夫子以為二三子之氣質。不能無偏。而所以變化之者。學也。知若長于通變。柴也。認真太過。知經而不知推。知常而不知變耳。蓋愚人也。若肯變通。明也。愚中翻出。敏者易于泛應。參也。見性遲鈍。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未能敏捷耳。蓋魯人也。然極力磨礱。敏就在。魯中得來。立誠若少詞華。而師則容止是。非。赫宣之威儀也。偏于辭說其弊。一。加。收。斂。便。可。反。而。就。質。好。學。者。遠。鄙。倍。而。由。則。言。動。粗。鄙。非。和。順。之。氣。象。也。偏于嗜于其嗜。一。加。溫。潤。便。可。進。而。觀。文。四。子。合。矯。其。偏。以。歸。于。中。哉。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蔡虛齋曰。此處解愚字。與中庸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家語記其足不履影。蔡虛齋曰。足不履影。家語本文云。高柴之字指孔子。則此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蔡虛齋曰。啓影是孔子身影也。啓蟄不殺。方長不折。便是數言不入汚池之意。方長不折之心。便是斧斤以時入山林之意。如此資質成就起來。真當是一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見齒。笑也。此見純。避難而行。不徑不實。朱子曰。不徑不實。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可以見其為人矣。朱子曰。柴只緣他學有未盡處。蔡虛齋曰。柴也愚。只是忒執一不變通。

中來。所以不悔于恨道。截于闇。辟字與闢同。是要面。闢大。施說。闢去。傍是。過于。質直。如。率。爾。其。容。止。野。孔。其。詞。氣。皆。是。愚。與。魯。相。似。辟。與。傍。相。反。各。入。與。他。指。件。病。痛。然。能。醒。其。偏。而。養。化。之。則。受。病。處。即。是。裁。成。處。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曰。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實為貴也。朱子曰。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着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問參也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朱子曰。魯自與不及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蔡虛齋曰。魯才質之遲鈍也。如人看便曉得。他便着兩三遍看。人一過記得。他便着兩三遍記。

○屢空全。自通章。回是。賜對。症之藥。顏子入手處。便自淡。淡。故。聰明。意。見。色。俱。消。任。他。外。境。滿。條。如。不相。礙。夫子。正。要。把。此。來。作。子。貢。丹。頭。點。化。他。習。心。耳。屢。中。正。照。着。屢。空。二。字。試。把。這。種。聰。明。一。回。

師也辟

辟。便辟也。蔡虛齋曰。辟與闢同。是謂習於容止。少誠。要體面。闢大後施。闢去。

想到屢空光景。從過人聰慧也。須冷然消歇。屢
 中。雖與屢空相對。億維與屢空相對。但兩臂事開
 閉。說去自有陶鑄。不必十分比勘。
 夫子微回。以勵賜曰。心休之殊。只是情識。志與未志
 耳。若回也。吾不能定其。所造而若遠。若近之。聞其
 乎。吾欲指其為。庶不得姑。就屢空。一想像焉。何等淡
 泊。何等寧靜。其若無。若虛之胸。空于世。外者。即空
 于道。中正與庶之。光景。通肖。然心。空而能受。境。空
 則能受。分若賜。則不能安。受天所賦之命。世味未忘
 至于。貨財常生。殖焉。即。空不可為。空。不受而。空。即不
 至于。屢空。何以至是。吾正以。想。見其德也。賜之。德則
 屢中。得力在此。受病。在此。能去其。德者。就其。空者
 何。不可以。近道哉。此。夫子。當。端。木。知。識。識。然。之。日。特
 矣。把。一個。冷淡。人。下。他。一。刺。也。其。所以。鑄。賜。者。必。微
 其。庶。乎。句。意。合。近。道。然。須。渾。一。模。寫。但。想。卓。卓。的。
 光。景。可。以。悟。庶。乎。的。境。界。屢。空。二。字。為。甚。並。不。言
 其。安。貧。若。何。而。只。點。綴。其。貧。景。若。此。這。段。光。景。何

實也。輔慶源曰。子張務
 外。留意於容儀。
 由也嘖。嘖五
 且反。
 嘖。粗俗也。只是粗率傳
 稱嘖者。謂俗論也。由粗俗夫
 子以。○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自知自勵也。輔慶
 源曰。愚者智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
 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
 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
 覺。確實下工夫。以治其偏。而歸于中耳。吳氏曰。此章
 之首。脫子曰二字。甚。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
 而通為一章。二章語勢
 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蔡虛齋曰。言其幾與道為一也。亦
 將如所立卓句。想便見其庶乎又

等。儉。然。境。空。心。空。兩。義。俱。之。其。能。處。貧。便。是。胸。中
 無。一。點。染。着。講。庶。乎。屢。空。處。宜。不。添。一。語。不。斷。一
 語。方。得。神。命。還。作。氣。數。之。命。指。貧。富。言。不。作。性。天
 不受。命。在。平。日。不。因。貨。殖。而。言。名。不。可。將。命。字。立
 解。貨。殖。非。殖。貨。也。勿。以。求。富。二。字。易。之。求。富。意。却
 在。貨。殖。想。出。億。字。雖。是。病。根。夫。子。意。中。自。要。破。除
 子。貢。這。病。看。則。字。轉。下。口。氣。還。是。說。他。好。處。屢。中
 不。字。料。事。上。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而。開。多。學。而。識
 之。然。非。與。則。固。已。億。而。屢。中。矣。但。未。免。在。情。識。上
 用。事。故。夫。子。把。顏。子。屢。空。二。字。與。他。相。對。照。令。他
 將。情。識。放。下。不。思。量。不。計。億。忽。然。探。着。天。命。消息
 即。此。情。識。便。是。屢。空。面。目。便。是。庶。乎。地。位。一。種。洒
 然。無。累。光。景。豈。不。自。在。何。用。此。管。馬。也。

曰。如。聖。人。則。與。道。俱。化。免。顏
 子。猶。有。未。醇。在。故。只。曰。近。道。屢。空。數。至。空。置。也。蔡。虛
 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拈。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
 處。說。另。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也。言。其。近
 安。貧。也。○陳。潛。室。曰。單。舉。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
 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心。文。貨
 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蔡。虛。齋。曰。只。屢。空。一。事。以
 見。其。心。中。無。物。亦。因。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
 空。亦。不。害。其。為。近。道。註。不。以。貧。富。云。云。故。字。好。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入。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蔡。虛。齋。曰
 非。其。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與。屢。空。正。相。反。非
 謂。值。那。貨。也。殖。聚。也。不。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
 受。命。而。貨。殖。只。一。般。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
 之。安。貧。樂。道。蔡。虛。齋。曰。此。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
 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屢。空。乎。子。貢。既。不

善人章

子張因天子再三致意善人故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者其道何如。有傾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抑而揚之曰。允善者于有象者為流。寓于精微者為室。踐迹而善則不得為善人。由踐而入則不止為善人。這種人生來血脉甚真。絕不依傍古聖賢之成法。從人脚下死計生涯。但其不踐而若合符節處。未嘗一往入神。便到深微田地。這他不踐不入處。絕可想出他這種道理。

合而句形出聖人之道。不是揚善人。以未至也。道字虛會原是善人之道。非善人之于道也。這與室

供借字迹是前人行過的。莊子謂迹履之所自此是不踐迹者。蓋善性初來胸中自有覺路。不必人脚步行也。一涉故常淺深入之。而皆迹。室必由學而入。否則善只大業。于止至善處終隔一層。不必拘着聖人二句。一氣說下勿添一轉。不踐句本是與詞不入句。却非此詞不踐不入。蓋出個善人之道。吳駿公曰。迹只是善之著于有象。室只是善之妙于至微。不踐迹處入微來不可曰。惟不踐迹故名不入于室也。善人加學問則入室矣。學名非世儒之所謂學也。若世儒之學。只是教他踐迹。

論篤章

夫子戒人取人。以言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乃篤論名不可信。若據他論得篤寔。遂信其素履。樂其生平。而與之曰。此誠敦朴士也。為必其言與行相顧。為有德有言之君子乎。抑有言不必有德。只是色像莊嚴。外

能安貧則亦不。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得為近道矣。

蔡虛齋曰。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中處亦多。程子曰。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

子貢之貨殖。蔡虛齋曰。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

只當貧字。貨非若後人之豐財。豐財是專以。求富為事。但此心

未忘耳。如顏子之屨。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

天道則不為此矣。蔡虛齋曰。至聞性與天道。則固知

殖矣。蔡虛齋曰。聖人信口說出兩賢事。闕卻叙去。自有陶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輔慶源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既美而又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而化之。之聖與夫聖而不可知之

神可以循至不。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止為善人而已。

不必踐迹。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朱子曰。善人是好資質。不必踐迹。然亦不能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如所謂踐迹。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蔡虛齋曰。雖字然字。似不必用。替聖人說話。蓋是朱子解書意也。○張

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張南軒曰。不能有之。則安

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能有諸已。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由不學故無白而入聖人之室也。董氏彞曰。天資則

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而已。

○饒雙峰曰。問善人之道。是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二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亦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

而內未入焉者乎。安得以言與也。
此夫子警切其詞。以醒用仁者。恐人于能言時。便
了。偽君子論焉。是言論着寔近理。是與只據論焉
就取。他是篤寔的人。是不究竟之意。不知天下別
的言論易辨。惟有論得篤寔的真。切。像似君
子。却難辨論。篤心。篤者為君子。色字。是篤他發
論時的模樣。而論自在其中。莊是莊重。正與篤近
莊只在色。是論篤心不篤者。而乎字。有且信。且疑
不可定其予奪之意。而詰之。而意自見。若滾下重
色莊。反以味。

問聞章

聖門之教。止一加行。但行着。不得退怯。却又着。不得
馳驟。于此談進退兩法。其要歸于行。而聞耳。子路之
問。行直意多。謂有聞。便行。竟不消停。便有蕪人意
在。夫子曰。凡有所聞。不得徑情直行。有若成。便達
之。父兄在。當觀其模範。以取裁焉。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之問。依疑意多。謂有所聞。若有可從。容者。便
有退意。在。夫子曰。如有所聞。當即行之。不宜停待也。
隨問隨答。正有化。工在焉。公西華此際。正冷。着。眼
起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則曰。有父兄在。若以為
當酌量而行。求也。問聞斯行。諸。何不即以訓由若訓
求。而轉一解曰。聞斯行之。若以為當即行。赤也。疑其
皆聞則當急求。而夫子之答。獨異。敢問其所。以答其
之故。夫子曰。求之。資稟過于柔。而退也。故技其退怯
之氣。而使之決意于行。以躊躇。即萎然矣。故進之。由
之。資稟過于剛。而蕪人。故吾抑其銳進之心。而使之
詳審而行。一直遂。便躁動矣。故退之。是進固着。難退
非却步。恐欲使二子行。到恰好。處耳。可知能行者。但
當于究竟處。論。負荷不當。于向前處。論。後急
凡行自有恰合之妙。用。二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
之故。不恰合耳。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
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
有父兄在。殊無稟命之說。只是教他。每存個。有父
兄在之心。去酌理。審勢。便是。蓋銳氣方張。隱。有

人合來成箇善人之道。然已有
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
者。取于仁者。惟言之

篤厚者是與。此只聽其
言論而未觀其行事也。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饒雙峰曰。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
莊者乎。謂之色。○蔡虛齋曰。君子若心口如一。色莊

者。心與口違。君子若存德者。必有言也。中篤實。外自
篤實。色莊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外篤實。中未必篤

實。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蔡虛齋曰。註云。言指論字
貌指色字。此說不是。大凡

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今看人談論篤實的。其舉
動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或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如臂力過
人之謂。張敬夫曰。聞義。義指綱常
倫理。小所

當為者如事君。固當勇為。一方擔當。無顧忌。然有父
兄在。父兄是老成。則有不可得而專者。專是任

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便有見理不明。為所不必
為者。如子路之死於孔悝

之難便。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平素勇
是傷義。於為善。則於

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低力
無少。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在勇行之際。少
退怯。此一段虛心。若冉

退怯。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在勇行之際。少
退怯。此一段虛心。若冉

嚴父兄之切嗾如是而義理始精采行之會無非
父兄我之時如是而事机始調斯行之者作其果
銳之氣仗他無傳待無後巡決意于行諸字易以
之字便為求增幾許猛力蓋凡教人之行不在易
其所長而在攻其所短此正化裁之妙看來子華
之問公癩見夫子自有微推非疑其問同答異也
問意重在疑由之獨後邊故云求之退宜進也若
由則無人矣故以父兄之說退之其寔進之固進
退之必進夫子只退他無人不曾退他行也只就
行說不必添出中字但夫子口中將子路放在後
有側落歸重之勢馬君常曰由起由結是為山說
法求特借來實意亦也或改問亦不問由求選問
亦耳

子畏章
再見深于道者未有不精于死生之際此仲尼顏子
兩人相知相信而不相告語者也夫子為匡人所圍

不與之爭則必死惟有畏而已是正是知險知阻
明于憂慮慮忽爾顏淵相失在後夫子知天之不自
信匡人不能死我顏子知夫子之天遂料夫子必不
死于匡人子路見之曰吾以女為死喜極之詞也明
知顏子之不死而不覺其辭之危也顏子則夷然對
曰子在回何敢死則死生之權固在已而不在于匡人
矣片言會悟屯難盡解相視而笑莫逆之心真有夫
子知之顏子知之他人茫然不得其解者矣此可見
勇則變則通道中之作用非聖賢誰能見得分明
若此
此見處常性顏子可與共行歲遇變惟顏子可以
共生死此是何等見道畏字正聖人于死生之際
不敢一毫苟且處看來顏之後而神已先周于子
之旁以女為死而心已慶于生之會不是恐其赴
閉萬一天命不常偶悞中難何以自安曰子在者
口說子在寔是回心在也故下緊接回何敢死句
子自信文在茲回必信以子在精脉相照可見修
短之數天定之矣子是以有天喪予之慟遇雖不

求之資稟失之弱凡遇事無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
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總是無決聖
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
過不及之患也蔡虛齋曰太過者退之使反而就於
造化二子之心於是昭矣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
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
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能不待教之耳○陳
新安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問同答與赤偶見而疑
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一進
一退均之所
以善其行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蔡虛齋曰後謂後至也方其相失之
時夫子懼其為匡人所害及其至也
喜幸之心不自何敢死顏子意謂夫子若不幸而遇
難回便當拚一死矣今夫子既無恙則回可以無
死又安敢輕聊一死哉謝氏作果敢說恐未然
不赴闕而必死也鄭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
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所欲
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
自為之也○蔡虛齋曰註中必字在死字內
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
焉國語晉語栾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又生之
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
之族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
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
君為君也報生以死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
報賜以力人之道也雙
峰曰孔之於顏教養兩極其至義雖又非他人之為
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

死人處之矣。回是以有敢死之料。聖賢自信相信的有天可問。處陳慧生曰。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而夫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非顏子能知夫子。夫子反不能知顏子也。夫子喜極之詞。顏子確信之對。

○子然全旨。通章以道字作骨。首末君字作脈。夫子微抑二子主意。都為子然。大臣明去就之義。識進退之節。二子臣季氏便。非大臣體了。非謂其不能以道規季氏也。現上曰事君。下曰欲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者。

魯大夫季孫意如。遂昭公者也。其子子然。習見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以矣。茲乃自多其家得臣聖門高弟。故問仲由冉求。二人品表表者。其德業間望。亦可謂之大臣也。與夫子曰吾以子之問。必其立心。身擬然有以自異。不可苟同于流俗者之問。曾由與

師弟子者而已。輔慶源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人。為師弟。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蔡虎齋曰。胡氏幸而不死一條。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恒。然顏子又不得已。當為豫讓必報之舉。然後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為盡。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巨人之鋒乎。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也。吳氏曰。不在回何敢死。則子在。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字。而及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蔡虎齋曰。夫子曰。文在茲。知必不死於匡人之手。顏子知卜不死於匡人之手。所謂知天也。

求之二子為問。所問何其卑耶。夫所謂大臣者。有異焉。其在以道事君。道原光明正大。以道事執持。其足不小。未事而格其非。既事而糾其謬。若不可時。無論依違。祿位即賜。環賜。缺久。絕無打點。正是道中。決斷今由求兩事者。何君所以事君者。何道不見。有甚異處。但是知効一官。能辨一職。如所謂具臣者。則可矣。可謂大臣。然又曰。二子既非大臣。則凡主之所欲為者。皆將唯。然漫之。而一無所可否者。與夫子危言以折之曰。二子即不能以道事君。何至不能以道守己。若欲父與君。而犯天下之首惡。吾知其灼有定見。確有定守。必不從之也。噫。此二子之定評也。見二子之氣質也。

子然原不曉得大臣。只認有才術。有氣魄。如由果求。遂以為問。大夫之家。安得大臣。子然一問。無若之心。露矣。異字。影下道字。虛說。乃是擬然。自立于朝廷。不黨同。混俗是也。當屬氣節。一邊講。方是折季氏。語氣時。解填入帝臣王佐。愈長。子然於大之心了。大臣論品。不論位。道伸。雖位在一命。不失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平子意如之子。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桓子之弟也。

故問之。輔慶源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出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歉。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者。以抑季然也。輔慶源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自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黃勉齋曰。以道事君。謂審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以荷順君之私欲也。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虛

為大臣道雖難。位在三公不免。為具臣以道正。是
 異處。以字要玩。言只有這件。更無他術。庶格心宣
 猷。二件。勿說做諫。臣模樣。不可。是道不可行。止則
 奉身而退。正是道中決斷。若使敗其所守。以殉君
 便。不是以道。具臣。具如供具。完具之具。非止備臣
 數也。六非冗員。素餐之說。但非大臣耳。然則二節
 摠。以道字貫。從之。勿明說。逆季氏。只云。從其主。方
 像子。然口氣。且下面。弑父與君。不可。明加季氏
 二字。夫子說。二子。雖不能。道。然。頗。知道。事。君。不
 之。守。已。有。餘。小。事。未。必。不。從。若。只。大。開。節。所。在。六
 不。從。也。語。氣。凜。然。令。人。難。犯。可。以。技。二。子。之。義。魚
 可以。折。季。氏。之。雄心。六。字。對。大。臣。言。不。惟。大。臣。能
 二。子。七。能。也。

○子羔全句。只重一學字。使未學者。仕是為妄舉。後
 以子為學。又為妄對。費季私邑也。為宰者。欲上不

齋曰。不可則止者。君若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
 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留矣。所謂。以身殉道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胡氏曰。具臣謂備一職之用者。
 便見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從之。泛指
 從君說。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
 矣。二句從聖

門看來。弑逆大故。必不從之。揚龜山曰。弑父與
 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張。南。軒。曰。自
 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
 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於。他。人。因。循
 以。陷。於。弑。逆。之。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蓋。深。許。二

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其屬
 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
 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

蔡虛齋曰。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夫子悲其以
 心也。為然而或至謂二子亦可。挾以非義也。故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蓋深許二子云云。不臣之心矣。
 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
 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
 人臣之節。應答之際。可以沮
 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首標費宰二字。便
 見子路舉羔之誤。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馮
 厚齋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

魯魯下不負季。最難苟。無應變之才。其勢必窘。故
 曰。賊子。路全不意會。却引寬套道理。以應之。與夫
 子發言之意。左矣。然其意。不可明言。又不可深論。
 始以托之惡佞。
 費屬季氏之私邑。子路見子羔為人。厚重有德。足使
 之。嘿化其奸。必不至。皆公附黨耳。所以舉之。夫子以
 子羔未嘗優于學。而遽為之宰。則政理未明。必致廢
 乎仕。而各學俱喪。故曰。賊夫人之子。謂其妨于政。治
 也。子路勇不深。思却強為之解。曰。毋謂仕無關於學
 也。邑有民人。以統御。可以周。覽其情形。有社稷以祈
 報。可以馨香為感動。即此時務。練達處。便是誠意正
 心工夫。何必拘。于章句。然後為格物窮理之學也。
 則我使子羔。非賊之也。但此非子路。使羔之本意。故
 夫子責之曰。向嘗惡佞。而斥以廢憎。豈以亂義。抑未
 明微。其惡也。即此一時信口直談。不加理會。有類于
 佞。向所惡夫。佞者。正為是故矣。佞必子路所甚惡。欲
 使惕然有省。而要非夫子着定語也。現此而仕學之
 序可識矣。

厚齋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

子路以費數叛雅治，子羔為人厚重，足以化民，故特舉之。夫子以柴也愚，其見事理而不知不足，以應變其請練，而才不足以通方，遽使治數畔之邑。小則債事菲功，大則敗名喪節，直自賊其身耳。子路不自揣其非，仍辨子羔可以宰費，社稷人民俱貼費，說治民以教養言，事神以祈報言，治民事神便是經世的學問。子路公非謂不學可以為政，但謂學在人情物理做工夫，不在讀書耳。不知平日無理會工夫，直到臨時用功，豈不悞人。子路之明知不是，特假此塞倒夫子之口，正是佞處。是故承子路來，惡佞，泛就平日說，辟若泛論，使彼自做首耳。非直指由為佞也，因其言似是而非，而信口直談，全不細想，以是之故，吾所為惡夫佞者。天子以平日之惡佞，懸坐之能，不悞然，而無非夫子實話也。一說陳慧生曰：此見聖志同，雖使羔為費宰，有陰收費推之意，但宰此之人，必有異才，才謂論語季氏過，轉得季氏來，總建立功勳，今以未學之子羔為之，其之應變之方可知，故曰賊子路。

遂為哀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言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可書耳。○蔡虛齋曰：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後為政之道說，所謂治民事神也。方其未達之時，治民事神之事固未之行，只是探討窮究在此。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蔡虛齋曰：玩一事字，見治民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蔡虛齋曰：二句與欲行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在治民事神處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未裕其在已者，子路何以及人神也。

全不意會，却引寬套道理來抵對。夫子滿腹悶懣，而其意既不可以明剖，其事又不可以深論，沒奈何罵他是佞，都是借說，其寔佞字與子路毫不相干，初不可太認真也。須着眼附覽。

○侍坐全自提是用世之心，更無別念。夫子用世熟，腸屢欲見諸寔事，而兵農禮樂，歷道來，果于世道有闕，及點無意中道出，目前光景，本地風光，正不待安排，假借把心性功名打成一團。夫子用世神情，忽若進于唐虞，熙皞世界，故不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及曾點繼問，雖各道三子之用世，而明剖以禮不讓之意，蓋見禮之渾于心性，功名者大矣。後二節而答為邦，雖不言所以而意已了然矣。

侍坐三節

此見聖賢用世之志也。昔子路曾曾冉有公西華侍坐于夫子之側，正可以抒抱負，覩經濟之期矣。夫子欲探四子之志，故先誘之曰：以年而言，吾雖有一日

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蔡虛齋曰：子路方其使子羔為費宰，本意未曾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意，但因夫子責之，而托此近理之言以抵應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朱子曰：佞是口佞，底底人事不問，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蔡虛齋曰：其言本非是，然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

○張南軒曰：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過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察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曾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對反。

曾曾參父名點，魯南武城人。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少長乎爾然爾母以我長之故而雅言尚其有懷必
吐可也且爾年居自負則曰人莫我知故莫之用耳
假而有知而舉之計必有以副人知者將以平居何
等胸期自見乎

四子侍坐便見夫子上而犀賢俱在春風中侍
坐正辨志之機只重師嚴道尊上序齒意輕○此
夫子誘之志分及言故說以吾母吾以緊相呼應
下節方是教他言志即此兩語便有以長同春禮
讓相先之意○居則曰句是歌謔語乃自負之意
莫作扼腕語如或二字是滿擬不是過度此知字
非淺之知乃知其素蘊而相投以為用何以
字見聖賢用世俱不取辦隨時須平日有心性工
夫得其本領然後應酬方有本錢夫子因侍坐把
所以探他要着此以是甚麼抱負正此爾居無事
好急商量確見到底作用出來方有成就非必
問其人知汝何等設施也

子路率其胸臆而見侃侃直陳絕無一毫遠慮畏縮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少長二字是謙言長不多然女勿以我長而
難言勿以字猶俗云放心不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
蔡虛齋曰此條只使之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
盡言未便教他言志與門人言猶然和氣
見矣謙德此所以為聖人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此言是意中之人不知我知非徒相識有舉而
用之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此條方是
之意許東陽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問答之意固
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
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
知有求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

之狀故因而對曰由豈無以哉設有千乘之國丘賦
甚煩而管攝乎大國之間動見掣肘不得自由是勢
難加之師旅則苦于調發所謂四郊多壘社稷之
憂也因而以飢饉若于餽餉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
年也是時難如有知由者使由為之精其訓練豫其
教誨慷慨以作其氣忠義以結其心比及三年報政
之期可使民有數憤禦侮之勇且知親上死長之方
向義而趨也率爾直陳說得如許張皇夫子見他有
凌駕人才之意故微哂之以寓不足者于意象之表
所以折其自負之氣也

子路先諸子固當首對率爾二字特形容其氣
象之輕遽耳不在先對上通節俱見他是率爾處
看他言志歷歷抵掌一節難似一節千乘句提
說加之因之相承說千乘本大國兵賦既煩復云
攝乎大國者被強隣制住舉動不得自如當時
魯衛之子晉楚也着一問字言勢有強弱便見有
為之難師旅徵兵調發不勝擾攘不定大國來侵
因仍也謂連荒也飢饉則閭閻空乏糧餉不給此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幾饉音僅比必二及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蔡虛齋曰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
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蔡虛齋曰飢與饑
飢亦有通用處然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
其上有死其長矣蔡虛齋曰可使有勇勇敢之志果銳
力言也至知方則是有尊君親上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
之誠而樂為之致死矣是以理言哂微笑也曰子路
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
不足於雍容此夫子所以哂之
○馮厚齋曰子路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
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陳新安曰國

遊千乘之國者來便見得難了。作文勿以時勢平講為之句。正應知。何以之問。為之。蓋政教而意不但說得國之柄。下文可使作用全在此處。有善政以作其氣。故有勇。有善教以結其心。故知方。向也。知方。謂民心皆向于上。見得可使有勇。不消說了。且可使知方。還倒在下句。方見吾儒作用不同。此等時勢。在他人不知。我許願慮在子路便軒。然做將去。已現天下無難事。直有凌駕一時。人才的氣。樂晒之。無氣象。率爾及言語。自任說。須令意勿露。不讓節意。須知喜中帶笑。方妙。

求也節

夫子繼問求志何如。對曰。求非敢望大國而治之。但方六七十。小國。尤為。如五六十里。尤小之國。或可庶幾。地小民寡。則撫循易。循令有知。求者。使求為之。薰其生養。節其費用。比及三年。報政之期。可使民家。族戶。穰無憂。不。而使之富。自料定。落可。任使。者。此也。如其于既富之民。教之使。細常。倫理。處。秩。然有序。是禮。藹然雍和。是樂。如此。禮陶樂泚之大化。則

界居大國間。固難為當兵荒後。更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何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蔡虛齋曰。子路所言之志。亦其優焉。然其氣象粗勇。不知道理。無處不在。言動應對之間。皆不可苟。故一聞夫子之言。遂率爾而對。求也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蔡虛齋曰。足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俟君子。猶言賢者是優。言非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於禮樂之人。言非已所能。俟君子句。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辭益遜。朱子曰。子路之使民。非若後世

狃俟身倫。禮樂之君子。而。漫容。以。經理耳。非。負。一。藝。者。所。能。辦。也。

子之問求。七序次及之也。冉雖謙退。寔才調不遇。如此。方六七十。尚疑未敢當。又着如五六十句。見事簡民寡。易為張設。為之內。七。要。暗。藏。足。民。根。子。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家。給。人。足。意。禮。樂。主。化。民。說。富。為。教。地。故。并。及。之。此。二。句。輕。帶。禮。樂。是。化。行。俗。美。人。有。和。讓。之。風。君。子。是。一。身。全。倫。禮。樂。之。人。以。俟。非。全。然。推。托。在。君。子。身。上。有。沒。容。經。理。次。第。奏。功。以。養。禮。樂。之。候。意。七。莫。悞。作。俟。亦。說。求。雖。謙。讓。七。曉。得。禮。樂。不。可。無。但。力。量。只。到。得。此。

赤爾節

又問赤之志何如。赤對曰。求言禮樂有俟。果不易。能。赤。非。敢。曰。能。之。但。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願。學。以。習。其。事。為。由。是。行。其。所。學。諸。侯。祭。其。先。祖。則。有。宗。廟。之。事。以。享。祖。考。諸。侯。朝。見。天。子。又。如。會。同。之。事。以。見。辟。王。此。俱。禮。樂。冠。裳。之。會。當。斯。時。也。服。則。玄。端。冠。則。章。甫。

之孫吳冉有之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蔡虛齋曰。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就化民上說。君子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焉。陳新安曰。求云如其若。毅然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宗廟之事。謂祭祀。蔡虛齋曰。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蔡虛齋曰。宗廟之事。論祠與蒸嘗之祭也。宗廟。指天子宗廟。言公西華所任者。諸侯也。故下文繼以會同。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蔡虛齋曰。時見曰會。不以常期。見也。衆類曰同。王十二年不巡。齊並見矣。端玄端服。章甫禮冠。鄭注云。端取其正。士之衣袂皆二尺。

齊並見矣。端玄端服。章甫禮冠。鄭注云。端取其正。士之衣袂皆二尺。

赤願附祝史擯詔之末而為小相焉共趨滄揖讓于朝而之班則雍容于禮樂中或可因致以真和也赤之志如此

此見公而華志在華國以應人知非能願學口中是讓意中是任不得粘丹求語落下自是各言已志也惟願習其事由是行其所學下宗廟是諸侯祭五廟有事于親者會同是諸侯會同列辟有事于君者但勿露諸侯字二項俱是禮樂之會玄端章甫朝祭禮服君臣通用端訓端正為是章甫殷冠舉一冠之正衣服即談于內願為小相正所以學禮樂也不徒習儀文正於此收宇宙之中和會帝王之經制也非為相時學乃謂于此處而居相用其禮樂之學也小相如言慶邦君之後居擯相之末只是謙詞莫以大相來形赤非臨時始學蓋言其素所願學者乘人知而為之也○時三子言志俟有本錢却少本領故夫子不輕林毅云不復置贊波來心性功名不作兩截世有大經濟者須澁心性上討得生活方出世無所不超曾哲

二寸而屬幅廣褒等也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細布冠也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蔡虛齋曰願為小相也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馮厚齋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蔡虛齋曰宗廟會同依馮氏說作諸侯事為順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土免反冕去聲莫暮同沂魚依零音魚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

實見到此

點爾節

三子熾然言志點方澁容技瑟忽爾夫子又問點志何如斯時也偶承師問鼓瑟雖已希而鏗爾猶未絕乃舍瑟而作為其志即未言而規模氣象已超然不羣矣對曰點之志與二三子之撰異點何敢言子慰之曰即撰之與庸何傷志人殊各言其志可也點于是不容自已乃徐而言曰點烏身志哉當今暮春和煦之時春服既可以適體矣吾將與冠者偕為孔其慧而可與晤言得五六人為可吾將與童子偕為孔其真而可與忘机得六七人為可沂可浴也相與浴之而情寄之水舞雩可風也相與風之而情寄之風由是欲咏則咏欲歸則歸行止自如蕭然自得此意遠舉目前情景在處皆適用舍行藏聽其自至看得此理今日不消借之明日此事不必移之彼事原無成見可以預設太無死局可以先定是千古聖賢定受用風光寔經濟手既正足心性功名打做一團的妙用夫子正為及門諸子猛思用世却未了

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四十餘歲合若子路希聞歌也作起也以手推撰其也三子言志之次所素其春和煦之時蔡虛齋曰暮春決是夏正如今具也恐亦未可浴故集註又以三月雖今之三月若非溫泉地志溫泉之說有劑量矣春服單袷之衣陳新安曰袷袷衣至此時浴盥濯也盥洗手濯洗身依則衣無絮也浴盥濯也語類只是手足今上已袷除是也蔡虛齋曰上巳三月第一日也古今用此是去舊新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而自新也或然也風乘涼也蔡虛齋曰三月似亦非乘涼之景之浴宜暫就高舞雩祭天禱雨之處雪祈雨之祭名燥以取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壇壇樹木也除地為壇使童男女舞之故曰舞雩有壇壇樹木也築地為壇

得此趣也。竟有懷莫吐而點忽觸之。不覺骨然嘆曰。吾與點也。只與他一同快活。點偕童侶冠。吾與點偕。童侶冠也。點浴沂風雩。吾與點浴沂風雩也。究竟所以與點之意。却一句不曾說破。

此節全要會點于語言氣象之外。蓋點稱狂士。天分絕卓。故憑他識力志趣。真有折讓。唐虞用舍。行藏。的風度。但造詣未。必到耳。衆方言志。點獨技瑟。于三子之志。漠然無聞矣。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聞。乃徐含瑟。起對分。明是用之則行。光景鼓瑟。希不。是技音希。訓問欲漸。住手之意。鏗爾連合瑟而作一句讀。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然也。看也。說。便。見。得。三。子。只。憑。着。胸。中。才。幹。撰。出。局。面。未。便。寔。際。便。非。當。下。本。等。說。話。也。自。三。子。言。之。則。志。自。點。視。之。則。撰。也。然。自。點。視。之。則。撰。自。夫。子。視。之。則。志。矣。故。曰。各。言。其。志。此。句。是。慰。之。使。言。與。淡。不。同。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淡。然。若。將。終。身。焉。故。其。言。非。有。所。擇。想。此。時。正。當。暮。春。便。

詠歌也。陽氏格曰。點之莫春七句。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童冠詠歸。合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蔡虛齋曰。曾點言志一段。就眼前觸景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為樂。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蔡虛齋曰。理欲不兩立。須是行若曾。曾如許。氣象試看。為隨處充滿。蔡虛齋曰。天充滿者。近自一身之間。動靜語默。以至君臣父子之屬。為飛魚躍之境。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無少欠缺。輔慶源曰。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而後能體用兼備。隨時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朱子曰。曾點都不待着氣力。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處無不是。這箇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胡氏曰。即其所居云云之常者。莫春融和之用之常。胡氏曰。即其所居云云之常者。莫春融和之用之常。胡氏曰。即其所居云云之常者。莫春融和之用之常。

信以說來。要知點未嘗無用世之念。但不取必入知就眼前光景。隨處得意。如云。必待暮春則拘矣。暮春者。謂誰也。點若道旁指。示不曰。暮春之點。而曰。暮春者。即已。視為同人之身。是能忘我。相現彼相。而局中能作局外。觀者。此處意。象。可想。互六入六。七人。便是斯人。吾與心事。至浴而風。而咏。婉然。禮樂相宜。仍有。揜。爾。不。及。之。意。此。是。點。性。天中。一。既。不。待。安。排。不。煩。假。借。的。机。括。不。可。只。看。作。旁。居。之。事。又。不。可。看。作。逍。遙。物。外。之。樂。曾。點。光。風。霽。月。的。襟。懷。於。言。下。躍。露。同。春。之。景。直。有。入。夫。子。於。春。風。沂。水。中。而。老。安。少。懷。之。念。不。覺。為。之。一。融。此。時。夫。子。眼。前。渾。是。位。育。的。景。象。先。嘆。後。與。絕。有。遠。神。作。此。宜。虛。想。語。氣。猶。寫。神。情。十。分。張。大。不。得。六。十。分。註。解。不。得。

三子三節
言志已畢。三子若出。益得與點之意。友而自証也。時

分所宜為。而目前無會已為人之意。胡氏曰。初無會。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所用於世也。此點所以而其胸次悠然。蔡虛齋曰。悠。寬。緩。也。異於三子耳。而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急。且與天地萬物上下同。從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朱子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流各得其所之妙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必有。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陳新安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想。像。曾。點。言。隱。然。自。見。於。言。外。曾。點。言。志。而。於。無。形。容。出。有。來。時。初。未。嘗。特。認。這。一。箇。氣。象。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唯。孔。子。解。此。胸。次。悠。然。下。數。句。又。形。容。點。視。三。子。規。規。於。事。物。之。末。者。其。氣。象。不。之。樂。處。也。

曾曾六未嘗計得夫子之意中事出故獨留在於
 維問三子實是微窺聖意問曰夫三子者之言事有
 巨細任有難易其得失何如然德操三子仍動天
 子用世本懷嘆息不能已也夫子之與之曰言富強
 言禮樂三子各陳一抱負吐一經綸皆力量所可
 優為而已矣非苟然者而其嘖然一段大本領處高
 未揭明及曾又問曰既各言其志則由之志也優
 為也夫子何獨哂由也夫子至此方明指示曰凡
 為國者不以才不以氣必以道容揖遜之禮功欲峻
 而氣欲平量欲高而心欲下子路雖是才調做得但
 其言却有不平不下之心是故哂之其高一世之勇
 力才之為世用也高一世之氣宇心之為才用也由
 能以讓行之則與春風沂水氣象何殊此分明將自
 家一副政治手段說出與他這種經綸便是性分實
 際才力意見一毫毫泊不上此正嘖然一嘆大本領
 處

曾曾六未嘗計得夫子之意中事出故獨留在於
 俾矣。蔡虛齋曰規規拘局意事為猶言事功未字重
 大自得。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蔡虛齋曰夫子與點
 之意耳。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蔡虛
 記其本末不必以鼓瑟希為本嘖然嘆
 焉未亦大槩說本末為其事之首尾也。蓋亦有以識
 矣。朱子曰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
 底道理安老懷幼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
 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
 非這道理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
 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自是着不得私意曾點見
 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堯舜事業優為
 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
 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
 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大
 事也做得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
 者也。曾點以樂於今日者
 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

亦已矣二字是嘆詞謂是各人力量所優為的
 亦漫然無當者也。大凡學問要自己當下言得過
 吾信得過只有勇知方是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
 夫子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只
 是偶然意思不是性也風光故前與點既使他有
 眼空天下的識見此與三子又使他見脚踏實地
 的工夫曾曾見三子又是夫子與的故又有何哂
 之問為國以禮以字映則何以哉以字抑云用世
 者當以禮耳即在本身之氣度上言若實拈為國
 講便從治國上生情了。蓋凡為國固以才力用事
 却要一腔謙沖澹容展布之意以點運其中讓在
 言語上見言特禮讓中之一節耳由也其言不讓
 未免翹然自負之太高直任之不疑是以哂之當
 如此虛講若明言舉爾則點不復疑矣

唯求二箇
 點解得夫子與之之意却疑求赤于此尚未領會故

三子者出曾曾後曾曾曰夫三子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夫音
 蔡虛齋曰亦各言其志見三子非虛言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齋曰言優為則不當哂故請問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到為國以禮分
 點氣象。陳潛室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
 蔡虛齋曰為國以禮禮以辭遜為本而由也其言
 不讓思在上人是故哂之禮字該得廣讓特其本耳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以為邦微問曰唯求志在足民則非邦也與夫子曰
 國無論大小悉屬分封故小而六七十里又小而五
 六十里其爵則伯子男也其土田則錫甸采衛也安
 見其非邦也者求之所任為邦之事也點又復問
 曰唯赤願為小相則非邦也與夫子曰事無分朝祭
 惡屬侯度故時而舉宗廟之禮時而修會同之典非
 諸侯之事而何其禮樂則亦所素聞也赤而為小相
 也者就有明禮習樂能出其右而為其大乎是亦
 任之為邦之事也夫子於二子却而許之正謂二子
 謙讓之德尚有所不至全無私私耳玩此一段商
 量語意悠遠座中之瑟雲上之風至今恍然不散也
 二節不重許其才正見其言之能讓安見何言求
 之足民者實利賴答主補禪百姓正濟世經邦之
 實用安得以壞地福小而謂之非邦乎倘由此而
 進之又安見非孔樂之邦也言外便見求能堪此
 意源拙由所任千乘之國形說方今書旨宗廟二
 句枕着為邦意諱言赤志于宗廟志于會同則所
 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待其而云小者謙耳寄語

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
 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蔡虛齋曰安見句便見求能堪此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
 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微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
 右者亦許之之詞蔡虛齋曰卿大夫而下有都宮而無宗廟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
 同所以見得諸侯事此二句就他言上見其為邦未
 二句就他才上決其為邦亦為小相亦其言之謙耳
 夫子獨信其才而知其以諸侯之事自任故解小相
 正以實其為邦要之為邦只是得國之柄如管仲子
 產之類若要為諸侯則是游心下里之外矣
 ○金仁山曰前三子言志而獨與點所以廣三子後復

在冠裳之後遊神在作者之先赤也為之小孰能
 為之大乃是明赤之謙正以著赤之能大小勿露
 出相字孰為之大只是真有過意上節宜云獻念
 之迷心者非虛徒則境界之迷世者即寔地也下
 節宜云心遊宗廟會同之中無嫌語居衣冠文物
 之末也現夫子之與二子切不以為國病由而所
 以與三子之意愈顯然矣

○克己全旨全章以重克己復禮為仁一句為仁切
 要之功又以克己二字為主而克己的實功夫又
 只是個勿字顏子是十分聰明十分力量的人
 不怕他不空廓不怕他不廣大只恐他于性命關
 頭或個把柄耳故夫子直下一語曰克己復禮
 為仁見工夫當體即是更不必速求下三句緊
 串下提形容其工夫之簡捷不是怕顏子推開又
 將由己下字他顏子請問其日即就當下春尋討

許二子之為邦所以實點也

顏淵第十二

附疏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
 感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仕
 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凡二十四章

熊勿軒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
 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
 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輔慶源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蔡虛齋曰聖人此克字最重直至那滄全倒了只有我在方是克故曰如紅爐上一點雪
 已謂身之私欲也蔡虛齋曰已字下得最好蓋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己故
 一向徇私去註身字對人私字對公公則物我公共
 人所同然而視復反也蔡虛齋曰復訓反所謂欲盡聽言動皆禮矣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理

何印記。夫子云。就他當身指出。四相言。汝只拂去。非禮便即。是禮原非有。其相可舉。似所謂有去。醫法無子明法也。顏子一聞四勿之語。便就當身認看自己真面目。立地承當。絕無等待。故曰請事斯語。上下節。只一意。机字效字勿用。

顏淵問如何是仁之全体。夫子以全体示之曰。仁者人心之本体。天理渾全。有自然之天。則是禮。稍有自己形骸之念。未化非禮。非仁。為仁者。但有本体。做主。不要憑形色。做主。則脉絡不雍塞。元氣便是貫通。克了自己形骸之私。合便。後還此心恰好之天。則即此是天地萬物一体之仁矣。克己者。誠能一日之間。已盡克。礼盡復。則完吾心。便合天下心。体一心。可印萬心。天下都會。端吾仁中。為夫。已自克。礼自復。天不自歸。乃知為仁。机括全由自己。一點精神。默自會。不是顯露于外。使人可知。可見者。而豈由人手哉。故曰克復即仁也。

人生形色。即是天性。已原渾然。是一個礼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一團天理流行。即所謂礼。即所謂仁。入惟血氣用事。目之于色。耳之于声。他放逸以去。這便不能勝夫已。礼如何復。如何叫做仁。若自緊。做得主宰。勝得他過。不為軀殼形骸所制。則天然自有之則。不歎分毫。豈不是復礼。已即是礼。則一元。來復即靈。通豈不叫做仁。一日克已。復礼。正中解為仁。意宜活看。一日是每一日之克。已復礼。日克已。則每一日心在天理。即欲仁。上至之意。不。是由平日積累之說。只自一日上。提言克已。復礼。之易處。吾人形氣同原。性命同根。克復之後。完吾心。便合天下心。体。合處。即是歸。有。揜。押。無。外。意。顏淵是問仁。非問為仁。然本体。不可見。須從工夫。証取之。故于一日克復。指出天下歸仁。而仁。體。晚然矣。又復出。由己二句。見為仁。根在己。身。討。鏡他通。天通地。只在自。主。自。張。克。復。已。克。復。已。復。歸。沒。已。歸。决。机。子。一。日。已。自。决。之。合。体。于。天。下。已。自。合。之。所。由。之。已。就。是。所。克。之。已。由。處。不。便。是。克。處。不。勝。他。如。何。得。自。由。也。由。己。即。是。下。面。四。勿。功。夫。以。其。在。至。意。至。微。一。念。發。動。之。地。人。不。得。而。

帶事。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朱子曰。不日理。而日禮者。說。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父子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蔡虛齋曰。所。已。工。夫。都。在。禮。面。言。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日。天。理。復。其。本。心。之。全。德。也。是。我。之。所。得。於。天。底。物。事。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全。是。天。理。全。德。字。面。虛。齋。曰。已。不。能。勝。私。則。天。理。為。人。欲。所。壞。壞。是。不。能。如。全。德。之。原。體。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秋。復。禮。乃。見。仁。禮。非。是。二。物。○。蔡。虛。齋。曰。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已。推。出。去。今。既。克。了。已。禮。便。自。復。為。仁。全。在。復。禮。上。復。禮。全。在。克。已。上。克。已。則。事。皆。天。再。無。別。法。只。要。誠。意。克。已。復。禮。間。不。容。髮。則。事。皆。天。理。蔡。虛。齋。曰。克。已。復。禮。不。是。一。事。二。事。克。復。須。要。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故。曰。事。皆。天。理。事。指。視。聽。言。動。

之屬。一物不歸。着心體。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程。日。克。已。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心。○。黃。勉。齋。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歸。猶。與。也。蔡。虛。齋。曰。與。許。也。凡。以。物。與。人。又。言。一。日。克。已。復。禮。○。蔡。虛。齋。曰。上。句。克。已。復。禮。以。用。功。者。言。下。句。竟。同。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蔡。虛。齋。曰。天。下。者。盡。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欲。無。一。毫。之。不。去。天。理。無。一。毫。之。不。復。則。無。一。事。之。非。仁。無。一。事。之。非。仁。則。無。一。人。之。不。心。服。呼。吾。之。仁。故。曰。天。下。歸。仁。即。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之。意。也。要。之。只。是。所。行。所。為。人。大。的。公。心。見。以。為。是。耳。非。定。以。仁。之。名。稱。之。也。如。堯。舜。孔。子。無。思。不。服。便。是。天。下。歸。仁。湯。武。克。桀。便。有。人。非。議。他。非。歸。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陳。新。安。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

與此不由人非謂人不能從旁助正謂人不能
 中制也重由已不由人帶說此為字有工夫與上
 不同乎哉語氣蓋深有味于此已之得力而為吟
 嘆之詞也夫子論仁至此真是直截痛快袁七澤
 曰所謂已者即視聽言動已私非一非二已如結
 水成冰冰如輝冰為水故輝冰即是水不必別求
 水克已即復禮不必別求禮

顏子天資高邁一聞克復之訓即領得已與禮原是
 一個故直請問其克已之旨夫子告之曰已即是規
 聽言動克已不致汝地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
 言動耳我自真現在非禮之色必不萌於視聽心我
 自有真聽在非禮之聲不萌於聽心久無其非禮之
 言稍有此念頭即勿言久無其非禮之動稍有此意
 想即勿動四勿只是一勿一勿總是一心做主張即
 一念知非處便是斬魔之劍非便是可克之已勿便

又言為仁由已而非他人所能預之已即克之已
 克去已私便是為仁何等直捷簡易豈借助於人正
 勉顏子當下工夫克已之克對禮言由已之已對人
 言非禮勿視等克已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也請事斯語由已也
 齊曰機者發動所由物之所由以決者也為仁則係
 於已故曰其機在我既係於我則決之必自我矣
 日日克之不以為難朱子曰克已復禮有幾多人工
 夫須日日用功○蔡虛齋曰一
 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無一毫之謂也
 是能決機於已也
 天理流行物之中心然後天理之在我無所阻碍方得
 周流而仁不可勝用矣陳新安曰日日克之以下五
 無滯而仁不可勝用矣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
 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不須是日日接續用功
 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已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淨盡
 而天理自然流行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
 而仁不可勝用矣

是能由之已就此漸漸自然融為融通一非非小字
 由已倘為仁豈不直捷簡要故顏子自知其力足以
 勝之也乃直任之曰仁道惟資性敏捷者能我之也
 回之質雖不敏但覺已即天下之已仁心勃發自不
 能已請事于四勿之語只就脚頭踏處便是下手之
 時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者于此可立証矣出口
 而已克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後議克已豈待館境
 而後禁哉

問曰是細心勘由已處下手非泛問也視聽言動
 原自合禮病在非字時說非禮只是一念之動微
 覺有不協本體處便一刀斬絕勿着于念方謂之
 勿固是但非發發無時必待動念而後勿之恐
 箭已離弦挽不及矣克已工夫一了百當則禮常
 為主自能昭非我而克之勿波禮出禮不後勿出
 也四勿原為由已下註脚只一念知非處便即已
 即禮便視聽言動都是仁不敏見雖不敏而明雖
 不敏而健意請事斯語謂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事
 為故曰請事四當下已洞然無疑直悟到底正而

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程
 方始是仁一句似與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
 本文為仁字不類
 曰天下歸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
 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
 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
 害其為天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蔡
 下歸仁
 齊曰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氣質者
 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克已復禮之言則於天理人欲
 之際際際二已判然矣蔡虛齋曰理欲界限甚難
 分別多有認欲為理者於

謂由己而由人乎哉。通章看來仁的分量。心包乎天下而仁的工夫。惟在于自克。分量全由功夫。做來故于論克已。獨為詳切。張侗初曰。四勿只一個提醒。此心惺。法耳。非逐境檢點。此處力量甚大。非顏子不能承當。

仲弓章

仲弓問所以為仁之方。夫子曰。仁在念。簡點處。處。存。一。出。門。不。敢。有。忽。心。候。如。接。見。大。賓。此。心。則。可。以。對。人。一。使。民。不。敢。有。慢。心。恍。如。奉。承。大。祭。此。心。則。可。以。對。天。樞。之。吾。心。有。主。何。見。非。實。吾。心。有。神。何。承。非。祭。當。此。收。拜。時。把。自。私。自。利。念。頭。已。掃。除。淨。盡。而。以。見。實。之。心。見。天。下。人。之。欲。以。使。民。之。心。而。使。人。皆。以。得。所。欲。決。不。以。欲。施。于。人。則。此。心。欽。乎。與。邦。家。相。揖。以。沛。乎。與。邦。家。相。通。邦。非。外。境。皆。意。往。神。來。之。區。家。非。內。境。正。徹。心。証。性。之。會。隨。其。所。在。自。覺。無。怨。

到得怨根消。處正顯得我全體。融無拂逆處。也。即所以為仁矣。仲弓自信其力之足以勝也。危任之曰。雍之質。雖不明敏快捷。請從事于斯語。從此收拜念。慮。走。得。一。步。是。一。步。進。得。一。級。是。一。級。當。使。出。門。等。語。恍。然。心。目。之。間。真。是。切。實。理。會。必。至。邦。家。之。無。怨。而。後。已。敢。以。不。敏。而。自。諉。哉。

此章六句。緊。頂。接。合。成。一。片。方。成。個。仁。只。一。心。繞。有。二。便。不。是。仲。弓。問。仁。是。究。為。仁。的。工。夫。夫。子。便。以。捺。存。精。密。法。竟。之。蓋。仲。弓。簡。靜。之。人。故。示。之。以。此。若。顏。子。超。會。之。極。便。語。之。以。簡。捷。工。夫。發。言。各。有。宗。旨。也。出。門。使。民。只。是。拈。出。話。頭。曰。出。門。則。無。時。不。該。曰。使。民。則。無。事。不。該。而。如。字。正。做。工。夫。處。全。在。心。上。摹。擬。出。門。是。尚。未。接。人。之。頃。使。民。是。與。至。賤。人。相。接。摠。摹。他。常。敬。念。頭。二。大。字。見。遇。大。賓。大。祭。自。然。一。心。對。副。即。此。便。是。真。心。此。兩。語。已。貫。動。靜。言。之。更。無。放。逸。之。處。矣。這。正。是。推。心。的。根。本。故。即。進。人。念。頭。流。行。處。提。出。見。此。心。交。之。實。祭。間。自。不。能。無。欲。惡。必。休。貼。我。而。不。顧。的。便。勿。施。

天理人欲之際。判然者非顏子。故不復有所疑問。而不能天理只是禮。人欲只是己。蔡虛齋曰。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直請其條目也。要他克己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為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為禮。而在所當復。不知夫非禮。子是要克去。何件故問其目。便實落用工夫。非禮者己之私也。陳新安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勿者禁止之辭。蔡虛齋曰。夫子告顏子。以不在其中矣。勿者禁止之辭。四勿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在勿字上。顏子悟性空明。只於心上工夫。多夫。子只就視聽言動上。使他用功。此正是約之以禮。勿字在一念獨知時。先已惺然。一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蔡虛齋曰。要知人心之主。不在勿。而仍在禮。禮常為主。自有能燭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色。突然而入。日聲。突然而入。耳作何。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朱子曰。視聽安排而勿之。耶。而勝私復禮之機也。言動之間。所

當為者皆理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理也。其非禮則勿。以此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于禮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蔡虛齋曰。上文已是形色之克。去其己。乃克己中之私欲。即克去視聽言動之非禮也。視聽言動皆有私欲。私對公。欲對理。即舜所謂惟危之人心。最易竊發。克字重看。即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即是精一工夫。私去則公。欲淨即理。故曰復禮。凡舉心動念。動容周旋。無非天。則此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故曰篤仁。已克便禮復。禮復是仁。更無事。如事事之事。有備無患。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請事斯語。蔡虛齋曰。須知顏子之非禮。非若是死字。請事斯語。他人之非禮。畧畧出天理些便喚做人欲。便須克了。此皆制外養內工夫。非墜體黜聰。可了。故克己復禮。工難直提。然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事焉。所以說。顏淵豁然。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請事斯語矣。

與他人此即欲立欲達兩通之心也勿字甚着力
 這點念頭毫無走作隨他念頭回起不分人已自
 不容私意主張一種心境打成一團既不恣已拂
 人則邦家亦廢祭之傷賓祭之人而在字即吾心
 之在廢無怨者非不怨我乃我在邦在家無怨
 之所在也概不怨勿施來如其未怨則不怨勿
 施者猶未及也聖人說此二語正重自己工夫不
 作教人莫誤作驗直是我與邦家一心尋他開解
 不出此是收攝最密處故兩曰無怨云云要知無
 怨與歸仁同是體驗仁境之切處雖不敏也兼
 明健請事斯語便有整頓心思收攝意恍如心
 月照之而請事斯語直下承當功夫雖不同子顏
 子擔荷却不異于顏子直有曾參任重道遠力量
 所以同歸大賢之列宋羽皇曰見宿承祭是借用
 語是完全語只就仁者存仁處虛心摹想始得其
 神揚雄斗曰顏子請事有程投要約意仲弓則有
 積累須密意顏子之請事拈花之咲也仲弓之請
 事頂門之針也

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故一
 開夫子四勿之語常下便默識其理直以為己任而
 不疑也。○圈外視聽言動四箴通是制外養中意
 ○仲弓問仁子曰出則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解出門使 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句物
 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
 理。○胡雲峰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出來恕以待
 人是推廣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陳新安曰敬
 此心出去。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蔡
 虛齋曰敬還是自家做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
 人道無所容。問怨有是非如何卻說他 內外無怨。無朱子曰此只說怨得是
 不必分內外。

○言詞全自通章總是一個存心夫子却未曾說出
 只想首句仁者二字便有下落司馬牛却不理會
 到此聖人是說仁者之言牛是說言者之詞何嘗
 千里為之難者非慎重為難之謂也仁人之心于
 允當作的事實一貼于心行過一步終是一步
 做得一尺氣是一尺這裡真正有許多難處全是
 獨寫出他心上一種深微苦辣意思直泄其言也
 詞的所以然處這出
 司馬牛問為仁或者有志于學乎夫子以言是累
 心也告之曰子為仁盡現仁者之言乎仁者非不能
 言也其充養完粹覺格口時若有所制若有所忍而
 不輕發者為仁之方不外是矣司馬牛不思其能
 詞者謂何乃少之曰仁道至大能詞其言特強閉之
 耳斯可謂之仁矣乎夫子曰心存即是仁惟其所以
 為心處其難其慎不敢輕易視天下事則以難心而
 為言自不得不詞豈強閉之哉此防口皆是防心

○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陳新安曰上章天下
 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
 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
 尚有怨者是於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
 蔡虛齋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
 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圈外程註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此言不必勉強拘
 束也新安之說恐非正意守之謂守著敬心也
 程伊川曰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
 民如上策莫如自治○朱子曰自家身上常是持
 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
 是何所容此見聖人說得極密○蔡虛齋曰如字勿
 字着力皆是於動處做工夫邦家無怨與天下歸仁
 同是體驗世境顏子請事有程投要約意仲弓則有
 積累須密意○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
 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克此對而記之也

○司馬牛問仁

子夫故曰仁

司馬牛性躁好語至此問仁道故夫子說仁者其言也訥要看個其言字便見言訥處即仁者全體精神所鎮攝處訥非訥言之比是把持得定說來自有斟酌此處且虛發勿露心存是相現成一仁者說夫子不是教牛說言上做工夫正教他于仁者二字上理會他所以訥言處謂仁者充養完粹之人其言也却是訥的非訥言也如此者以下得無二字便呼得醒牛曾不一體會却疑只是口頭訥上工夫故斯謂之三字看得分容易謂仁道其大此豈便能得夫子點出個為之難不是力行之難即其難其慎之意以心之執業言為難正是存心處但心字不可露出此是仁者于當做的事一一体貼于真實為之有許多難處此際有無限慎密念頭故勿容易得無二字乃心一難則無所不難也自然而非強制的此一難字是千古聖人的心法夫子必就難處寫出存心正欲他時常束此心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字子向雉之弟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亦

訥恐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朱子曰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故其言若有所恐而不易發朱子曰心之存與不存人言自然訥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蓋其德之一端也蔡虛齋曰德之一端謂仁者之德小註四物中夫子以牛多言而躁蔡虛齋曰多言而發得來又躁不仔細思量方發故告之以此此是因其病而藥之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訥於言人說得多后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后說出來自是有斟酌令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人若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不憂全自擬見君子妙于定性在自慎上見以內

省不疚四字為脈不憂不懼是說君子現成的說內省二語去說得現成見能內省不疚便絕了憂懼根子迥无一照憂懼從何而來夫子令司馬牛去想要到內省不疚地位合當盡何樣工夫非以內省為工夫也

同馬牛問如何斯可為君子夫子曰君子居心涉此自有一段真實學問凡憂懼之未原不可必只是君子能不憂不懼耳彼自有不為情識所搖者在也牛未知道逆養心來只看做是實然惺然光景故少之曰不憂不懼一強制可能斯可謂之君子矣乎夫子曰憂懼有根此心之疚為之君子平日所為事；中節時；合宜內省無分毫疚病即此不疚處便是平素養得心坦夷從有憂懼之事；自有而心自無也夫何憂何懼則君子乃素養非強制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統四端兼萬善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止於故

夫子又告之以此此只指出訥的源頭蓋心常存故

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朱子曰大

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求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陳新安曰心存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蔡虛齋曰為之難者以道理難盡真知其難為而不取易為之便是用心仔細非強閉之而不出也○齋曰務盡道理故其言自訥非強閉之而不出也○強閉而不出是勉然底非強閉而不出是自然底全在心存而不放上故集註於此眼目上發揮着力

牛問如何可為君子。亦有求。鎮定意。故夫子以不憂。慎告之。憂自內生。有愁苦無聊。意。慎自外至。有倉皇莫措意。不必分先事。臨事而不字。有個本領。在蓋君子。養得心。休純粹。內外渾然。自不乖。于情識。任他。憂。懼。來。不為。所動。故。不曰。無。而曰。不憂。不懼。要。貼。在。臨。危。處。險。時。說。不。可。只。寫。自。得。光。景。牛未細心。休會到。君子。所以。不。憂。不。懼。處。以。為。特。外。面。一。時。強。制。來。故。少。之。夫。子。提。出。內。省。一。段。令。他。領。會。省。是。平。日。省。察。非。來。方。省。內。省。是。心。心。苗。隱。微。人。不。知。而。已。獨。知。處。查。考。不。疲。二。字。甚。細。蕩。念。有。一。毫。私。意。摻。入。即。是。疚。夫。子。說。此。却。是。自。然。工夫。世上。事。休。有。大。廷。可。對。却。自。己。有。過。不。去。處。休。着。仁。義。道。德。討。個。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不。懼。也。若。內。省。真。到。得。不。疚。田。地。雖。履。憂。懼。之。地。夫。何。憂。何。懼。玩。夫。何。口。氣。却。是。君。子。與。入。世。應。感。感。不。相。礙。蓋。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微。風。波。而。不。懼。平。日。付。有。工夫。在。但。不。曾。道。及。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朱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句說。
○蔡虛齋曰。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告之以訥言。亦泝流得源之意。但訥其言。一定心能收攝。在此。此句隱而不發。要牛自去體認。牛果疑其言也。訥是強閉不出。遂疑未足以盡仁。夫子乃始告以言訥之故。然存心難於舉似。故說為難。一句。示以存心之意。心中見得凡事不可輕易做。何非兢業。鄭重。主一無適。自然輕易說不出。此不得不訥之心。何等收斂。不放。豈不是箇仁者說為之難。亦是敬的意思。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哀公四年。向魍作亂。牛常憂懼。蔡虛齋曰。內懷憂戚。外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告之以不憂不懼。是其禍將至也。就君子現成的說。

○入皆全句

通章只重。盡。其在我。既知天命有在。則無兄弟。是。天命。若定。能盡得自修的道理。則無人不在感化之中。即格天立命之道。然。名。欲。牛盡。致。恭。以。感。動。其。兄。弟。非。欲。做。却。自。家。兄。弟。認。別。人為兄弟也。

司馬牛因。元。向。魍。作。亂。含。憂。而。曰。人。皆。有。兄。弟。相。安。無。事。我。兄。弟。獨。同。惡。相。濟。雖。有。若。無。是。則。可。憂。也。子夏。解。之。曰。商。嘗。聞。之。夫。子。矣。人。之。死。生。皆。命。稟。于。有。生。之。初。而。今。着。力。不。得。入。之。富。貴。皆。實。之。天。宰。之。天。定。勝。人。是。你。着。力。不。得。究。論。道。理。是。如。此。牛。處。人。倫。無。可。奈。何。之。地。只。有。自。修。一。着。凡。人。貴。有。兄。弟。者。吾。友。彼。恭。一。休。朕。屬。故。謂。之。有。兄。弟。但。人。世。際。隔。之。端。皆。從。急。忽。而。起。急。忽。一。起。交。與。間。自。覺。禮。意。不。減。君。子。只。以。敬。恭。自。盡。胸。中。橫。一。大。字。宙。日。用。着。一。點。真。精。神。持。之。以。敬。無。一。時。一。念。有。違。失。處。由。是。與。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輔慶源曰。牛于言。然。是。以。發。疚。病。也。此。病。字。在。聖。人。未。盡。之。蘊。疚。病。也。心。體。上。說。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饒。雙。峯。曰。無。愧。是。不。疚。之。而。自。無。憂。懼。輔。慶。源。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蓋。君。子。自。然。之。德。也。○蔡。虛。齋。曰。以。兩。何。字。換。兩。不。字。便。見。學。問。自。然。之。妙。所。以。內。省。能。不。疚。平。時。自。有。工夫。在。但。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蔡。虛。齋。曰。牛。指。為。君。子。然。本。其。所。以。不。憂。不。懼。在。於。內。省。不。疚。豈。是。易。事。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為。難。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言。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其。語。意。渾。然。而。盡。其。在。我。之。意。亦。在。其。中。牛。亦。自。可。意。會。○

人一有不恭，一違于禮，俱是敬之失處，却又恭而有禮，持已接人，各尽其道，夫我以恭敬與人，即我之職，屬四海而兄弟之也，我可以兄弟乎，四海疎可使親，何況至親骨肉間乎，君子患不敬耳，何患乎無兄弟也，果能恭敬，自可化暴易亂，君子所可，盡者如此，豈徒聽之天命，問之四海而已哉，然則不能盡恭敬，以為化，其無兄弟者，自無之也，何以憂為，司馬牛之兄向雅，欲弑宋公，其弟子頌子車也，與同惡，我獨亡，謂只當沒有一般，蓋因君臣之義，絕而兄弟之情，絕，雖未誅殺，必不復可，笑兄弟矣，子夏寬解，以商聞言，聞夫子泚世之言，死生二句，正夫子之成語，特引此以解牛之憂，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于人者，以理言之，謂天自人之言，之為命，其寔一而已矣，乃以死生屬命，富貴屬天者，之互文也，言外方補兄弟之無，之是天命，何必為無益之憂，敬而二句，總是自修之道，宜中下蓋吾人自修，只是一敬，恭則其敬之及人者，禮則其敬之善施者，敬是一以，欽翼存心，無失是合動。

是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輔慶源曰：吾德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故無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你不愧俯，不作之意，同入而不自得。其內而無所病，則心慶體胖，無入而不自得，何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子曰：牛將謂憂懼乎。必憂懼，不知夫子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蔡虛齋曰：仁者不憂，坦蕩蕩也，無愧於心也，勇者不懼，無所攝於外也，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神，行與言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已所致，而不必憂矣。或曰：不憂不懼，未說到吉凶禍福，此泥也。且看向雅作亂，牛常憂懼，憂懼甚，歷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豈都是不說到禍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朱子曰：惟懼欲弑宋。

靜頭微無一念一事之不敬，也是以禮自處了，與人是與人交接，恭是謙遜，有禮是敬，入不傲慢，是本無失之敬，以為恭，又準有禮之恭，以善用吾敬，則恭以行其敬，而敬極除，禮又極當，四海句，重我，可以兄弟乎，人不重人之應，我君子所可，自必者，此耳，何患句，着自己已，兄弟說，分明謂人之無兄弟者，自無之也，牛若盡其恭敬之道，于家庭，能如大，宰之格好，即無兄弟而有兄弟矣，何以憂為。

公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頌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蔡虛齋曰：憂曰者，含憂而言也。此始以已無兄弟為憂，非為懼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後所聞於夫子，正以啟牛之聽。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言其已定了，而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明非我所能必。○陳氏曰：天賦于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蔡虛齋曰：此二句意，謂無兄弟也，只索聽之天命耳。但當順受而已。輔慶源曰：順謂不嘖受，憂之何益。處死生富貴之要訣。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

子張素鶩高遠，為明，故問明夫子，之以其馳之速，而反失之近也。告之曰：天下惟人情最不可知，凡諸人者，徒說得驟，便不能入，須是閑言冷語，說來不覺徐而漬人，以必人之机，如水之浸潤，一絃，懇已者，徒說得緩，人便聽之不切，須是哀怨痛苦，若無可控，斷驟而激人，以必出之勢，如膏受荼毒一般，如此却不行之于我，為任緩投急投，而惺了本體，淵然不動，如不。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止水之照物此等意境定非揣摩物情可到自是本
體空明之盡隨他諸想漠然無所關涉故可謂明也
已矣再一思之浸潤之譖何如譖膚受之愬何如愬
二者人之所共明即人之所不及明惟于不及明
者獨能明之使不行焉須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
以種之變態當下銷鎔如是之明何等弘深高遠人
莫能測即可謂遠也已矣張原問明不問遠然其意
思却從遠處討明夫子近處之蔽破之故特設此
反復叮嚀之語

明是心體光焯炯。靈机遠是明體通燭。淵。溼。
映不遠原不可謂明言明更不必言遠了。只為子
張好遠恐其忽以為近故又足下段以此泚心境上
論明諸想特設象耳求明者打泚不行源頭處極
勤令心體莹徹原無情識根苗方能不為情識所
牽。譖言常緩使人漸而疑。愬言常急使人憐而信
而浸潤膚受尤善用緩急之術不由人。不疑且信
者浸潤膚受要講得重方見不行所以難處合不
者不行方見其明不行就譖者說不就聽者說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已者。輔慶源曰既告以安命
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修已者。又勉以修身使兩盡其
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故又言苟能持
已以敬而不開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饒雙峯曰敬
敬易能無失為難。開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
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則
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陳新安曰死生富貴
禮節則當盡其在已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
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
之如兄弟則意。蓋于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
足而辭當矣。蔡虛齋曰上文言憂之無益此又告以自
已之辭。必憂以寬牛言能持已接人各盡其道則四
海之內疎可使親何必。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雲
憂馬與上文又是一意。

若在潛想上料理其不行處或正是行無有是處
再將浸潤膚受捉撥一番要子張反復玩味在人
清物理難察處體認出個明體來勿作復詞忽過
而不行焉多少含味蓋深嘆根之難拔而心境
空明之不可幾也而也已矣此言明至此既以止
矣無以復加矣正對驚遠者。要知明遠雖
無兩層然而對頭作兩番呼喚本盡神情

○足食全信此章只說得常變說不得經權首節言
政有三大徑而信重下二節只透得首節精神耳
去食去兵止完足食是兵之有天下不足者使無
可去而不見其為不足方為至足子貢窺一時
之變以定高古之經直推到別無游移別無躲閃
處然後知信之所開大也非直應變之策言也作
此要寔見個去之而不足不是空講信之術
此信立于兵食之先行于兵食之內者也
子貢問時政之急務夫子曰政以為民而已食者民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西銘亦云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
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于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
平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
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
也寬寬底譖。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
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愬愬已
之寃也。急急底愬。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
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
致詳而發之暴矣。胡氏曰惟不覺其入故信之深惟
不及致詳故發之暴○朱子曰譖

之天兵者民之衛為政必是食相生相養人有餘儲而積于不涸之倉必是兵寓兵于農不時簡練使有勇知方而筆為無敵之勢上定有是民兵食之心素孚于民此便有一段真意存于兵食之先貫于兵食之內不必更求信民起而視其民也既信之矣然後可為政子貢既得其常變權其變而問曰設國家兵食信俱足不必議去倘或不得已三者俱不足而欲去其一則于斯三者之中何者是可少得夫子曰平時兵不足始議兵之不足矣至不得已正可去兵蓋兵荒食至民信其難進取矣且滅菟園之需以賑民則雖兵之去也足以威兵于信食也子貢又問曰設食信之足不必去也倘或食信二者俱不足甚不得已而去其一則于斯食信二者何者是可少得夫子曰平時食不足始議食之不足矣至不得已正可去食蓋天人交困民信其難坐食矣且損公私之威以賑之則雖食之去也足以兵食去而信存可與民致死也然死者人而不免自古皆有之故臣死忠子死孝伏信以主方相維不解若無信以結民而民

是諸人是不于已底事終說得驟便不能入須是開言冷語俾放那裡說來不覺想是懇切已的事總說緩慢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二者難察言人所而能察之在兩不行焉上見夫子告則可見其心之明謂明而不蔽於近矣謂遠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謂明而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于張為人恐於此猶未也故故其辭繁而不殺兩述而不單之意云輔慶源曰子張之為人必有忽略自是之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反復重述致其可啻欲其反諸身而知所戒也圈外楊註遠則明之至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蓋自為一說亦不必與書本旨合也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無信則欺欺相傾相軋身雖存而心已死終無以自立于天地間矣民不立國誰與立耶若信則斷然不可去也抵之得已則用兵食以存信不得已則用信以捐兵食聖賢治世之經歷常變而不可易者如此

子貢問政是問有關於時務者夫子說政總是以為民君足民不足非足也尺籍有兵問里無兵非足也而足字是嚴富于民寓兵于農處之完備件之周備意先足食次足兵此施為次第而信即寓于兩足字內足之字實有一段養民衛民之真意感字百姓故兵食中皆信之所貫也民信之是已信的現成話無工夫故下即承以之矣二字矣字是了語謂政如是止也足食足兵要說得像個王政非如後世富強之術請此節語氣渾渾然三平若側重民信子貢便不須再問此節夫子是圖說子貢將這一團中別個三之二之而生存去之說者是欲與聖人商量畫個保國長策兩不得已加個必字是時勢萬難措手不能全盡之謀賜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武備修。朱子曰比什伍時簡教使有勇然後教化行。而信於我。陳新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蔡虛齋曰食足信孚上下輯睦吾國無虞敵國難犯河內之守固應無恙也萬一失守必不致於土崩瓦解此聖賢之長策也

欲議處變調攝之方故設此為問以審其輕重何先問彼得那件而去誰是上急此後彼之意也時事之迫民自去耳第令之勢窮而知審亦去者信結于中也故兵食議去之心即兵是食之心要得去固無失其為處去兵食之民信吾民即吾兵也去食忠義之民不知有食也前不得已食是飢餓存臻師旅交集欲棄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伏信守城則兵食不能而全欲存兵須令民出粟供之而民間罄竭是食不足也不令民出粟兵又缺食而散亡是兵又不足也三者必當去其一後不得已比前更甚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與我為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聽民自去然信不可棄也欲存信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其一然兵去而食給信守也足相守若無食便要死了如何去得故又申言自古二句去食不是坐定必死直是恃信足猶可望全活耳萬一不幸至死則寧以信死無寧以不信生決言信必不可去也非去兵食以存信但留信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張南軒曰生則言死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為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字極有味○蔡虛齋曰生之理民無信不立專主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是理言註中安字貼此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意最要於使字化行上着眼力圈外程註非兵食所得而先也○蔡虛齋曰或以註中此句先字來照則是曰去兵則以信食為先矣曰去食則以信為先矣此說似長方於大文小註都合無礙一定當從

以用兵食耳民無信根上無信以結民來立自民間凜生氣言之民無信則雖生猶死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只就民說而國本在其中

○棘子全自通以救世立論俱是重質意子成惡文之日盛也欲去文而存質近夫子寧儉之自子貢欲存文以辨質似夫子彬之說提之皆為質他耳而賢俱有深心不必過為駭駭前後把君子兩相呼應全是責成君子

當周末文勝縉紳大夫以縻文相高使閭閻轉相摹效子成目擊時弊有激而言曰轉移世道責在君子君子誠欲維持風俗移易人心只一味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此欲救世而言之過于激者子貢曰惜哉夫于去文存質之說固君子熱淳崇雅之意也但其說太甚一失不可復追駟不及舌矣其意可嘉其言可惜也吾揣子成之意謂一味尚文時君子小人無從分別不知一味任質將君子小人無從分別更不成其為君子矣試思去文似矣却不能得質外之文而獨去之文不離質猶之質也未有貌而無情者

○蔡虛齋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兩必不得已而去不可指定如何不得已若說如何不得已則子貢亦可自擇所去矣而又曰何先何歟又曰何以去兵也蔽兵於食信也何以去食也兵食去而信存可與民效死也自古皆有死二句特揭信字以深著其不可去非但申去食之意前言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處變之道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詞之過激故為此言此子以德位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抑末是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駟馬之行至速也駟不及又惜其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存質似矣。却不能得文外之質。而獨存之。質不離文。猶之文也。未有之。而無用者。此文質之不容相離者。如虎豹之毛。其存。質始益貴。惟以韓而已。則質雖存。而文已削。所謂可貴者。安在。猶之犬羊之鞞耳。君子且無別于小人。又從何處。後風易俗。知質之不可獨存。則文不可去也。明矣。蓋傷時者。不知過激而達者之慮遠矣。

子成尊質。林放問本。同是一樣心腸。勿十分說壞。子成提出君子二字。重着。正見後風易俗。全在君子身上。文是文飾。如服物未章。登降揖遜之類。然有可觀美質。則質素。止存本。質而無增飾。也在心之所尚者。論有追太朴之意。而已矣。若見質外無餘物也。以用也。何以文為。決言文可去。語氣斬截。惜乎二句。一氣下。正與上節君子相應。子成意主救世。蓋謂文不盡絕。流終不止。此有君子崇本抑末之真意。不是訛駁他。但言過激。未免傷之太甚。是意有關係。而言有病。其于言之不能追何。子貢不知質之當重。但借質以例文之不可去。

失言也。蔡虛齋曰。子成意雖厚而言則病。上句輕以起。翻不及吾句。且有惜乎字。此君子以德言。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蔡虛齋曰。相等。謂相稱。不必五分質。亦五分文。

是有七分質。而又有二三不可相無。蔡虛齋曰。此句分文以飾之。便相宜矣。不可相無。重子成但知質

之不可無。而不知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蔡虛齋曰。文猶質。質猶文。文質之

所以分辨者。全賴有文在。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何以異於小人乎。蓋文貫俱存。然後君子

小人。有以辨。亦猶皮毛俱存。然後虎豹犬羊。有以辨。君子而去其等。威物采誠。無辨於喬野之小人矣。上

二句。子貢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是述已所見。以折彼所言也。要之。文質相稱。亦必質多文少。子貢立

言之弊。在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

兩箇字。

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朱子曰。棘子成

之言。詞氣矯激。取舍過中。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

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

正之。然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

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為子成之夫。而

過中者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朱子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於夫子則稱孔子。而不稱名者。君師之

分也。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公之意。固當省賦。但用不足。又不容不加賦。但不明說出。

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蔡虛齋曰。周徹兼貢助二法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共井者。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

耳。非。而平意註等字。不用。只。用。不可。相。無。句。而。作。字。言。文。質。是。折。不。開。的。文。即。質。之。文。非。質。外。之。文。質。即。文。之。質。非。文。外。之。質。雖。質。無。文。離。文。亦。無。質。莫。作。所。係。之。均。重。看。這。文。質。字。就。持。世。君。子。身。上。說。不。指。借。紳。夫。文。勝。則。質。滅。文。七。則。質。八。晦。子。貢。存。文。亦。為。質。也。虎。豹。二。句。是。比。休。非。喻。休。鞞。字。極。妙。鞞。上。生。毛。即。以。毛。辨。鞞。質。上。生。文。即。以。文。辨。鞞。去。毛。之。鞞。何。以。辨。鞞。去。文。之。鞞。何。以。辨。鞞。猶。犬。羊。句。只。是。雅。俗。相。混。意。亦。非。等。威。莫。辨。之。說。此。猶。字。與。上。猶。字。宜。頂。針。一。直。接。下。以。見。文。質。皆。宜。並。存。不。可。偏。去。

○年飢。全自此見。為國當先。足民。首二節。哀公問。是國有若。告以先王中正之法。下二節。哀公示加賦。有若告以君民一體之情。須知百姓之四句。即在盍徹內。特因公之不悟。而申明之耳。前後只此有若根本之論。當時祿去公室。而入三家。季氏專富。國安得不貧。哀公當。必。歎。然。有。感。而。問。于。有。若。曰。國。用。取。足。于。民。今

年歲告飢國用若于不足不知遵何策可以經國家之困乎公意非年飢反加賦蓋不得已欲自今加賦以備之也所謂策荒非救荒也有若正見及此探本以對曰昔也微行而足今也微廢而不足則推之不足之閒蓋遠周之初制而行微乎民得其九公得其一足用以此耳蓋微法行則分田制祿各有定制三家久且制于什一之中而不得聚斂百姓矣此有若之微自也哀公以有若不喻其旨乃明示加賦之意曰什而取二吾之用犹不足若微則什而取一如何其行微法也若有對曰君不獨獨來其是也君之足與不足百姓寔操其盈縮有如得微之意寬力薄征令百姓克然足矣則終事守財孰與君不足也如不得微意而橫暴斂令百姓蕭然不足則收死不賒又孰與君足也民原一俸則何莫行微乎便足君之不富慶君民原一俸則何莫行微乎當耳飢而問如之何非即欲加賦也只是欲資有若誠見變通婉轉取盈以足用耳大凡論事不先根本即議生議聚議節議省全不濟事蓋國用不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蔡虛齋曰上句通也亦均也下句均也亦通也新安之說太泥大率 蔡虛齋曰周稅比夏商又為輕於什一故以大率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蔡虛齋曰微是十取其一通百畝取其十畝零故謂算便是每十畝取一畝又零算每畝取一分故謂之微 朱子曰微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魯自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助微之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 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 蔡虛齋曰逐畝十取其一註云又履其餘於十取一之外復逐畝取其一合之亦為十取其一通前已取其一算來便是十取二逐畝二字緣畝字生故有若請但專行微法 蔡虛齋曰死有若盡微語則不厚斂於民不厚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蔡虛齋曰斂自有節用道理在 有若之對

是由于民困民之重困由于微壞蓋微一對此是宰我推本之論註微通也均也便暗藏君民一體之意在有若非教他重新舉行只革去履畝之稅專行先王舊制的微法一件蓋字是挑動他語乎字語意虛活要他行微法的好處出來不然賦重民貧年飢而民益貧輸納何自穩無別處置魯自宣公稅畝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微法又加履畝之稅終是損名喪實哀公所謂二者此也如之何是評詞見愈加不意吾猶不足只見得君一遠所以下文將百姓說起百姓不足行微不行微來註二獨字正對二與字正是一體意蓋百姓即君之百姓君即百姓之君全要發透百姓能操其權以為君之盈縮意凡君之財用無非取諸百姓者君為委百姓為源長則委潤源竭則委枯此自然之理兩與字重是民與之也玩孰與氣送源而想其委也與前蓋字相關映文氣一串落下重百姓是上

所對非所問也然意在節用以足民則亦未必無補於用之不足也看到後面百姓足語方得存若意出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蔡虛齋曰公不知節用而但欲加賦賦愈誠不易之定論也哀公之意只欲足國

有若之意專欲足民民足則君亦足矣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蔡虛齋曰

之於上百姓固足矣君孰與不足言誰忍坐視其不足而不之助哉上好仁則下好義所謂車乘芻粟民為之出錢穀金帛民為之供也若什取其二或又從而加之則百姓不足矣君孰與足言誰放他獨足而能自享其富哉如此說方得與有若深言君民一體字活而君臣一體之意彰矣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

○崇德全旨崇德辨惑都是治心工夫德本諸性至誠而無妄在還其固有則德不期崇而自崇惑生于情幻出而無端也頃究其兩本無則惑不待辨而自辨子張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之以近裡看已之功

子張問德者心所得何以崇之使高惑者心所疑何以辨之使明夫子曰學須先立定根基是地做起吾心忠信實念正是德體原不與諸緣為偶奉此為主宰不為他念所奪然天理貫通執着不得至見義所在寔徙而從之以合于義全此恥彼如遷移然則有寔心以立進德之基又有寔事以弘日新之益斯德日積而高是以崇德也至于辨惑吾不必言辨之方但要察彼惑之病試就人情上一舉似彼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今也愛是人則欲其生一日惡之則欲其死均此人也條愛之既欲其生條惡之又欲其死一生一死交戰于一念虛用其心子不能必之地是所謂惑者也如此是惑則知辨矣

之意戚相關以止公之厚斂蔡虛齋曰君民在一體處看得透則厚斂之念不待遏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陳新安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祿平以君之所取稅言軍國如言千乘之國以軍計也軍國之需如朝覲會同之費祭祀兵革之供頒賞往來之給人君飲食服御之用皆以是為準而節其用度楊註與註中君臣一體之意不切故置圈外

○熊勿軒曰按論語有君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朱子曰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其合義須更徙去令即合義至忠信是立德

子張是究心學故夫子告以德所由崇惑所由辨俱心學高明處主忠信是真實欲為善之心徙義即為善也忠信是根本更不可移易故曰主義是員活的不可先定主意故曰徙五字一氣下流云主忠信去徙義即忠信之化裁合宜處也非二件忠信義便是德主徙便是崇德即在上句內看出原是一套然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但人無真心更說甚工夫惟徙義工夫真寔做去一層透一層擴充這點寔心渾然無缺自然積累成德也崇只不墮落其本崇之非能增之下節就人情上說惑的模樣愛欲生惡欲死重兩欲字是言其愛惡之甚兩之字只就一人言既欲二句是疊上語既字又字要形容他惑亂意生死兩字不必泥只甚言愛惡之障耳言人之生死且不論論只你心裡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可見你心未得主張自生顛倒却不是惑是全心未明為欲心所蔽知得惑即是辨故不復言辨惑然辨惑全要在愛惡源頭上辨大虛空中忽然生出愛惡兩條

之基址方徙義從此進之於善崇德在徙義上見忠信其本耳○蔡虛齋曰一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然後就事上處要合義方能崇德○本立日新字是貼崇德意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常情言人所不能無然人之生死有命有命言人皆非可得而欲也此欲字兼以愛惡而欲其生死

則惑矣此二句欲其生死字重感處正在此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此二句既見得全任私意耳蔽之深也則惑之甚也蔡虛齋曰上云則惑

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只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有兩截意○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張南軒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

平○張南軒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

這是惑人之種子所以辨在上主忠信徒義中豈有德主之人而為情所惑周李侯曰要在四個欲字上見惑祛惑莫先去欲誠不即

周簡臣曰按我其野章民遠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其曰不思舊姻亦爾新特誠不以富祇以異言彼之棄我者非愛富而厭貧祇以新故之異耳夫子引之正以証愛惡交易之情並非錯簡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語正暗指時事告之以此景公便自覺得光景不好不覺凜然感動然責成君父意終未領畧又安能制其臣子哉

景公問政蓋也患陳氏也孔子久暗指時事告之曰政而有越于朝廷家庭者乎必君是個君是為臣綱以主治于上矣自是臣之是個臣令共之義君以承事于下父是個父是為子綱以作則于前矣由是子之是個子作述之道先以祇載于後則大倫克敦法

制自舉政在是矣公未覺時事日非而感嘆曰為政果當端其君父以倡臣子善哉夫子之言乎信如君自不君何以使臣之為吾臣身自不父何以使子之為吾子綱常大壞禍亂將作雖擅一國之富而有其祿吾安得而享其祿食哉信乎言之善也

此即正名之意重君父一邊君成個君臣成個臣父成個父子成個子即此是政勿云政由此立上四字是名下四字是寔提是要及其寔不可不恭其名明良慈孝字目切勿添出夫子信口道來若有意若無意景公聞言正閉着痛痒處不覺稱善感慨咨嗟哉與牛山之淚同其酸哽然夫子意在責成景公但語意久宜渾然公果善其言則當反其所以為君父者何如臣子之經自以此定矣乃其言曰信如君不君云云則是不專指個頭腦欲大家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成其臣以父而成其子哉公曰善哉乃因夫子之言而想到齊國之事也信如字是俾思語雖有乘二句言危亡無日不能安享其國着一吾字大是悚懼之辭非慮天祿

○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饒饒峯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崇德厲行辨惑屬知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景公字而誤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昭公昭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輔慶源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爲人道之

經政事之本○蔡虛齋曰謂君臣便當是箇君臣父子便當是箇父子不說到盡道處然實山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蔡倫攸叙則百度可舉矣不可謂此非政事也

公失政君不君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臣不臣

內嬖父不父而不立太子子不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

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告之以此非不告以政也根本一失則徒法不能以自行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胡雲峯曰履霜堅冰至景公則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

何益而不能用不能見之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不可保。有食不咽之意。

○片言全旨。言能服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片言折獄。非以言折之也。以心折之也。記者會得夫子稱許之意。故寔之曰無宿諾。

夫子表子路之誠。能動物曰。獄者兩詞俱備。其志各欲求逞。今只一出言。即有以折服其心。而使之委然。聽受者。非他人。其惟仲由能之。與乃其所。以可折者。不言也。此非服由之折。獄謂其折。是獄者由耳。由者。未常以片言折獄。可以片言折。獄則由耳。記者微窺其意。而記之曰。子路其平日養之有素。許人以諾。即急于踐之。而不留其諾焉。踐言見忠信。急踐見明決。生平未嘗以之言。負天下。天下何忍以言。負之宜其片言可折獄也。

總是虛想子路信心之妙。上下節都無寔事。只可會意講。莫以下節作上節証驗。玩可以字。乃夫子虛構其詞。以贊之。片言只伏他不費詞說意。折獄原不靠言上。折獄不徒判為兩途。謂能折服人之心。不敢爭飾以求逞。直斷絕其志念也。全重人。

忍欺他其由也。與。虛想像他。忠信明決。只可會。摹馮如不耻。溫袍之類。無宿諾。與折獄有何干涉。乃記者擬子路急行之心。須于此句想出。個活字。路來。方見片言折獄之妙。無宿二字。是發然氣象。所諾。只是片言。平時無片言之欺。人故。臨事即片言。可服人意。然則。臨時之片言。微心之片言也。記者恐後人以聰明。取辨。臨時。故記此。見他。取信之有素也。忠信明決。只重忠信。邊無宿諾。名其中一事。

聽訟章

夫子穆然。想古無言之化。曰如。使聽民之訟。以理以情。而斷其是非。曲直。專其權于上。吾何嘗不可以及人。然非此。所貴也。必也是非之理。共公于下。則不見有爭是非之辭。乃可耳。此非禁民使無也。潛消默奪。先化其是非之心。若或使之。而自無訟之可聽也。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

此夫子思靡爭之治。二句。一氣重。下句聽訟。黃明斷說。吾可從人。非言已才及人。意明。非其至也。使

吾得而食諸言。必至於危亡也。○外。楊註。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饒。饒。峯。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俱是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馮厚齋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父。子則子。亦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亡反與去聲。片言半言。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折斷也。胡氏曰。折者折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路忠信明決。輔慶源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平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斷時。故言出而人信服之。蔡虛齋曰。忠信明決。斷於斷時。故言出而人信服之。決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不待其辭之畢也。申明片言出而人信服之。言何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蔡虛齋曰。上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之說。廣不止無宿諾一事。然即此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可以識朱子先于上節解出。以見聖人取子路評意。必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虛齋曰。夫子取子路。取其平日。非取其臨時也。○蔡覺軒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於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圈外。尹註。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者。此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德禮之化未至。正其本。清

字大着精神以有轉移分明是道德齊祀有耻且格然不明言所以使更悠然可思玩必也二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而在無訟乃極治之化不敢取必故以乎字其詞

子張章

子張探王道之原而問為政夫子曰為政者未有所行先有所居精神預有所存主而政因之所謂居也此心之宰政處廢弛不得躁急必不得必此常也而有百年必世之精神無或倦于持久本此無倦之心而行之皆出于真心定意存注如是發見知如是事者實無此毫粉飾矯偽方是純政之體

其源則無訟矣輔慶源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陳新安曰聽訟者決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張南軒曰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者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無倦則始終如一政行如行簡之外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行謂發於事行發於事達心如始終如一重終字諸用以忠則表裏如一行者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此內亦如此中無苟且鋪

筋骨撐立他夫子論政及此專為子張務外者言耳然大凡為政者無一不本乎此也

成美章

夫子淋世深思而獨歸其權于君子曰人之美惡無所待而生有所待而成生由于我成由于人惟君子聚美于己見人有休嘉發見處自不忍棄置必贊之以堅其志發之以決其氣助之以壯其勢多方去培抱務成就他若夫惡之所存則嘗其瘼而使其意陳其禍而使心沫散其滯而使其身孤多方去救正使他不不得成就必欲令人皆美無惡方為快心小人則惟知有己正引惡以為濟而誤美之相妨故與君子相反

此章壹君子處勿平諷成美或惡只爭個世道起念與一已起念之異而作用遂懸美與世道有濟惡與世道有妨君子不勝開切故見其人美有端緒不啻于萬獎誘贊相扶翼以成之若平白地教人為善下不得成字不成惡不止做戒禁制凡可

張之意而表裏如一重裏字○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蔡虛齋曰二之字皆指政而言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輔慶源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陳新安曰不息之謂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真性之流行矣此論為政之心不必說為政之目○陳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以開其自新之路。而使必不為小人者。無所不至也。成美必不成惡。是一事。事成與不成。之成。在不在。迹。美惡。只就一人身上。各有小人。反是者。只言其心。與人相反。非反君子也。不必又找不成美。成惡。此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不同。

正也章

季康子問為政之道。孔子對曰。凡有國家者。俱有政。却不曾預各思。政者。紀綱。世道。旋轉風俗。其張弛。不一端。而其極。紐安在。無非以正為瞻也。今子有正人之責者。但于官府內外之間。無偏黨。無反側。身範物先。帥之以正。則民雖愚且悍。各率其中。正之矩。孰敢以不正應乎。上下各相畏者。也。上有畏。其下之心。如所謂。赫具瞻者。然。後下。各有畏其上之心。如所謂。有耻且格者。孰敢二字。有味。問政。只在紀綱法度上看。政者。正也。非解其義。指其寔也。謂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人已不拜其中。且虛說下方。見倡率。意帥字。最重。須切康子身上。

看一正字。須以正紀綱。肅名分。說寔指在位者之心。上言看一敢字。自人心之肆意。上言康子有敢心。所以無正心。惟無正心。所以民各有敢心。孰敢二字。要摹寫全。從志意消導。與大畏民志意同。

患盜章

季康子患民之為盜。而問彈盜之方。于孔子。孔子對曰。人豈甘心為盜者。只為欲心。勝便埋沒了。這點羞惡。本心。故不推為盜。若上果澹然無欲。則本來不欲的。念頭。入孰無之。尚肯棄身于盜賊乎。雖賞不竊。世豈有賞盜之理。乃假設之言。賞且不竊。又何患乎。康子慮民有盜行。夫子說彈盜。不如彈心。要把不欲二字。重看。盜生于欲。生于上之有欲。有欲便。是盜。十有欲。便是教人竊矣。何以故。多欲則欲重。欲重則民窮。民窮則不為盜。盜維罰之不禁。矣。若上果無欲。則百姓無培克之咎。而人知廉耻。誰甘棄身于不義。未聞內和安之。朝乃有不敬。忠勸之民也。雖賞之不竊。設言以明其決不為耳。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蔡虛齋曰。成者。就其事。已為而獎勵之。皆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蔡所以致其成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蔡齋曰。君子存心厚。愛人以德。故成美不成惡。小人存心薄。樂人之短。而忘人之長。故成惡不成美。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蔡虛齋曰。君子自家好善。故見人之善。便喜。心生而樂成。之小人自家好惡。如傅奕飲酒之類。已所好。故其用心。亦故亦喜。他人為之。此皆情理之必然。故其用心。不同如此。為君子。小人惟恐人不為。小人一則從天。理之公。起念。一則從人。欲之私。起念。其用心不同也。鄭堯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撻覆。以止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輔慶源曰。政之。正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得正人哉。其所。以帥正之道。非一言之能盡。此約言之也。○胡氏曰。曾自中葉。中世也。蔡虛齋曰。葉字。從草。從木。從世。父子相繼。世。艸木一葉。上生一葉。葉葉相承。猶人之。也。故曰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謂從。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前所為。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集註什為政章。政字。俱本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如殺章

季康子問。僇民之政。孔子曰。民無刑則玩。如殺無道之罪。不至死者。使有所懲。而勉于為善。以趨就于有道。此法何如。康子之意。雖以終言。去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己身上。尋討。故孔子對曰。子既秉國鈞。便主張在手。須以身為政。焉用殺。以驅民為善。子如起念。方寸盟心。出獨久。安于天理之粹。然則欲念之真切。處即是。提醒開悟。民心。處不假。驅率而民自潛化。于善矣。何者。德乃上下所得之理。君子先得是德。故善感。披拂乎民心。而不自知其象為風。小人之德。亦別無德。仰君子之德。而始自見其德。其象為草。小人之草。尚之以君子之風。隨上披靡。有必偃者矣。小人豈不澁欲。而治者子。慎所以風之。毋濫刑。以逞可也。

以善字換殺字。正以德易刑之旨。康子絕說個殺字。則殘忍之機動。而惻隱之意微。夫子宛。提出善字。是泯他殺心。如火處。沃之以清冷之水。如水

之解。執也。又斬定一個。偃字。以反照就字。蓋謂殺豈能就民耶。惟德則必偃德。正本其欲善之精意。而言也。如殺無道。是罪未至死者。殺無道。以就有道。謂懲一警百。使民趨就有道也。子為政。三字。不虛。是轉移在躬意。子欲善。欲字。是上下共趨的。机括。不只是一念。但要子抽其端耳。此直就他。心苗真切處說。而字甚快矣。字甚決正。形容泛欲之妙。欲善即善。不期然而然。須轉重。君子身上。方有味。欲字內。即誣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風草。不徒說個主感。主應之義。君子之神。潛行心。灌于民。心。而不自覺。故曰風。小人何德。只以君子之德。為德。故曰草。必偃。正見他原。不為。挾。隨上披靡耳。風草二字。是借言字法。非喻也。當就正意。影講。草上。字。只如字。而加尚意。自談。

○問達全自。總是辨達。不可以問達平看。名不必括。仁義仁義。原無分別。分別。只在質與色上。聖門辨誠偽。莫詳于此。章。只將問達。相反處。剖斷。分明。方

言子不貪欲。則廉恥風行。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為也。○輔慶源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胡氏曰。季氏竊柄。盜於國。康子奪嫡。盜於家。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固自有由。蓋亦反其本邪。其本在。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胡雲峯曰。盜魯之大夫也。夫子答其患盜之間。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以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工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為政者。民所視效。視效有不待強。何以殺焉。焉用殺。善則民善矣。善也。此是躬行平道。此下是譬喻。子欲善而民善。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蔡虛齋曰。君子之德。德主應。故曰艸上。感下。無不應。如草加。以風必仆。德字兼善惡。然重善一邊。○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上人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而況於殺乎。真西山曰。民性本善。為上善者。○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三問。雖非一時之語。然其意若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張南軒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

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為政者。民所視效。視效有不待強。何以殺焉。焉用殺。善則民善矣。善也。此是躬行平道。此下是譬喻。子欲善而民善。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蔡虛齋曰。君子之德。德主應。故曰艸上。感下。無不應。如草加。以風必仆。德字兼善惡。然重善一邊。○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上人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而況於殺乎。真西山曰。民性本善。為上善者。○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三問。雖非一時之語。然其意若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張南軒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

○問達全自。總是辨達。不可以問達平看。名不必括。仁義仁義。原無分別。分別。只在質與色上。聖門辨誠偽。莫詳于此。章。只將問達。相反處。剖斷。分明。方

是喚醒子張本旨。子張錯處，不止認聞為達，名寔混淆。只在邦家上着精神，早已走漏了也。故夫子借此二語當面喝破，見得均此邦家。達者于此必達，聞者于此必聞，而一聞一達，一欺一慊，自心裡瞞昧，不過須着寔討個下落。若只依面上做工夫，縱然達到極處，終是士林中五伯。

問達三節

子張問士，原孤高無偶，欲行之，而到處通達，必操何術而後可。夫子知其所問在達，認達未真，病在名一，邊詰之曰：爾所謂之達，是認何者之謂乎。蓋欲得其情而教之也。乃子張對曰：師之所謂達者，在邦則名聞于邦，在家則名聞于家，此則師之所謂而不知士何以得此耳。夫子曰：就子之所謂，是乃聞于邦家，而使彼聞我也。非達于邦家，而自我達彼也。豈知聞與達相似，而寔不同乎。

提出士字，佔地步謂之曰士，必非自了，僕精神必有感通處。子張問達，味可謂心氣，不是問如何叫做達，是問如何方能達也。註解勿露達，雖只一

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也。○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以為善人。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蔡虛齋曰：子張以必有感通處，自然能達，但問其所以達之意，何如耳。○德孚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蔡虛齋曰：夫子知其認達必誤，故為達此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蔡虛齋曰：此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言有聲於邦家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饒雙峯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自信已雖相似，實不同。不可不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下質直是誠，以分處。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蔡虛齋曰：宜細辨。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此辨聞之非達一章，只是辨達非以聞達並言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去聲。○內主忠信也。而所行合宜。○好義也。此二句存乎中，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審於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審於接物。○察言觀色。而甲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二句審乎外，以安乎內也。○朱子曰

夫達也

夫達也者，正不知有達者也。人之生也，自有是性命，根底達者，質有其直，而根基既定，便隨處休驗天理。一念津，只看得分，合當做的去，做更不有心。駭俗此乃真正闊，偷學問若此，可無俟觀察矣。又恐意

而人之見解各別，夫子已逆料其主意之差了。故未語以達之，可先詰爾以達之，謂欲迎其机，以曉其失，爾所謂正教他自家討。下落認真在何處，何哉。一喝直入肺腑，乃問在達而以聞當之，不是以聞為達，乃誤認聞處即是達也。○蔡虛齋曰：未淨早已盡情供出，重兩必字，正子張所歎慕不可得，而求以致之者，然以聞為達，無論于達之肯，蔡何似其入聞之徑路，已深矣。故夫子曰：是聞也，非達也。重是句，見是聞非達，是則真是非，則真非，如穀與稗種不可混，既足聞便非達了。○蔡虛齋曰：必聞空空指點，不必添入註。脚達者自我達彼之謂，聞者使彼聞我之謂，是非二字，重看，因他認差途徑，故下文細剖撥轉他來。

氣微涉于張大未。免遮瞞了本質。乃自付。自疑。既察言。之是非我者何如。而又謂言可借也。心或不許。色不免有齟齬。復觀色之向背何如。以自印証。其質直以好義之可尚。恐我義之行。有未合宜。處却不在外面。而聲音笑貌。乃心上定有一種思慮。小心謹畏。不敢忽略。過元能有以下人。是處心積慮。精詳慎。至處此。馴擾血氣工夫。正是此義之妙用。朝夕檢點。只還其本質。何知及人。而精誠所極。何在。不通在邦在家。其達也必矣。皆在我者。有以必之也。

此言達者。從本心上。做功夫。天下。以本心應之也。夫達也者。另提正承上非達來。直貫到兩必達。言知其非達。則真達。有可言者。須以直貫二字。作主人。生而直。此本質也。後來委曲調停。都是增添出來的。一如其本質之初。而無所矯飾。便是直。真好義。全從直來。即吾人正大之情。則方之德。秉是直念。而流自然。節。合吾本心。而始慊。故句心者。一而字。既直而好焉。率其恒性。便快吾本分之所宜矣。此即達之精神。達之化裁已。無不具了。察

論語卷六 四十一
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行是與不是。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總自高。便不濟事。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輔慶源曰。內外交相。豈求人知。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碍者之所為。胡氏曰。察言觀色。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則君親朋友之間。無不相得。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家。在邦。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
○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村實。直是無偏曲。好義是處事。一一要當理。然猶不敢自是。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仔細點檢。常有以自下。不敢加人。以意氣。此內外交養之法。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却如此。周徧詳密。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言觀色。擬義中。自應有此。斟酌。當之妙。凡人飾善之言。色或偽。而責人之言。色無非。根心者。我能察之。觀之。則體貼以求合義之心。何切乎。這就是下人處。蓋非下之以貌。下之以心也。即質直之心。獨注。處。摹寫他小心敬畏。虛心細心之所。研勘正。精義之一机。豈迎合世情耶。三句一意。不宜着一轉語。達如水之盈科後進。是此通彼之意。必達者。必之此心。此理也。蓋以人心之同。決之是論。原本不論。推行也。不重人信我。只重我。存人。達。未。必無。聲。名。但。以。無。心。得。之。故。以。達。言。

夫聞也者

若夫聞也者。許多精神。盡向。世累。陪。奉。凡。顯。在。色。象。上。為。人。所。見。者。才。取。義。而。取。仁。義。則。理。路。方。嚴。只。須。自家。本。等。仁。則。門。風。廣。大。一。味。融。屬。人。情。向。人。前。十分。親。愛。彼。非。不。欲。假。于。色。并。假。于。行。但。色。虛。而。行。實。意。欲。事。合。理。但。矯。揉。不。及。處。其。行。不。覺。與。仁。相。違。即。忍。心。害。理。之。事。去。矣。此。時。若。我。先。自。疑。執。不。我。疑。惟。恐。本。相。盡。露。故。不。得。不。泰。然。居。于。仁。而。不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饒雙峯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取說得潤。取仁之仁。不專。而行實背之。朱子曰。色取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而仁而行違。若之不疑。這只是粗。矚將去。專以大意。氣加入。于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于張大意。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字於人者。必。又自以為是。而無。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輔慶源曰。使其色。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于。名。夫。名。生。于。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矯。務。之。意。日。生。而。進。修。之。力。日。怠。矣。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蔡虛齋曰。色取仁。其外所粉飾。似若質直好義者。及。攻。其。實。行。人。所。不。着。眼。處。便。與。仁。相。悖。違。此。正。與。質。直。好。義。者。相。反。居。之。不。疑。不。是。恐。人。看。破。先。示。之。以。不。疑。只。是。假。仁。慣。了。連。自。心。也。道。不。過。如。是。為。仁。全。

疑既有所托足。不復有所退步。正欲遮掩色取。一味
去塗人耳目。既能熱面向人。又能矯情鎮物。俾會哄
動。世人在邦在家。莫不聞其為仁。此亦人之空名。
而非寔大之宏聲。與達者絕然不同。故曰是聞也。非
達也。

此與上兩意對勘。真偽別開者。只從聞上做工。
夫天下即以聞應之也。夫聞也者。直貫到兩必聞。
蓋聞者。一種透世精神。總向外粉飾。件件與上
聞修相反。以質對色。一真一假。以直對遠。一順一
逆。色字只作致飾外貌看。與心字相反。仁字淺。
說。曰色。則非其本質。曰取。則非其真好。色取便是
行遠了。乃相足之詞。這行遠處。俗眼也。不覺得自
聖人法眼有他。凡其裝點像處。即與仁不相干。
不曰心。而曰行。心可匿。而行不可匿。是聖人
指點破綻。與人看也。居之。字指仁說。么不是假
此欺人。看此便。是仁了。拿定涉世道理。合如此
做。他無下人念頭。便以仁自居。連自家也不覺
得。何況別人。此正工于色取處。未二句。伏云。你那

不曉得行之相背。總是其心浮淺粗率。與觀察下人
用一段細密。察驗工夫者。正相反。此謂久假而不歸
也。此等專在外面用工夫。儘可塗人耳目。故人亦以
名歸之。須切堂堂乎。張難與為仁之意。勿太看壞了。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
而去之。陳新安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而
匿於心者。雖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蔡虛齋曰。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
善其切於為己。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
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

在邦家必聞者。是這等樣。與聞者之根本處。與達
者異。故其事絕不相同。急收轉他向。達上認真
了意思。不徒是對說一番便罷。

○樊遲全句。德字。慝字。惑字。皆逆心。此心學也。一
去先事。則德日起。專心去惡。則慝日消。耐心去
慝。愈則惑日解。大抵聖賢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
不在外邊討。求三個非與。躍躍可想。

昔樊遲從夫子於舞雩之下。雖遊遠。么可論心。因問
之曰。理得之心者。德也。必崇之而後高。惡匿于心者
慝也。必修之而後去。心有所昧者。惑也。必辨之而後
明。故問所以崇之。脩之。辨之。功何如。夫子嘉之曰。
當遊遠之際。猶不忘治心之實功。善哉。此一問乎。崇
德。工夫謂之事。德之能崇。謂之得。誠以德為己事。而
急力負荷。勇猛精進。便自無心于效之。所得。惟此心
純一不雜。德自是潤。大自是高明。即此是崇。吾心之
德矣。顯惡易攻。惟心曲隱微之惡。極難攻。若攻時少
有分心。便被躲過。誠欲攻之。而拔其根本。掃除枝葉。
便覺前念息後念又起。自無暇攻人之惡。則克治嚴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蔡虛齋曰。先事後得。則
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不計功效。則心
助長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專一工夫。無間。則德
日積而不自知矣。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
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
矣。德者理之得于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
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總為些小利害。計些小
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
也。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
純是天理。總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
天理。做將去。德便是自崇。聖人千專於治己。而不責
人。蔡虛齋曰。攻專治也。最要看得專字。意專。則已之
則以治己心。治己事。自不暇及於責人。則已之
惡無所匿矣。輔慶源曰。人惟一心。用於此。則不用於
心。蓋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茫然不知。况能望其攻治乎。知一朝之忿。為甚

惡無所匿矣。輔慶源曰。人惟一心。用於此。則不用於
心。蓋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茫然不知。况能望其攻治乎。知一朝之忿。為甚

處已之惡自無所匪非修德與一朝之忿便非終身不解終不及懲便不知有身是親之辱故曰及此一時為情而遂皆由認理不透克己未徹非感與知其為感即能辨之而懲其忿矣

舞雩之下清風徐來冷然善也令人塵念都忘有觸境會心之機崇德三既且只平點不必幸紐夫子遊舞雩時此中有一段翕張造物太空晴雲景况遲遠問洗心學力正合夫子心境那得不忻賞不必說其間切為已崇德必有崇之事曰先事者做崇德工夫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勿忘助而必有事是也後得者乃德容以聽其得也用力之久尊奉德性于高明之域由來是性命依據之物毫無失隙非崇德與見所以崇者只在先事一着便了攻字極妙人之一心被種種惡念膠固盤據遂將此心喪失陷溺若不掃蕩廓清如何能去得也其字與無字最有工夫惡在心曲隱微處頭緒渾不見祛除甚難方若至弱而容強雖欲攻自是無暇凡暇于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惡也

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蔡齋曰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此之不恐忘其身以禍及其親豈非大惑於此能辨所謂辨惑也。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饒雙峯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愛人知人亦以已能者言今答遲獨舉用使其有所下手耳。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朝之忿言不閑終身不着緊要不過霎時語言不合意氣相左而已忘身及親只形容他偏見執迷即身且不顧併親不知而一味為忿所惑即在忘字上見惑三非與字對善字看令他着求個善崇善修善辨上去

問仁全句通章仁知勿平重在知不悖乎仁而正以成仁上當以能使二字為主顯出仁知同原因物付物性德渾合而時措之妙夫子因遲將仁智而開來問只得兩開答之其寔舉直化枉遲不知智仁合矣遲之疑處是不解能使之故如何能化之也未達句只宜照下見夫子問智向者子夏之答名只將現成兩個公案咏嘆一番隱躍出能使二字渾在人字上吞吐令他想見言外深有心子夏真可謂善闡聖教矣

樊遲前一日問仁道之何如夫子曰仁者愛之謂即仁也樊遲又一日問智之道何如夫子曰智非察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相反了故疑知之有妨於愛然亦其意象狐疑未嘗有言也此亦見遲於窮理工夫全外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蔡虛齋曰舉直孰直孰枉吾但舉其直枉者自在所錯則凡枉者皆有所愧而自矯枉為直是我之舉錯能使之直也仁智相成之神全在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

能使二字指示。朱子曰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愛人知人自相為面有仁而反相為用矣。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智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于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樊遲問仁智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智問夫子之言何獨歸

察之謂舉天下之忠汝和正無能逃區別之明心之
知人即智也樊遲問夫子愛人知人之論似仁主愛
而智有分別則智之有妨于愛其一段錯愕沉思光
景蓋有意而無言是于智仁合一處未達也夫子
不直示以知之無妨于仁者何如但微指其意曰人
有主心制行之直者吾明知而顯舉之枉者久委曲
處置便不終為棄人涇渭井然之下自能使枉者耻
其為枉而回心向道同歸于直故錯枉不在化直之
後即在錯枉之時子但思舉錯是知而何以能使
轉激切之妙自隱可會

仁智是本体愛人知人是本体之流露最親切處
指出兩人字便可想一体相成之意未達只是疑
知之有妨于愛現下文單說問知可見只重一舉
字故下文只說舉臯舉伊錯枉不是另有兩錯也
不舉即錯能使即舉中之私權自能使之化枉為
直也舉錯句明說個知字能使句暗藏個愛字能
使二字只從知人上暗想他轉移激切之妙若講
得太露渥便解了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能達所能使枉
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言於智的道理何指故下文子夏答之此意自有所該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嘆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陳新安曰一言而該仁智者言中所含之意廣也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鄉也二節
選也知舉錯化枉不正是知但欲有所質証退而見
子夏直置問仁于不言但曰向也吾見夫子而問知
之所以為智夫子告我曰舉直錯諸枉是知其為直
為枉並存為舉錯之無私又曰能使枉者直于傾覆
中甯栽培並化為能使之無外吾想有智中之精擇
何以并有智中之技盪乎是互相成証意子夏不覺
得能使處是智者善用机推處遂迎其机而嘆曰子
謂舉錯蓋言知也久思枉者何以直耶一言而曲成
之妙用無所不該富哉夫子之言乎果不止言智也
遲不疑舉錯句只疑能使枉者直一句因他先所
未達者知連能使句都做知看故見子夏只說問
知謂既知孰枉孰直愛便行不去仍是疑知妨于
仁之意富哉只虛說子夏便悟出能使机權不覺
嘆賞其所包之廣不止言智意勿露仁字

舜有節
試現帝王之治舜之所以仁天下者用此道也舜有
天下欲胥天下而化之選于眾人之中舉臯陶之直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蔡虛齋曰不仁者化而為仁是各自醒悟不肯為不仁之行人
人欲為仁則所謂使枉者直也陳新安曰選於眾而不仁者若遠去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于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
夫子之言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軸慶源曰子夏嘆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帶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也蓋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饒雙峯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

也饒雙峯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

者為士師。由是天下皆化于仁。而庶頑。盡格而不仁。者若遠去矣。有所以使之也。湯有天下。欲化天下。選于衆人之中。舉伊尹之直者。為阿衡。由是天下皆化于仁。而無逆。匪彝。而不仁者若遠去矣。有所以使之也。夫舉舉陶。舉伊尹。見其知不仁者遠。則又不仁于知。非別有所以使之也。信乎夫子之言富矣。

舉舉陶。舉伊尹。舉直也。錯諸枉。不可言知。而衆字。正應諸字。選舉之說。只要他知字明白。而仁但。渺茫。猜度。以見富貴言乎之意。不仁者遠。主感化言。乃上之舉。直遠之所謂能使也。遠字只在現前。但既化。便若不知。那裡去。于渾然無迹。處見仁之妙。用言下要得。咏嘆之趣。遲因。而個不仁者字。偶然觸其間。仁一事。乃悟夫子兼仁而言矣。于夏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寔。猜着兼仁而言。

忠告章

子貢問友之道。夫子曰。友以道合。友而負。慚于道。宜盡吾一點成就。斯人的心。而開陳真切。以告之。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至其兩告之詞。却又宛轉委曲。

為直處。○胡雲峯曰。知人愛人是分言。智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智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智。仁之中自有智。智藏仁義禮智之中。自有仁智。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智仁又自相為體用也。○朱公遷曰。樊遲問仁。智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智者。蓋有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智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其一體。指其仁智而言。則為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為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智者自智。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智。智不足以兼乎仁也。○輔慶源曰。階梯中原。有分別。明覺中。自有陶成。是智仁體用合一之妙。○蔡虛齋曰。天下皆仁。皆天下之大智。所謂從古仁人大機大用。皆從智出。若賞罰不明。賢否混進。千古不能治天下。可見仁智合一。併不可以相成語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蔡虛齋曰。交朋友之道。告非難。忠告為難。

和順。澄容。善道。不出忠告之外。可謂心與法俱。矣。如是而不可。是議論不足。當以精神格之。若不知止。即彼不必。嫌却。只置吾言于有無之間。便辱吾言。此知是自取于友道。要貴乎。故必無自辱焉。此正留其情。以為忠告地。乃是善道的方法。

道字。告字。俱自規切上論。忠字。做主。是一點成就。斯人的心。極其真。極其忠。忠在平日。善道。特迫之。而趨者。此正善用其忠。處不可則止。又是善藏其忠。處止者。止而不言。如以數見。疎便。是辱了。曰。自辱。自取之意。此不但全交。後來還可有告道之。机。終是不欲棄友于過也。

以文章

曾子示人。取友以成德。曰。為仁。須從友中取益。然非以形。欲運以精神。過耳。故必假交。藝菁華。以會合。友之精神。爾時講習一堂。机鋒互起。自有以揖。吾浮情。助吾克復。而心趣生。机盡。不能自已。故為仁。雖由已。主張。而相為輔助。友之淳力。居多。

盡心者盡此。善其說以道之。○和語明意。蓋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有深思。然以義合者也。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之不忤也。蔡虛齋曰。以義合。見非天合之親。可合亦可離也。故不可則止。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若以數而見疏。子游曰。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友數斯疏矣。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熊勿軒曰。忠告是心盡忠。蔡虛齋曰。忠告是處友正道。然必善道。乃所以成其忠告。至吾說。必不可行。則亦可止。所以全友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蔡虛齋曰。一說先自家講明。學了。然再尊師。陸友與之共為闡揚。以啟其知覺。則前所講者。于今益明。如此看。益字。總有着落。學是取善以輔仁。輔慶源曰。為仁由自修。會則是共事。已朋友。但能輔我。

重會友之益上下句是上句的主意一舉講文正
仁之昭著處識透文與仁非二物則知以文會友
即其以輔仁處會乃精神會遇之會又意念融會
之會輔仁工夫即在那會文裡面討得正欲以會
友之神收斂我精神持我意念看而以字輔字
畢竟是我自做主張特假文以會合那友象訂而
研精之而仁已躍有依據矣楊維斗曰君子之
會友所可據以為言者雖只見之于文而其意乃
是欲發明心學文開仁之英華仁與文之精蘊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以為仁則德日進。為善而德所資則德日進。○蔡覺
而已。則德日進。軒曰以文會友致知之力。以友輔
仁力行之事。○許東陽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
有孤陋寡聞之風。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群居終日言
不及義之失。○胡雲峯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
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
仁之功。
○蔡虛齋曰曾子之意謂夫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
也為仁非獨為仁也以友輔之也以文以友字重然
玩則道益明則德日進字面則又以會友輔仁為重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言不可思也忠告而善道也

尺木居輯諸名公四書尊註講意

論語大全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附疏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
政孝弟中行嘗德皆治國脩身之要

大意與前篇相類回也入
室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凡三十章 熊勿軒曰前十章多言政十九
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
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

民長其長必則不令而行。民行安
有不服。凡民之事以身勞

之。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
則雖勤不怨。民事安有不

日不令而行雖勤不怨此為政之所以必貴於先之
勞之也。不是朱子引蘇氏為之若其效

○蔡虛齋曰先之勞之不相襲是兩件先民之行勞民
之事也。一是本一是末皆是政裏面事先之勞之教

○問政全自通章上下一意俱在上人心上說先勞
奉為政的精意說為政全靠一團精神為主二之
字便含下無倦意了。下無倦只見得心常惺先
勞如是不先勞如是政有定局而守政之神無歇
局是無倦即先勞。因子路請益故又拈出所以先
勞處示之。全是破他易視之心。非慮其中畫而言
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
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則不令而行。民
行安有不服。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勞是為他勤勞如
循行則雖勤不怨。民事安有不日不令而行雖勤不怨
此為政之所以必貴於先之勞之也。不是朱子引蘇氏
為之若其效。○蔡虛齋曰先之勞之不相襲是兩件先
民之行勞民之事也。一是本一是末皆是政裏面事先
之勞之教。

此正終身為之而不乏者也。由之請益便有易視之
心焉。故夫子勸之曰先勞不是容易的若靠氣力振
刷這點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喜無厭。平日常做

子路

去。這等無倦。總是先勞。倦不在政成之後。當勇猛時。精神須自有節。無倦就是益他意。

先勞。只頂上為政說。若云業已。當政之樞機。巨古皆初局也。鳥得不先。終身無遠地也。鳥得不勞。兩之字。便透到心上。是無而不先。勞了。須想他全副精神。獨力承當。處何等。整刷。要知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實自己。該盡的道理。此先勞中就。有精力。運用意。深味之。自不可倦。特于路勿思。而請益。故夫子申出無倦。來。以足先勞之意。其。實非。進步。語。故無倦。非。奮勵。意。只先勞之心。不。起。不。滅。如。天。行。健。身。舜。猶。病。此。點。心。耳。夫。子。因。子。路。只。在。勇。氣。上。鼓奮。特。就。他。鼓。奮。處。收。捋。到。實。地。上。泰。得。先。勞。無。倦。提。是。一。片。精。神。便。着。一。毫。淨。蕪。不。得。

○先有全自論政者。貴識。先有司三句。是政之大。休。舉。爾。所。知。而。所。不。知。者。付。之。他。人。不。舉。賢。才。之。大。休。即。宰。氏。宰。而。問。為。政。之。道。夫。子。示。之。曰。政。毋。務。仲。弓。為。季。氏。宰。而。問。為。政。之。道。夫。子。示。之。曰。政。毋。務。

綜。如。錢。穀。兵。刑。用。各。有。所。司。每。先。付。之。後。來。報。成。于。我。可。者。允。從。不。可。者。駁。正。固。未。始。廢。也。政。母。務。苛。刻。有。心。之。罪。雖。小。大。無。心。之。過。雖。大。小。赦。之。以。廣。自。新。之。路。又。不。可。緩。選。振。淹。滯。以。登。俊。民。便。引。賢。才。為。一。休。為。知。一。問。此。真。若。已。有。之。其。心。好。之。真。心。夫。子。告。之。曰。舉。之。法。即。知。之。法。也。以。自。已。之。明。為。明。不。若。以。天。下。耳。目。為。耳。目。自。舉。爾。所。知。即。此。憐。才。之。念。已。足。技。動。一。世。至。于。爾。所。不。知。乃。是。公。道。中。兩。遺。之。賢。人。將。各。舉。所。知。孰。肯。舍。之。而。不。舉。乎。以。人。之。知。通。我。之。不。知。便。知。無。不。遍。正。所。以。實。其。一。休。之。視。而。破。其。耳。目。之。藩。也。此。教。以。知。賢。才。之。法。非。謂。其。私。而。以。公。廣。之。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職。也。蔡。虛。齋。曰。宰。各。有。屬。故。曰。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士。師。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宰。其。長。宰。兼。眾。職。謂。眾。官。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蔡。虛。齋。曰。宰。之。所。屬。有。與。財。穀。者。有。與。兵。賦。者。有。與。禮。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虛。實。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朱。子。曰。先。有。司。而。後。過。失。誤。也。失。誤。謂。無。心。是。偶。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如。今。律。法。失。誤。者。亦。有。罪。名。如。公。錯。之。類。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刑。不。濫。則。當。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陳。新。安。曰。舉。賢。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蔡。軒。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蔡。虛。齋。曰。子。路。之。問。益。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膩。遂。志。以。求。道。理。○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張。南。軒。曰。先。之。勞。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蔡。虛。齋。曰。子。路。之。意。在。先。勞。之。外。夫。子。答。之。不。出。乎。先。勞。之。內。○胡。雲。峯。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不限定作我之有司。三句各開乎說。雖有相須之
 理。非正意舉賢才。一看獨難。故有焉知之問。雖便
 有網羅俊。又野無留意。夫子告之以舉爾所知
 便。開一擢用法門。此句最重。已了舉賢才之意。而
 知所字。可思自家。其心不欺吾獨知也。爾所知
 中。先要知得十分透徹。既要滿他分量。又要防人
 阻格。有多少難。處處只以處。壅蔽。開舉一人。與
 舉千萬人。同是這副心腸。何憂不知耶。爾所知
 是誠有而未。知乃耳目所未及者。此句連下句。索
 項人其舍諸語。氣之最活。須要得。不費搜羅。自有
 妙。將見無人無我。無分爾所知。爾所知。把賢才
 看做公共的。正不慮焉知也。只要爾知爾舉耳。

○衛君全自。名字是主。先字是筋節。吾儒作用。與尋
 常不同。只是先着更不。錯耳。迂者疑其不當先也。
 名不正。二節。反復明。不正之害。見名不可不。正意
 未節。結言。君子必先正名。言無所尚。正是正名。而

已矣三字。與必也二字。正相應。

衛君四節

達夫子在衛。子路探其肯仕。衛否。故問曰。設若衛
 君。虛心待子。而後為政。子將以何事為先務。而副其
 望治之心也。時衛君與父爭國。不父其父。而稱其祖
 名。之不正甚矣。夫子為擬議之詞。焉。若曰。衛之政。不
 可為如。欲為政。為今日計。必須不失一定之名。分乃
 政之。所當先矣。子路疑名。雅。正對曰。夫子得政于
 衛。何不以濟時行道為急。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行
 其所難。有是哉。夫子正名之言。迂而遠于事情也。當
 此而必欲正名。怎麼能止得。子誠迂矣。夫子曰。由以
 正名為迂。真是草莽見識。何等鄙野。天下有一等議
 論。見為空言。而實關朝政。議論紛紛。其主持。全在君
 子身上。故君子於其所不知。自家心上。有過不去處。
 蓋必退自思。惟。闕如。以俟公議之。自定。斷不率意妄
 言。似人。待借為口。實事。係綱常。有宜詳審。豈可臆度
 而妄言耶。
 為政。屬衛君。不屬孔子。待子是委心。以聽。不作虛

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
 克之。如此方說得與賢才規模。瀾若專說舉有司之
 賢才。則狹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此慮字。是仲弓。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以自
 己之聰明。為明故。故孔子告之。以此。夫子告之。兼人
 之心。不能盡知。為問。故孔子告之。以此。知說。則以天下
 之心。目為耳目。故未嘗求以盡知。自無。程子曰。人各
 往而不知。正以破仲弓有限之局見。程子曰。人各
 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陳新安曰。各親其親。及人
 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
 後不獨舉其。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
 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是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
 小。蔡虛齋曰。但自舉其所知之賢才。則自有以感人
 好德之心。化其媚疾之念。而人各舉其所知之賢

才。不必皆自我知。而自我舉也。故見聖人用
 心之大。此合上三句。皆是執要。行簡之事也。推此義
 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潤。故如此。人之心
 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蔡虛
 齋曰。程子只在公私之間。爾一
 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
 乎衛。蔡虛齋曰。為政二字。屬衛君
 不屬孔子。玩而字。語氣可見。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陳新安曰。禰。贖乃。輒
 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之。父也。蒯賸。欲入君
 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名實紊矣。蔡虛齋曰。名
 是名分之名。

位以待說矣先之以衛事多端將何者為要緊下
 子先着也據國拒父等事孔子決不明言只宜含
 蓄正名者只是論理之詞稱名不容混淆不容假
 借之意必也是斷無出此之意然下一乎字又是
 沈吟之詞心裡要如此名料衛君之雅從耳焉此
 瞻曰正名之說王陽明謂使其父子感化交相遜
 國而奉廟贖為太公庶幾近之子路言為政自有
 救時急務但取其切于今日者行之矣必區區一
 名之正乎有是指正名子之迂何帶其其正何講
 謂正名中間有許多難處便是迂遠矣其正對緩
 急言不說如何去正得只說其在正名意野吳
 鄙野謂草莽之見不諳朝廷之事君子是經世之
 君子對野字看其字所字當味是于無不知之中
 自家心下有見未到處是其所不知也闕如非闕
 疑有歉然自疑不敢輕議之狀與躁率者不同此
 正夫子正名之微机寓于此特難為子路言言以
 以闕如二字令他虛心想度其事理也非是闕以
 待問

父子相繼禮也今出公不禰其父而
 禰其祖是實紊而名與之俱紊矣 故孔子以正名
 為先 此夫子以為為政 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
 必須者矯之 吳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
 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不正亦不特衛輒父子為
 然○蔡虛齋曰分明是不與輒非惟是衛
 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任衛不成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馮厚齋曰禮莫
 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
 立二十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蔡虛齋曰
 正名此子路之所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闕如疑之
 狀也與率爾相反自名不正以下極言名之不可不

名不正

爾不知正名之關于政甚大乎俟各不正便開口有
 得怎說去說既既不順就此做去及致其成何
 事且所行之事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爭成便是
 然事既不成何處看個序何處看個和禮且無安
 頓處泊處禮樂何處運用故吾身之禮樂自此廢
 弛而不興也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無一得當雖莫
 大如刑罰惡者僥倖善者罹法舉皆不中矣蓋亂倫
 滅紀之朝必大肆誅戮以服人心不原情法以為之
 準夫刑罰一途民所視為趨避刑不當罪羅織無
 辜民且欲為惡而惡不可為欲為善而善不能免何
 再措其手足有人自危者矣名之所關係者不小
 可不急以正名為先乎
 名不正三字是頭腦名一不正下文一齊都到無
 漸次特節推出耳五則字自及民一步際一
 步俱頂各不正來必以正名為事者蓋以名非空
 名乃當其寔以宣揚之如一不按寔而偏拘命之
 自然諸病端起而亂生矣如言以稱呼此名者各

正也一正

一及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 陳新安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
 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 則言不順 言者
 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 實也名不當其
 實則言不順矣 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蔡虛
 名不當其實則口頭說出便有礙說且不去况行得
 去乎故事不成他自錯亂去行却不成箇事體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 得其序尊卑有等
 和之謂樂 得其和分誼無乖爭物 事不成則無序而
 指當身所存主者言

既不正拂了倫序則非理稱呼號令中國布告列
君出言自然得口事即相臨相接之事不成非論
行之成敗即事幹得孰然各實素亂么不成個
事修禮樂非儀容聲音之謂凡事行得有序處是
禮行得和順處是樂事既不成則凡事皆錯亂而
無次序凡事皆爭戾而不和平便是禮樂不與事
罰不中無措手足是民疑惑眩瞢不能安其生意
此二節以夫子之意推之只是借名不正之害來
做一話頭耳還宜寬說略略暗影衛事言方安

故君子

故君子知名之為重而稱名安得不慎如其名之必
其可言者斯名之也各以宣之于言又必其可行者
斯言之也蓋言所以稱此名而行之根原也名不正
則明知其不可言而苟且言之所以君子于其言以
此名者直須正之使可言可行凡告庶傳宣可垂
之天下萬世而無愧一無所苟而已矣言既不苟則
事必順而禮樂刑政皆不苟矣故曰必也正名乎子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蔡虛齋曰此一句也要看得好兼
實即不可名相須一事苟蔡虛齋曰事字虛猶云一
猶言相離不得一事苟蔡虛齋曰餘皆苟指言不
當實便則其餘皆苟矣順以下此正見名實相須
是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何得以為正也

故君子二句雖似承上起下語不重語意只歸結
在言無所苟上二必字是期必務要如此之意惟
其期必正名故無苟于稱名一氣說下君子是經
正的人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于名也就指
指言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于言也就
拆不開的頃一滾說方于言無所苟不費饒舌必
可在心中着心不安如何可言得苟字對正
字說苟者明知其不可而姑為之詞不曰各無所
苟而曰言無所苟言乃名所由達行所由出也本
文所字正指正名意而已矣三字見得一正名便
都了該得禮樂刑政等事者來稱謂之間所係極
大故君子於其言以稱此名者務為領名以立言
而極可行之記無此源苟且方可已
○學稼全自聖學以經世為主故明新合而為一若
只在自己身上幹辦便自私自私故夫子把三上
字與小人對說見得上人自有一種大學問正在

○蔡虛齋曰自名不正至民無所措手足言名一不正
則其弊至於此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
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
必字着力說○二之字指所名所言者說君子於其
言二句只是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
其言也首二句正說此二句又反說以決之見為政
先正名非迂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黍稷麻麥
豆為五穀曰稼附疏種穀曰稼如
稼女以有所生也種蔬菜凡
菜可食者通名曰圃
附註樹果蔬曰圃園其樊也○
為蔬菜其一也曰圃
朱子曰後智力於農圃內不足
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陳新安曰兩言
吾不如雖不顯關
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萬物一體處行處何必用意于稼穡

樊遲學不恆弘。肩子細事者。彼見六府八政。不離農圃。雖小道。必有可學者。為不知可學。而不可用也。同致專心治稼。故請學治稼之事。夫子拒之曰。老農。精于治稼。吾所學。不似老圃。其悟樊遲者。至矣。然樊遲胸中。畢竟有個病。在。夫子知其不知。經濟大道。理於其出。乃醒之曰。小人哉。樊遲也。所計者一身一家。無關於天下之大也。正以破其學稼圃種子。

樊遲見夫子志在四方。終不得民而治。不如避世為高。不知聖人心存天下。故而回他。不如非不及也。只是不似意。如云。吾儒學術。已自有在不屑。下此。看一吾字。見天下國家之負荷。惟吾不與。若農老圃為位。就帶下。文上字。意說了。樊遲之出。非不悟。分明須夫子拒之。意而出。但不能請之稼圃之外。終未能去其癖也。故夫子特為點出。小人

兩字以破其不廣大處。然漢可與說大學。木領小人不是志趣卑。只謂一夫一人之事。無與于天下

小人其民也。非上也。吾謂但。搃覺民之推不特。堂陛是上。草野之景。上之所操。何術曰。禮義信上之所收。何效曰。敬服用情。而其机全。在于好。上果學禮而好。禮以整頓斯民。動容周旋。日在品節。儀文上。則民自生。其共莫敢不敬。上果學義而好。義以裁制斯民。經綸區畫。一停當妥貼。則民自馴。其梗而莫敢不服。上果學信而好。信以固結斯民。發號施令。却本真心相激發。則民自化。其攜而莫敢不用情。即今一堂之上。雖無此敬服用情之民。而學既在其上。自應有其民學。既有其好。自有以消其敢。窮達之分。量有不。同而學之分。量原無不同。夫能好礼義信。而致民之敬服用情如是。則四方之民。凡在敬服用情之中。若皆襁負其子。爭先而遠至矣。可見此種學問。周身莫不。莫不。際際。舉念。便有經綸自有萬物。一體的。大作用。那。裡用得。稼穡。推說。代稼有人。局面便小。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陳新安曰。此言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陳潛室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禮。居。反。焉。於。處。反。

禮義信。若禮義信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也。大人之事也。時說話若說遲已。仕。請稼圃。似不近。好義則事合宜。事以義為主。則處置自情。誠實也。謂實致其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輔慶原曰。誠於我也。故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在已首皆

蓋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饒。雙。峯。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必自耕稼哉。○蔡虛齋曰。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只大槩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焉用稼。孔子是說。箇不用為道理。故曰焉用。圈外。楊註。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故有在也。蔡虛齋曰。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拒之。惟

○蔡虛齋曰。三上字。正見其為大人之事。上好禮。則自處以敬。故作民敬好義。則事合宜。上無失政。而下無私議。上好信。有孚惠心。以信於下。下用情。皆致誠於我。襁負而至。正敬服用情之象。此數句。皆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遲是儒者當備大人之事。三好字代二學字。三上字代小人字。禮義信代稼圃字。重在好上。全要根平日學力來。遠敬服用情。都在學術之大。上形容莫誤尋常感話頭。三好字不止心裡好。自念慮以至施為。自獨處以至臨眾。莫不如此。三者皆謂之好。則符于机之自合。結于念之必往。禮就一身莊敬。說不止儀文。敬是欽翼而無褻慢。敬非敬上。規矩中自有神速。同是不弛之心。豈有上恪而民報之慢者。義自執度言。不止賞罰舉措。那是悅服而無私議。非徒服上也。時措中自神合。同是不私。心多。方上公而民肆之議者。信就真誠不欺。說不特政令之移。用情是致其誠實而無欺詐。非徒用于上也。真懌中自神。同是不二之心。豈有上真而民應以偽者。敬服用情。即氏心之禮義。信莫敢不即民心好之真。切處使包遠近了。其寔敬服用情不重。全重我有一段真心。去感孚他夫如是。即承上言。上三段只論理到。祿負正莫敢不敬服。用情處無遠近之分。祿負其子者。見無大小。

專獨也。使有正有介。獨對一詩論之。如關雎一篇。以人情言。則憂樂得其正。以物理言。則關雎荐菜皆在其中矣。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蔡虛齋曰。於詩中所載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以然。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其言溫厚和平。黃勉齋曰。詩之言溫厚則宜其達也。長於風諭。入而聽者。易悟矣。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于已。施于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讀誦而諷詠之。如是是台做底事。如是是台做底事。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于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于詩有得。必是于應對言語之間。委

皆至也。至字內。即上敬服用情之意。皆字內。即上莫敢不三字之意。是極言大人規模宏遠。故曰焉用稼。非以代耕有人之故。

誦詩章

夫子示人窮經之法曰。旁經。經為致用。然心有真得。即得其一二語。可以妙無旁之經。倫隨在。有左右逢源之妙。若徒以誦已盡其詩之三百篇。心無真得。故授之以政。不能通達事理。而昧先後緩急之宜。使于四方。不能獨見獨裁。以理折服人。于詩去只隨口誦過。絕無體認工夫。誦一句。不得一句之益。雖多奚以用哉。

此言窮經。貴有心得也。旁經。向無所得。于身心性情之間。則致用上無其本。須知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左右逢源。自無所不可。三百舉全經而言。三百篇之詩。其間工風民俗。可以觀政。溫厚和平。可以觀言。皆自情性流出。若能寔去體會。自然通義理。識時務。竟不達不能專對。是知他口誦。而非以心誦也。達不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曲和平。○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蔡虛齋曰。多三頁最好看。窮經將以致用也。也雖多亦奚以為。也既不能用。徒誦而已。世之誦詩者。一誦詩也。有誦而達者。有誦而不達。果能從政。達政而專對乎。蔡虛齋曰。獨對也。從容酬對於稠人之中。而自有以折衝於口舌之下。片言有萬鈞之勢。一語有回天之力。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馮厚齋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此學者之大患也。黃齋曰。驗之于心。決洽而通貫。體之于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蔡虛齋曰。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張南軒曰。從違之本。不繫於令。繫於所以下之何如耳。○蔡虛齋曰。饒雙峯云。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

止通曉沈行上說謂隨方措置變通皆宜不達非是行不去只是知經而不知權泥此而不能通彼意專特立也獨見獨裁執理馳詞之意不是無待介俗協贊多指三百篇以化用也誦詩雖多而無得于心是以無益于用非詩無用也雖多亦豈以爲然甚警醒言天下却其事功因疎其學術安貴窮經

其身章

夫子示端本之治曰今民爲善不可廢但須身爲之帥苟能建極端軌而其身正則有所以潛通之者不假禁令而化行若神如縱欲敗度而其身不正無所以躬率雖令只是虛文塗飾耳目驅率于有象耳如何能進然則欲正人者先正其身而已世多詳于法令而忽于躬脩不知民愚而神其從違皆決于身夫子兩提其身二字正着意在本原上身指君說蓋君者出令者也令特傳其身而出者此言不正以決其常正必平行是面我而行有駭馳于無形意從是要也來從我有勉強之迹

不令非察然無令甚言身正者令必行意雖令者丢了自身不問只知令不可少總是自己出令時即未太直寔要民爲善之意

魯衛章

夫子有志維魯而借衛以發之曰魯爲禮義之邦今日之政何如衛乎衛以式微非復康叔之始方屬望于宗國之魯而今對于彛倫名分之間魯國之政乃與衛同魯衛故兄弟也而不尚其政上一兄弟也昔伯禽三年報政沈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同其治于始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于終何等可惜兄弟也俱就政上說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好是兄弟語意要渾然魯之初尊尊而親衛之初明德而慎刑今其政何如乎祇覺魯非衛而政一衛非魯而政一魯沈然兄弟也夫子此嘆正爲周公康叔之遺風沈在而無人振起之有惜之意有望之意

子荆章

夫子以居心恬淡者風有位也以爲有之爲心累也

有訟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不是告官也可以仁義孝弟之類解說只是大學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後指魯哀公衛康叔之後後指魯公輒本兄弟之

國周公弟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蔡虛觀是時兩國之政魯則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君不君臣不臣衛則不父其父而彌其祖父不父子不子魯衛之政相似如此故孔子發此兄弟之歎也兄弟言其相類也周公誕保開基康叔以保火立國那時魯衛之政難爲兄弟今其皆衰亦難爲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蔡

齋曰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也克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言其循序而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循序則不

欲速有節則不求盡美夫由合而完而美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今日苟合完口皆完美曰苟美矣可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者何如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輔慶源曰居室務爲全則驕心生矣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之則吝心生

其欲易足故也陳長樂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疎之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蔡虛齋曰善居室言善爲家也○三有字言家中器物用度之類○始有即合也少有即完也富有即美也公子荆皆曰苟者道其實也三矣字見荆知足處

子適衛冉有僕

子適衛冉有僕

而居室為甚若衛公子荆其善居室平方財貨器用
 之始有也。然未合也。彼若曰。已苟合而供億無缺矣。
 若以合為之。而何莫也。及其少有也。猶未完也。彼
 若曰。已苟完而調度且充矣。若以完為幸。而他何莫
 也。既而富有也。猶未美也。彼若曰。已苟美而堅好工
 也。若以美為幸。而他何莫也。吾觀其苟合之際。人
 不自知其合。而不以為合。子荆便以合自居。下現前
 見得極足矣。更不求其完美。特世祿之家。既能得即
 則日積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子荆始顧不及此
 也。進此五少有富有之境。屢遷有之心。不染其心
 境之恬淡安閑如此。所以為善。所以可風也。
 此節為當時世祿之家。恬修成風。而發只淺。在
 治家上贊他。心裡知不足。不必深求。公子二字。便有
 味。善是善其居心。謂不以室而累心也。居字上
 即有定而安之意。三曰字。是体现出他心極自安的
 心氣。非子荆有是語也。三苟字。是略安意。依俗云
 將就歇的話頭。三矣字。是止乎此而不復過望之
 詞。總是即現在所有之外。無餘慕也。正是他善處。

僕御車也。御車執轡
 在手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衆繁
 盛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不能遂其
 樂生之心。故制田里。蔡虛齋
 百畝之田。與他耕而食也。里是夫
 里。即五畝之宅。與他蚕而衣也。薄賦歛。此賦字亦
 不賦其廬之類。歛。征稅也。制字。薄字是
 指。賦說如
 稅是取其租。征是取其貨。以富之。富之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言其不
 知禮義。故必立學校。學校兼
 學。所謂家有塾。黨有
 明禮義。蔡虛齋曰。禮義二字。相
 摩。術有序。國有學也。連說禮必有義。循云道。

合是聚集。始有尚未合。他却認以為合。而安之。完
 是齊俗。少有尚未完。他却認以為完。而安之。美是
 精好。工緻。富有尚未美。若不知足。若即美。猶未美
 他。却認以為美。而安之。他于世情。觀破。淡然。無求
 絕。不以世味。着心。只此。有多少。安閑。受用。始有少
 有富有。俱出自然。之致。非閑積聚。

○適得全自。夫子存心天下。偶觸衛民。忽嘆庶矣。便
 有得民而治之意。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
 備于此。冉有窺他心事。故兩問。何加。富教二字。總
 是保其庶。字內原有之生理。不昧之。生。机。只。不
 去。後。劑。他。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想。夫
 子。出。口。時。真。是。經。綸。滿。字。甫。此。聖。人。仁。天。下。之。心。
 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又。要。知。聖。人。萬。世。經。綸。
 一。車。載。盡。

夫子適衛。冉有為之僕。以御車。夫子有感而嘆曰。庶
 矣哉。吾聞衛康叔之渾尚在。是其遺民乎。此一嘆也。
 有慶幸的意思。就有嘆息的意思。言衛民之庶如
 此。可惜沒個人富之教之。諱乎有君師之想矣。冉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理道統言。理其條理也。蓋才
 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以教之。立字。明字。是
 又從而加之者也。能富則庶之民。幸可以相生。徒富
 則庶之民。尚難以益。交故富之未已。又須教之。自庶
 而富。富而教。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蔡虛齋曰。周一歲。在朞
 字內之月也。正。非。月。字。可。者。
 僅辭。言綱紀布也。蔡虛齋曰。綱紀布。方是
 有成。治功
 成也。朱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
 事。都華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
 張南軒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
 之所成者。即其朞年所立之規模也。克之而已矣。○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
 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葉少蘊曰。所謂用我者。
 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

問曰王者常若民之惻也。既庶矣，不知何道以加惠焉。夫子曰：庶則財易生，徒庶則財又易匱也。富之以歲，富于民庶，我養庶之衆，陶之于家，徐人之足之。天乎！當時康叔庶之矣，今只還他保，又便是加了。再又有問曰：王者常若民之空乏，今既富矣，不知何道以加惠焉。夫子曰：能富則庶之，民幸可以相生，徒富則庶之，民尚難。以相愛，必也教之，開明其良心，庶我樂利之衆，難之于家，絃戶誦之，化乎當時康叔嘗教之矣。今只還他作新，便是加了。此乃王天下之道也。

通章須就問答上想見聖賢用世深衷，不徒是開闢商量而已。前二節見聖賢周流到衛，提為行道計意，聖人時中之妙，用行之道，隨處皆有大作用。机權舟為之僕，名波夫子為行道也。當日一師一弟，巡警于衛，有崇神往情，景庶矣哉。三字穆然，嘆其生齒之煩，名覺生意相閑，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歷，不備其中特因舟有之問而發之耳。加字本便是加之于民，重在上，人心裡有一

委已而聽之也。一年而大綱小紀次第可舉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於道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 去上聲
 言善道可久，非祖孫父子相繼之謂。勝殘化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又也。
 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
 舊迹俱泯也，使為惡者都消化，斯盡。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
 日與勝殘意相連，說有殘暴，不得不用刑殺，惟勝殘則去殺矣。
 誠哉是言，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意，以有未能必其殘果能盡勝。
 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日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蓋善人為邦之久，則化人之善者久，故其功如此，誠哉是言。程言善人為邦實能勝殘去殺，有感概願見之意。

疑經論注想為，非加增于富教之上。只富之教之，是經倫，康濟大道，理正以保此庶耳。不曰富而曰富之，不曰教而曰教之，富教之權都在上，非可責之民者。兩之字，正是加字之神。終是說不盡，只虛寫聖賢言外，深情感慨，低徊恍然，在目便是妙境。

尚存章

夫子設為近效，以望世之終其用曰：吾現世局，俗可挽回，猶可計時而取功于也。籌之熟矣，苟有不復棄置，而委固以聽我，任我張弛，而無拘我，以文法者，則暮月有暮月之功，典衰起廢，革故鼎新，與政陋習，迭此掃除，規模大業，已見其可，然特僅可耳。若至三年考績之期，當于可者不致稍留，缺而致成俗成化，已有完成之功，我何敢虛稱歲月，而致有負于用我者乎，但不能終三年淹耳。

夫子深憤全在苟有用我者，一句此句重看。是與國而授之政也。暮月讀斷，暮月三年，此非聖人自提其效，乃望世之終其用意，此語極切，可與有成。

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貼為即 百年句黎民醇厚，有勝 幾致刑措，有六 殺意庶乎其近之矣。貼誠 歲句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
 恭虛齋曰：謂之聖人受命而興，則不可，既是王者，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故曰教化浹，益此仁字是其布之天下者也。浹者貫通，融液無一處不透徹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主理言，故朱子集註曰：教化決無兼教養意。
 饒雙峯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

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蓋列國規模不同。聖人作用。非後人所能憶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効耳。想他說話時。真是如指其掌。已可只。次。第。已。舉。之。意。此。時。規。模。已。立。成。之。基。有。成。即所謂。至。于。遠。也。有。字。與。克。成。功。之。有。字。同。重。有。成。也。

善人章

夫子欲以善道救世。慨然遐想。曰。古語有云。寔有諸已之善人。本善念見之。施為以治其邦。有一念之善。政便可百年。有一日之善政。名可百年。則人主之善。心足以勝天下之殘心。而去刑殺于不用矣。即是言思之誠。其可信也。非信其言。信其心也。正所以遂折夫世之人。所以言刑名言法術者。

上二句是古成語。滋味全在誠。誠是言也。內含咏感。慨出來。非徵信語。氣善是兩間之和氣。而人稟之為美質者也。為字無甚作用。只是薰蒸漸染而已。百年字。活看。不必說父子相繼。蓋善人純心。行一。既。至。誠。則。但。已。足。使。暴。戾。輸。誠。况。念。相。續。

液周備。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如人一身之開。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此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南暨北訖。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此亦見仁澤之難浹。而王道無近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朱子曰。此章專為臣而發。○蔡虛齋曰。此章無註。以下二句。便見上二句意。此所謂大器如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蔡虛齋曰。大凡與去聲。臣如厚齋之說。欠稽考。晏。晚也。晚是言遲。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者而過之。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蔡虛齋曰。夫子明知冉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魏徵欲太宗知不當望昭陵。其所以正名分。擲而忘獻陵。雖不盡同。大畧同也。

可。一月名。可。百年。穩。言。久。道。化。成。也。善人百年。二意俱重。殘與善是對頭。勝殘是我上人之善。足以勝其殘。暴蓋殘出于習善。本乎性也。去殺是民無大罪。可以不用殺。其寔只是殺机。不動了。去殺由勝殘來。名可者。逸度之詞。不是小可。即我致刑措之意。誠哉。句。有。恍。然。神。遊。于。善。人。之。天。而。見。滿。目。生。机。是。直。言。為。斯。人。插。神。也。可。見。深。入。之。善。得。之。久。道。之。善。信。除。殘。別。無。方。法。惟。此。乃。可。耳。聖。人。于。此。有。再。二。感。嘆。其。民。之。意。非。徒。贊。善。人。也。

如有章

夫子論王道無近功。曰。治不要子仁。非至治也。如有興道。致治之王者。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積而至一。世之久。然後其化薰蒸透徹。無一人不歸于善。橫天。蓋地。都是生意。方是仁。蓋王者無心計功。但功深不可驟化。積不容掩。按時定論。想當然耳。此要得夫子一片心思。王者仁天下。下的熱腸。如有是。冀望之詞。王者是開天御世之主。彼時經綸草昧。始以生聚繼之以休養教訓。一時自做不及。每

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晏。晚也。晚是言遲。政。國政。臣如厚齋之說。欠稽考。晏。晚也。晚是言遲。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者而過之。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蔡虛齋曰。夫子明知冉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魏徵欲太宗知不當望昭陵。其所以正名分。擲而忘獻陵。雖不盡同。大畧同也。

漸摩以俟其自化必世者言積之不厚則入之不深被之不廣也必後一字正相照仁如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太和在成周守宙間者蓋元氣之周流融如盞如更無不做維惟民說還須貼王者身上

苟正章

夫子以正身風流政曰此政者將以正人也吾身是出政之本苟正身而不悖綱常不乖憲度矣身正則人自不難正于流政乎何難之有不能正其身則無以為入恥則而不能流政可知矣

夫子此章有感而發說者須暗切時事正身是安分循理從政何有要見正身可以正人意不能正其身故正人難而不能流政可知正人單指民言不兼君說夫子語廉子曰子率以正此意題中苟字如字何有字須活看

退朝章

魯自中葉以來蘇君僅七守府大政盡流于季氏夫子對還之而不可得遂再有退朝之晚而詰之曰退

若是其幾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蔡虛齋曰幾期也式法也楚茨詩傳云神之錫福其來如

幾其多如法也法謂法度此幾言一言之間未可以

如此而必期其效蔡虛齋曰言字讀住見徒以言其斯興下之關紐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蔡虛齋曰引言歸重君一邊君之難為之難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所謂后克艱厥后者此也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

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政不及臣也蔡虛齋曰但言知而為任

其中於此見一言與邦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言莫予違是不分善不善了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朝自有常規何獨晏也冉有對曰適有政共議政退之晚耳冉子說有政是寔話但家有政而國于

是乎無政矣天子却故說他不是以諷其私議之非若曰此意者其家事也如國有大政則當議于公朝

論及黃髮我雖不用必與聞今我不與聞必是家事也辨其為事而季氏不得有政矣非但警季悟來名欲此義不晦于天地間此即作春秋心事此責季之專非責其僭記者曰冉子退朝是魯人知有季不知有公朝也夫子即借何晏詰之見此

○興邦全句此章只是個為君難後面予言莫遠正

不知為君雅也。邦之興衰只在一言。旁溢一意不
得。而衆人言是眼。而說為君是主。腦四個幾字
正。此一言之上。生數如字。且都用字。字結皆
婉轉。曲折不為執一之語。正使定公徐思。而自得
之。數幾字。却訓作庶幾。

興邦三節

定公問一言而可期興邦之效。有此言乎。孔子對曰。
一言至微。興邦大效。未可于一言之微。遂期必其効
也。然味其所以言則。有之。人之言曰。為君者。上係
天命。下係人心。為之蓋甚雅。為臣者。有輔理之責。欲
為君而雅。必不易。人言。止此矣。自古以言責雅者
多。而邦之興。有災而重。困在知耳。如君因人言。心會
其所以言。而着寔。知得為君之難。當不問其如何。勉
天如何圖。就就此君心。微動的。机括。便是國家昌熾
的景象。不幾乎一言興邦乎。不然。吾未見言可以君
是其也。

一言只是一句話。有諸是問。其有言否。言字俱略
讀。見徒以言其力量。未必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蔡虛齋
為築紂之拒諫。遂非。毒殺諫。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
臣者矣。故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
不喪邦者也。蔡虛齋曰。莫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開出
重不善邊。亦不善乎。大凡不亦字。都是從容語意。
如有未盡然之意。圈外。謝註。邦未必遽興喪也。胡
氏曰。詳謝氏未必遽三字。是以幾字為近。似與不幾
乎之義協。

華公問政 音義並見 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蔡虛齋曰。兩其字同。近者
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
澤。只是聞。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蔡虛齋曰。兩
其風而已。言近悅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黃勉齋曰。此非有意于求其說。且來也。有意于求其

言乃可。人之言曰。仇云。人有恒言。若之雅。為字。裡
面有許多意義。為之。斯誰也。以君道之雅。而臣欲
為之。而雅。故不易。端重君說。二句。要像述詞
不可定。講如何雅。如何不易。如知二字。有一。一。喚
醒。意。非徒曉得。知字。重寔。有。惕然。敬省。凜然。擔當
語。脉。寔。寔。一。言。來。只。就。人。言。添。個。知。字。便。含。意。無
蓋。不。幾。乎。三。字。語。脉。七。只。在。知。字。上。生。意。蓋。君。心
只在知雅。一念。決。典。机。便。有。其。昌。熾。興。隆。之。象。蓋
因君心。而知國勢也。若說如何去。祈天永命。便說
了。幾千萬言。不是一言矣。

喪邦二節

定公又問一言而至于喪邦。有此言乎。孔子對曰。喪
邦大禍也。豈有一言容易。可期必得。然必有人之言
曰。予不以為君。為樂。惟其言一出。臣民皆欽。若而莫
予違也。此則君之樂也。名。顧。其。言。何。如。耳。如。使。出。其
言之善。果有裨于社稷。生民。而臣下莫違也。此即似
唯。似。語。也。何。妨。予。唯。諾。乎。斯。不。名。莫。違。之。善。乎。如。出
言不善。臣下不勝。面。而。莫。之。違。也。則。此。君。驕。臣

悅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
效如此。乃所謂政。○陳新安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
非媚于民。而求其悅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
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悅。而遠者自來矣。○蔡虛齋
曰。為政。以得民為要。近說遠來。必有是效。驗方好。此
便是答他問政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失
速自然。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之次第。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失大小自然之分量。此兩句。開說。○張南軒曰。欲速
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循目前。
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饒雙峯曰。見小與欲
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
以急要收效。若是冒中有。○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
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論語便辭國家喪。士之禍敗不可期必乎莫于遠之。一言而喪邦乎。德之一言小。而心之受是言者非小也。公可省矣。

喪邦非小可故也。云。那有這等期必得的。子無句。見為君只說樂。便是不知。難了。難說無樂。究竟要討個樂慶。故下承云。唯其云。云。一言只在莫于遠。句見。云。只作述言口氣。人言未有善不善。夫子分出米相形。有無限。提醒意。如其善二句。輕。不過引。起下二句。如不善二句。須重。此正發喪邦之問也。莫之遑單指道言。善只是言之有益。于社稷生民。莫入都俞喜起等語。不亦善乎。枕云。如此。斯無害耳。語意。密。如有來。不然之意。若曰。方終不至于喪邦云耳。精神正。與下句。相呼應。如不善莫遑。則驕論成風。即此便是喪邦處。

葉公章

葉公問政。有求服于民意。夫子只欲公驗民情。以自考。故曰。為政以得人心為本。近之耳目最親。而政不以服其心。則有暱之。而反離者。故視其暱遠之。視

望其切。而政不足。以慰其志。則有微之。而愈遠者。故視其來。若悅。而不來。便微于離。慶若來。而不悅。便微于影附。故必使近悅。則必。有以致其悅者。遠來。則必。有以致之。來者。而政可知矣。

此須重。聯。人心。上說。以說來。是夫子寫出。得民心的景象。與葉公。不是說為政之效。只開。說如此。乃是政。只教他。體察民情之向。皆以。現政之得失。而所以悅之。來之。者在言。外。切不可。于此中添一字。筆。較之下。可以。形。占。故視其悅。四方之民。第。以。神。往。故視其來。只。渾。說。兩。者。空。要。見。得。是。現。成。之。政。合。遠。近。皆。政。之。境。界。悅。來。皆。政。之。登。及。此。自。政。之。究。竟。說。方。得。欲。動。樂。公。意。

莒父章

子夏為莒父邑宰。問為政之道。夫子曰。子今為政。豈不期于速且成。然遠不在速也。成。不。計。利。也。王。者。有。密。遠。之。規。並。無。欲。心。稍。有。欲。便。責。効。于。旦。夕。其。欲。便。速。子。其。無。欲。速。可。也。王。者。有。廣。大。之。模。並。無。見。心。稍。有。見。便。計。功。于。尺。寸。其。見。便。小。子。其。無。見。小。利。可。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陳新安曰。過于高者。弊之以誠實。不者告之也。及而近小者。弊之以寬大。皆以切已。

○蔡虛齋曰。聖門之學。原正。諛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故雖政亦有急務。亦有所當得。但心不可有欲速見小之私也。然此非預計其不達不成。故如此下二句。不過深明其弊。以戒子張耳。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直身而行者。蔡虛齋曰。說一朝字。有因而盜曰攘。蔡虛齋曰。有因而盜。見非穿窬而盜。也。如入人家中。見可欲。皆隨手取去。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蔡虛齋曰。只是隱其所至。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蔡虛齋曰。不以無所隱。直。乃。徑。指。精。魂。所。在。形。魄。不。足。言。也。所。以。其。躬。不。任。直。而。直。任。心。曲。隱。微。之。地。故。曰。其。中。云。云。○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替。賤。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血。不。直。何。服。計。哉。饒。雙。峯。曰。父。子。主。恩。于。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吳氏曰。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寒。矣。

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吳氏曰。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寒矣。

也。既欲速彼將求治愈急先後緩急之間。倒行回壅。並施之滯。如何通達。見小利則專于赴。其所見精神力量。局于所見。此外遂不及。照管必至所就小。而所失大。事必不成矣。然欲急。可以尋達之。竅但一出于速。而欲已。浮見。可以按成之。候。但一出于小利。而見已。隱。子必無此。於無此見方。是堯王之心。他王之政也。

此是論治。休須先論心。休根只在欲與見字。二無字。全在心上。戒勉他在欲與見。念頭上。澄汰不在遲速大小上論也。既有欲便速。速有見便小。純王之心。無所欲無所見也。恬淡而已矣。渾噩而已矣。惟絕近小之心。故能臻博厚。悠遠之治。政必有急務。非定要錢。去有所得。非必去利。但胸界要寬。眼界要大。故夫子言無欲無見。上二句。重說下二句。是上語耳。見求速者。未必得速。求利者。未必獲利。為之指出其弊。以明其不可有欲。心有見心。非豫計其不達。不成也。四句一直說下。勿用過文。作此須認。為無上說。勿用必世而帝王等語。與此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饒雙峯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一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幽。恭所以著。簡敬至。二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簡忠。○朱子曰。自誠身而言。恭見于外。敬主則恭較繁。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恭見于外。敬主乎中。朱子曰。發于外者。比于中。倣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于外。然于中者。却是本。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蔡虛齋曰。固守而勿失。饒雙峯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于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于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于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便無間斷。

無干。

○五邪全自人之生也。直。是心之最真處。初無回護。名無矯揉。証久操羊。有多少。忍心害理。處故隱正。所以為直。正。是真心。作用不屬轉念處。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道而行。毫無曲徇者。其父攘羊。而子証之。夫莫親于父子。而不隱。此。是。稱。直。矣。孔子曰。有是哉。爾。黨之直也。若吾黨之直。則與証父攘羊。異焉。如子有過。非不盡義方之訓。第隱而不揚。子之惡。况過出于吾父。必唯我諫。以默喻于道。而己。安得不隱之。而暴于眾耶。夫直者。率其最。初。第一。念。而出之。者也。然。第。二。念。便。已。有。轉。折。矣。若。父子。相。隱。卒。然。說。夢。之。中。必。有。如。此。不。必。着。擬。議。而。後。隱。也。故。直。正。在。父子。不。得。不。隱。之。中。蓋。經。指。其。至。情。不。容。已。處。說。若。謂。以。隱。為。直。又。與。証。父。為。直。者。何。異。葉公以証父為直。不惟直字認得差。即此直躬二字。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之所安也。心中有多少。不自在處。神明內。何能竟遂。夫子只說異于是語。氣甚婉。勿呆粘証父。一節事。無隱為直。如何直反。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輔慶源曰。而才見于顯。且志易肆。而才難疆。故常人之志。患在于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蔡虛齋曰。使事重在不足。為使之難。蔡虛齋曰。難在。不獨貴于能言而已。蔡虛齋曰。才足以有為。上。不獨貴于能言而已。蔡虛齋曰。

在此相隱中，蓋直與曲對。父子之間，着一毫認情，便曲。曲本心，其極情相愛，不忍相傷，此是最初一點真心。直達其直，有何委曲。直在其中，四字最妙。是脫去形迹，而獨批其一點不容已之至處。言之若託父者說出來，不是沽名，便是避嫌。連自己真心也覺拗着在。註不求為直四字，說得醒快。須知是辨直非辨党。

居處章

樊遲問於仁。子曰：仁為人心，不可捉摸。公無可指名，故就境上檢點。使工夫有可持循。那個心，須到處皆在，生意無可間斷。居處時，不問境之動靜，自是嚴肅而恭，及至執事，不問事之大小，自是謹畏而敬。及至與人，不問眾寡，自是懇至而忠。惟操存之熟，維之克狄，非我族類，然以仁觀之，何非一體。正不因地起見，而恭敬之心，自不可得而棄也。是則此心無時不惺，無處不徹，私意更無所容。豈不是仁。仁渾然而已。恭敬忠字，是隨境遇而表出。個操持之意，通節頭打成一片。看未白，乃是添上三句，而

不獨貴于能言，以見貴于不辱君命也。○蔡虛齋曰：不曰立已，而曰行已，就行上看出。一箇恥心，與有所不為，別彼卑就不潔邊說。此恥已之不為，聖賢有無窮作用，在不辱命。特行已有恥之大端，故揭言之。使四方即行已，不辱君，即有恥如子產之博洽，叔向之通敏，穆叔之介烈，皆庶幾於不辱者也。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能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材可見，故謂其次。○朱子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饒雙峯曰：孝弟固是行已本領，然只是本立而才未充，故以為士之次也。稱孝稱弟，以鄉黨宗族見之，必直，故取以為據。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磳音排反。

繫之詞，必常存此心，方成個仁。○非守之謂也。○感應酬酢，履皆仁所形見。其形見于居處，則恭其面目，其形見于執事，則敬其面目。其形見于與人，則忠其面目。此三句原不可認定，只是指點仁中真際。到處流行，故此恭敬忠隨居處執事與人，無時無處無一非其形。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非我不可棄仁，自不可棄也。操如一元生意，遍地皆春。一脈周流通身，盡徹。此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意同。

○行已全自通章，只重個行已。有耻首節行已，而達于四方，是耻之漏用者。二節敦本，得耻之大節。三節有守尚不，失耻之防維。末節則無耻矣。即有他才，能不足，見子貢每問愈下，專為當世。選政者，核品。夫子以其不知行已，有耻，不足列士之林。子貢之疑釋然矣。

此見士人以行已為大防也。子貢問曰：今世何士之多也。必何如，乃道斯可稱真士矣。夫子示之曰：士人

果必行也。不論是不是，硯硯然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蔡虛齋曰：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胡雲峯曰：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未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聖人猶有取焉。取其自守之一。下此守者，則市井之人，言誕不復可為士矣。○蔡虛齋曰：一意堅執，難與審理，而度務然猶存有恒之實心，以小人存君子之脈也。故以為又次。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附疏夫從政者，皆為士行，而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無士品，故心不平之。

自立只有一已行之于已者必以不為不欲之真心
自勵凡此靈明愧獨知之事皆耻而不為及出使于
四方即已之行處也却又能扶危定傾以一身係國
之重不辱于君方是能免耻行已斯士也真
身既無破綻用世又有作用節士也去通士也真是
完全的人品可謂士矣

子貢問士人何者方可無愧于士之稱名也行已
三句一意勿志才不曰立已而曰行已之運用處
方寬也此不在操守一身上論凡已之運用處
時要才一個耻心以砥礪此耻是生來一點孤
介之氣已上原有的只須于行時常提醒使不
淪墜如此方成個已此正是砥礪充己的學問有
許多作用在使于四方正已之行處君命之辱已
之耻也惟不辱君命終莫得行已有耻此在德望
素著一不止應對蓋惟有耻所以不辱也正行已
之真作用見矣可謂士句見其有卓然氣概有光
君命非是意氣做事皆自幹濟函卷中來一節振
是一句

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附疏言不足數子貢故不述其行
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蔡虛齋曰則此斗筭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何足備士之數乎
事朱子曰此章節次皆是要子貢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
便與他截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

行道也張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饒雙峯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分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有餘言守之過
子正解狂狷之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

釋孝二節

子貢曰敢問其有耻不辱之次者何如夫子曰孝弟
上行之大本領也不必其橫四海塞天地何如但使
孝字子家而宗族稱孝焉弟字子人而鄉党稱弟焉
便是行已無虧處弟宗族鄉党感通有限之士之次
也曰敢問其次于孝弟者何如夫子曰言行之次
之大樞也安得不信果有人焉有所言而必于信
有所行而必于果不則變化不測而大必則一意
堅執而小以員通者視之殆殆有執守小心畏慎
之小人哉以經之留天地之心以小人歲君子之脉
是之行已者所不廢也抑之可以為次矣
兩問其次非問愈下乃棟士愈嚴也孝可推于宗
族弟可推于鄉党此正積于中而孚于外乃寔德
之徵也士能孝弟是行已不虧處以其所行止
于宗族鄉党只完自己身內事于世上不得其利
較之使四方者為次也此字對上行已者而言
信果無病之在二必字執一必心便之大八員通
之神不徒曰小人而曰經之然小人者其經之一

既不可得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
人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
齋曰謹厚寡過底人若可與也其實既無向上之志
又無特立之操故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朱子用此
句跌出狷取於狂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蔡虛齋曰
狷之意要仔細看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狂狷自是
病痛字面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猶可因其
則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有恁好處可成就蔡虛齋曰
志節狂者之志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激厲其
足裁抑其有餘使狂狷各化其偏處非與其終於此
以至於義精仁熟從容中道之地也非與其終於此
而已也蔡虛齋曰孔子以是取之非止取其終於志
而也蔡虛齋曰不得中行而與之言不得中道之人而授
之以道也此言其所以取於狂狷之故也進取二句
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取於狂狷之意也人情退托
狂者獨進取識高志遠進而取則古人意思神馳不

念是字已堅確。名自不失。君子之心也。然字可味。蓋不與小人肖其情。而與小人類其狀。原非以真小人目之。次字。提是次。于行已。抑其口氣。便見稍遜于孝弟輩。

末節

子貢見當時從政者。以士自命。故先問士。及夫子論列品檢。作用何等。正大心事何等。光明却與今之從政者。不啻天壤。故轉問及此。此問可以為士。問今之從政者。方之士。何如。夫子深為之不平。而嘆曰。噫。斗筲器量淺小之人。吾不知其行已之何如矣。夫斗筲。有用之器。只是沒大幹用。貯之即盈。傾之即虛。根本節。目。都無所樹。徒以薄才供世之奔走。如何可冀。得士。蓋士品雖高下不一。提之不得。含有耻一途。以為論列地矣。

子貢問及于今。蓋抱傷時之意焉。曰。從政者。分明是膺君命。而有四方之責者。乃曰。斗筲。則耻辱當何如。意為世漢中。有無限意味。不可輕過。斗筲借言。指其胸中所容受者。言乃鄙薄之詞。今之從政

者。即其才華伎倆。非不小。可觀。即于大頭腦處。不曾會得。如何笑。得士是致。惜之詞。直晉便批。何足美。字。正與上數節。可以為三字。相照。則彼為士。而此非士。提為其士。行之虧。無當于士林之數耳。

中行章

夫子思傳道于狂狷。曰。以中道為行之。心。隱然聖人也。今世不易得。中行之士。以心印心。而以中與之。相授受。必也狂狷之品。却是真品。乎。斯道非狂者。担當不來。非狷者。撐扶不住。世人都退托狂者。獨進取由今人而進之。古人進之。天地都任在自已身上。恁樣識見。恁樣氣概。廣大高明。超然獨往。此其志足與也。世又無所不為。狷者獨有所不為。凜凜。堅持。何等氣骨。何等力量。他界限嚴嚴。苟量少狹。而以為不為。留存為之。脈。此其守足與也。此而人者。狂。肯用。寔地工夫。肯加。極學問。便是中行。了。故思之也。夫子此論。真是判別出千古任道的派。聖人。思狂。得。仍是思中行也。非。而轉計之。說。千古道派。

在尋常叔季之間。但偏於高明少實地工夫。耳。人情無所不為。狷者有所不為。志堅守固。決擇精嚴。有獨立不懼之操。但偏於謹嚴。少開拓工夫。耳。玩必也。二字。見不得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中行狂狷。皆以資質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微頭。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不敢寄以死生。此見人無恒。不可。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蔡虛齋曰。非以巫醫為小。蓋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本意云。尤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稱述也。非褒稱之稱。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感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朱子曰。承。知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陳新安曰。不占。如言無常。取羞不待。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胡雲。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于自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

陳新安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除却狂狷兩條，更無站脚處。中行是中庸路上人，中在行上見得此，由學問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說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與之者，言以斤擔子交付之也。這擔子，非狂得聖人之氣，豈得聖人之肯力，怎擔當得。必也狂狷乎。恍然神往，必也二字，甚嚴分，明慮偽。中行，亂入進取二句，雖是為狂狷開出行踪，却要發聖人所以係意思進取，充拓得開。之意，主志言有所不為，有所字，非就事上說，胸中一點正性取，常存，有個不為的意思，在。主守言，這都是說他好處，不可夾說此子不足。此夫子以狂狷兩路收盡世間有道種子，又以此狂狷兩路絕盡世間假種子而中行，一脉恍然現前。

○南人全旨：此夫子思有恒之意，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夫子特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証人言也。提醒人心，全在羞字上。又特借一占字打動他，本來愧念之念，可發深省。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張南軒曰：和者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此以君子小人別和同，非以和同別君子小人。○馮厚齋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輔慶源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可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蔡虛齋曰：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觀朱子小註後一說，極痛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圈外之意，非孔子本意。孔子是外相似而實不同意。

子思有恒，三恒是聖學。始事不恒，則根本源頭並無主張。即南國人常有言曰：人可以為善人，為君子，為聖人，只有這點恒，徹底的精神，何事不可造。若人而失此本有之真心，而無恒也，或二或三，條此條彼，其操業百無一成，為醫則不能究性命之源頭，為巫則不能極鬼神之情狀。一無恒，并不可作巫醫善夫斯言，約而有遠，其動人善惡之良，何如。人把南人的話，只說為巫醫言耳，而不知易已昭然示人矣。易所謂人不恒，久其德，則內省有疚，如或進之以羞然，子言及此，深痛無恒，轉思轉望，經時不語，而忽作一嗔，為世痛下，鞭策曰：易蓋直刺其起羞之源，而動之占也。特人自不能以心味易之理，占驗于心，而自失其神明，自昧其災微而已矣。然而恒道寔未嘗去人，也可自醒而自悟已。

○起就方言點醒，却又指出聖訓，俱要得，慨然發想，惕然做動人意。恍在言外，妙恒字不可作以字看，乃孟子之所謂恒心，書所云恒性，蓋真心之常注者，是也。南人常言無恒的人，不積誠以感格，則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俱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一鄉盡一鄉也，公各以類，善與善一類，自為好惡也。善惡各自為好，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無以啓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同流，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無以動善，則必其無可好之實。詭世戾俗，故皆以為未可。

○馮厚齋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安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于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元神置諸渺茫不精心以專攻則死生懸于呼吸如何作得巫醫這巫醫且為不得况其大者乎此吳引巫醫作例即一事無成意南人把巫醫者得重夫子善其言却是推開說過下云南人的話寧獨為巫醫言哉試一內省何等愧怍而可羞易未嘗不昭示人矣謂人立心無恒久之德則真休斷喪縱人未必吝責如食影抱漸何或者不定之詞正見取羞處之多子曰二字勿抹煞擊却更端慨然發嘆德操微醒未句語意與弗思耳彷彿不占只重孔羞不重去占講只將一占字輕撥動他令于本來愧思之念猛自省察一念知耻便是心上而已矣三字正透其心苗處指其不自羞之故見得是不知占非不知耻也一占便是恒不必對經卜卦始為之占

夫子嚴和同之辨曰人情藹然混然之別原可就品而辨也如君子之品與人溫和可親而寬元氣主張充足非可否則相濟以調和雖與物無忤而自有節

制劑量之意絕不隣于同小人之品與人依同相合而寔私意相徇是則同是非則同非絕無界限可以自立正此同声蜩集時而乖戾之根自在絕不類于和豈可不辨哉

和同都關着世運大局故特為指出俱就與人處言和同外貌俱肖而中情較然故須剖別君子性性流出無無乖戾也而和即有納鑿也而和即小人之情識生來不但有阿附也而和即有參商也而和同混在有意無意上辨出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不和就在同中看出初無兩截

子貢兩問未嘗無見以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無如鄉人故問若一鄉之人而皆好之可謂賢乎夫子曰負至德者固雅重于時何至羣鄉之人皆好之未可信以為賢也又皆好不可求之皆惡故問若一鄉之人而皆惡之可謂賢乎夫子曰抱獨知者固不諧于俗何至羣鄉之人皆惡之未可信以為賢也吾以為與其鄉人皆好皆惡不如鄉人中之一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悅怨故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悅怨故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難事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張南軒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悅者悅人之悅已也故悅之不以道則不悅與人為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于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馮厚齋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饒雙峯曰悅不以道不悅是難悅器之是易事悅不以道亦悅是易悅求備是難事事自戾事彼而言說自彼悅我而言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胡氏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于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張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蔡虛齋曰驕泰俱有充然自足氣象然細看自不同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本質樸素如今之老訥者遲鈍不實人沒有些華飾

善者好此，人與之同類，而鄉人中之一二不善者，惡此，人與之異類，此其人既取信于君子，處不苟同，子小人必如是，乃稱賢哉。

好之惡之，通就一個人說，兩何如，俱是問他好處，兩曰未可見，別有斟酌，與不可字不同，總是未定，以定其噴意，一鄉之皆好皆惡，無全是，亦無全非，子貢非不曉得，特說為兩端，以發夫子之論，但其問意，全憑着人，夫子之答，全憑在我，有定衡善不善，不送鄉人見也，惟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而已，不如鄉人二句，要合講正破皆字之謬，不見鄉人不可一筆抹殺，只要理會善不善耳，善不善味對說，要把善者之好，參之以不善者之惡，而人品始定耳，玩本文，其字自見。

君子章

夫子示取，下之體曰：天下惟道可以衡心，惟道可以衡世，君子為天下，不為一身，只是無我，非有心于難易，但事者投則易，悅者投則難，蓋君子不求順己，而求順道，若悅之不以道，任他百端側媚，與君子秉

謂言之鈍也是似，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朱子曰：近不能言者模樣，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楊氏曰：剛指心，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兼用 則不屈於物欲，柔脆者有木訥，不則不至於外馳，華辨者有，故近仁，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飾之資，故於仁為近，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小則不止於近矣。

○蔡虛齋曰：剛毅木訥，近仁，言此性只人底於仁為易得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懇而不失之

道之心自然不投，人有不能悅之也，悅之不能，難乎，難悅者，宜乎難事，及其以此道使人也，一才一藝，皆得自獻，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而器使之事，之又何易也？若小人之心，為一身不為天下，有心于難易，則難承事，而易取悅，蓋小人惟欲是逞，悅之難，不以道而，以貨利誘，以声色投，彼大徇情忘理，而悅也，悅之固甚易矣，乃其使人也，則不得其道，惟待之以刻求，全責備于人，事之又何難也？與君子正相反，信乎道分，則情分君子小人辨矣。

君子小人俱在上位者，言以君子小人相形對講，見世風之邪正，人才之消長，皆原于此，略垂重為君子邊，要看事悅二字，事所以為天下也，悅所以為身也，此其原頭差別處，故一難一易，各尚其君子，小人之本，俸送悅括出一道字，送事括出一器字，以發君子小人難易之心，不可偏重道字，本文而字及其字，宜一氣講去，謂易事自是難，難事自是易，悅事我悅我共是一心事，是求副其任，使易事在下，器使在上，見悅是求，所其惟心，但言悅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金仁山曰：教使

洋德德者，勸詳勉盡而不強，其從益有懇到苦切之意，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而有相親之怡怡和悅也，養盛自有一團，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矣，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偲偲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其所施則不可混，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兄弟切切，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則易賊恩，朋友有善柔之損，失於善柔，故又別而言之，饒雙峯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句總言，見養成德性，觸境自空，此真所謂士也，訓由意在言外。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金仁山曰：教使

便非道小人邊着維字可思不悅處不是阻奔競
是人自不能悅凡人心有欲則入得而中之君子
之心惟無欲彼無自而入怎能得他悅德之君子
只是一個無我非有心于難易但自人之事者按
而悅者則見以為易事而難悅耳惟悅難而事
易則悅者皆將化而事悅易而事難則事者皆將
化而悅此所謂化而事不淺器之是他萬物一體
之愛隨才任使如器之各造于一用一能之不是欲
開賢路他心裡自然樂取也小人惟不以道故非
道不悅便使人不得其道故至于求全責備求備
只是苛刻便是難事處君子小人難易各別非在
事悅上分從君子小人四字分

不驕章
子以心修德品曰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然泰
道德生來驕意氣使出君子動靜從容安舒自
適乃其運用天理化熟之微無勉強矜持處而不可
謂之驕小人動容太像個舒徐的全是盈溢之氣胸
中原無道理然就此志盈氣溢時作意驕人已不勝

真泰或微之問理欲之內不同如此
無牽伴而舒卷自如驕是傲人任人有好處他只
不放在眼裡一味把浮氣狂態凌駕過去此迹
相似而實不同雖在氣象上見本原却在心上兩
如字有力正是辨別嚴密處

近仁章
夫子欲人培仁俾曰仁只是一點真心剛是心之一
段奮發處毅是心之一段卓立處木是心之一段相
朴處詢是心之一段遲鈍處有此剛毅木訥之真心
不屈不撓未彫未琢本真全不受傷故曰近仁非謂
回者之于求仁為近也
剛毅木訥勿做資質看做真心未滿着人心之初
本自不虛原是剛毅本自不華原是木訥緣此心
染着世味被牽引去為物欲所屈撓而剛毅者緩
矣為紛華所馳逐而木訥者浮矣故有是四者未
滿之真心就我于仁便是近仁者非兩體而近之

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敬長之義耳目習於金
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即于弓矢干戈坐作馳騁
之節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
信兼務農講武故可以即戎
蔡虛齋曰即戎者民平
言方盡其義居只是耕食蠶衣今則
將來用他披堅執銳以攻以守以戰是即戎也猶
今云從戎之意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如何恰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也須有個分明界限
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
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
類亦如此○饒雙峯曰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天
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
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
足兵皆即戎之本也
○蔡虛齋曰善人教民雖兼本末而言大意只是教他
為善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為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
故可即戎玩亦可字非專為即戎而發蓋舉一件極
難的事以見善
教之得民耶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指平之民以戰一旦用必有敗亡
之禍不知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披堅執
銳坐作進退之法安得無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驅其民而置之
死地是謂棄之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
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
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故無不教之民非
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
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蔡虛齋曰此二
章教民兼務農講武
憲問第十四
附疏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
夫之行為仁則知修己安民皆政之
大節也故以類相
聚次於問政也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
姓而直書名其為自

也乃同体而親之也念頭一真問隔何有若加以

問士章

子路問人必何如斯可稱士之名夫子曰士之養德性中未感入以心而沈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也如論人以言而沈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導之若是其德也如至若情有未當加言有所不當則又和其顏色截其詞氣以感乎之若是其怡也如此其涵養極熟德性用事士必如是而後可耳有此粹養故觸机而流久不自知所以流但人見其處朋友覺嚴切意多而能切也德無半點粗心戾氣豈不是有養之士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德德怡怡德用個如字只作一句分拆不開是指出一個見成中和的氣象未正與行如迥別涵養却在前一歩切切是德性誠懇不浮泛德是德性詳細未粗率德是德性敦厚溫柔不刻烈如字頂上三樣

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凡四十七章門出處言行內蘊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為設施邦無道不能獨善自治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朱子曰穀之一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憲之狷介饒雙峯曰狷是有譽無建明豈不可深恥憲之狷介執守介是有分辨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於其有年處於邦有道德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於其無為處於邦

形容其神情如斯切勿于切德怡分貼意言色

附友二句正養成德性後觸境都是時措之宜在不自覺非屬有心之調劑自然流出肖物而付耳但有分別處易見無分別處難知註不混所施似較多一層要之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指出言之耳語氣上虛下實然下句不就上文溜下勿着一周折語為要知朋友兄弟總是借案形容之詞耳非實事也乃如字不盡之自無有兩層

善人章

夫子思善人教民之功曰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為即或計而札義既明人心自奮故教民七年之久則民為善而感自能親上死長以之即戎亦可矣吾未見可以結士心而不得士力者七未有同其元氣而不振其神氣者善人教民不是教他講武乃教他為善即修其孝弟忠信者也然教至七年之久此中便有精神作用在故能使之神聰氣銳雖不必即戎而即戎也

問而弁言之已知木以廣其志開擴其有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朱子曰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並告之使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未為耳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蔡虛齋曰憲問世間何事最可恥其意必知有邦無道穀之可恥矣然能自守只免得庸眾人之恥夫子進以有為乃告之以聖豪傑之大恥也全是勉之有為非知進不知退之義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蔡虛齋曰此與問恥都耳克好勝好勝如伎伐自矜伐者傷殘之意自怨忿克是也

棄之章

夫子為輕用其民者。微曰古之教民。非欲用之戰而戰。有時不可已。則所以訓練之。因生全之者。端在教。教則怯。可使勇。勇則忠。不然而于足既不相習。忠義更不可知。一日驅民以戰。則此不教時。即是棄民。安望其能取威制勝乎。

教字即上文教字。春秋之時。多用不教之民以戰。故夫子慨之。但要知道平時之教。非徒教之戰而戰。勝之意。實已寓于所教之中。平素不教。是懦者無教。以作其氣。須者無教。以生其義。而一旦以之戰也。將何以全民。適以卒于敵耳。故曰棄之。然則民之死。非兵也。戎也。語甚愜切。

問耻章

憲性循介。問士人之所耻何在。意欲有所不為也。夫子則進之。以有為曰。士君子治則進。勳猷蓋天壤。則退才畧。轉世運。方不負慚于所學也。如却有道正誤用世。却漫無建明。而徒食其穀。却無道。須思極救。

即毫無巨濟。而徒食其穀。食穀不足。耻不能設。施明時。轉移巧世。而徒設乃可耻耳。憲知此為可耻。當由守而進。子有為矣。此勵之為者。以大有為也。宜而平看。勿單重有道。却也要說得醒快。原憲是個狷介的人。豈憂他慕祿。但憲看得到耻字狹小。只一潔脩便了。夫子却看得到耻字廣大。言人非只食祿為可耻也。正惟食祿而有愧于祿者。方為可耻。有道無道。全無幹濟。只食祿而已。這便是耻。若只把一不食祿。躲閃過了。一生。安見其能免耻耶。不曰祿而曰穀者。即俗云吃飯。過日子相似。所以可耻。是鄙薄其詞。以澤動之。

○克伐全肯允學入除。却去欲別。有何法。可以存仁。只是克伐作仁看。恐工夫當不得。本體故以微詞語之。不曰未仁。曰吾不知言。離合之故。須自參自悟。全要看這等難處。安勉之心。若何全是點化原思。意不是抹殺語。

原憲問曰。私心最害事。于是有盛氣好勝之克。負能

恨。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貪欲。私也。○饒雙峯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氣盈而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氣歉而怨恨。不行如湍流欲決。而隄防之玩一矣。字直認不行為仁了。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朱子曰。克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誇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簡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簡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消風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過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蔡虛齋曰。克伐怨欲。四者全依欲念立。恨若仁之本體。原自渾然。四者無竊入之門。既曰不行。則是

人欲猶在。而但力制之耳。至於不行。不足以言之也。仁之天理渾然者。尚不可知也。朱子曰。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首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怒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蓋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蔡虛齋曰。小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蔡虛齋曰。小註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勇猛決去者。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類于之克。已足也。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則原憲之亦可能也。故積漸消磨之說。於憲為切。○輔慶源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雲峯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着。其累也。人○蔡虛齋曰。既謂之士。便當有異於常人。而乃懷居。則不求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是亦常人

自矜之伐念恨不平之怨貪得無厭之欲皆私生也今念之制之使不行焉則去妄之盡久還真境可也為忘私之仁矣夫子曰汝剝若欲將四者一切掃除其所着力處可以為難矣然須本原處以良知作主四者自然消化則不行是自然便是仁若未有良知工夫則不行不過是以念防念初非無念之念吾不知于仁者清虛之境何如也子其自知之可也

仁字真相不知是未定之詞

夫子微士品曰士頌俗情濃艷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伴處斬得下斯為學問真得力處苟于意之所便安乃志之而不忍舍則心非洞然宣朗之胸次不足以成為士人之品矣

而巳何足為士只就懷居上斷之不必推開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不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輔慶源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陳新安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朱子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巳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張南軒曰危高持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饒雙峯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無道其言足以與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蔡虛齋曰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積英華發外八字出樂記○蔡虛齋曰花之未吐者所發也故借以言仁必有勇即所謂無慾之剛也胡氏曰便佞曰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人之所以不能勇於義者都是有所牽係既無所係惟義所在則必奮然為之矣故必有勇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二或字正貼二不必字○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帥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蔡虛齋曰此章之意見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

則少孫。婉曲以伸吾之直。正善行其危行處。君子守已之經。應世之權。俱可見矣。

通章重行。一過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也危而不變。所孫者。特言語之間耳。有道無道。莫將治亂二字混過。全在道字上。分然治統道統。不分而截。所謂危言危行者。蓋君子言行。只是循理。故自然峭拔而孤耿。直上直下。無顧無忌。此便是危。非作意凌人。好高拔俗也。有道如此。非彼展素學之蘊。寔欲贊治化之成。至于言孫。寧是委曲遷就。以固周身之防。如此危言之言。特因遇非其時。姑善藏其用。而不至太露鋒鏑耳。無道如此。寔欲濟天下之事。

有德章
夫子為以言飾德。以勇冒仁。皆快其寔。曰世之所資。惟言與勇。而失其自出之原。可乎。吾謂真寔有德者。寔理得于心。即未嘗發言。直可以其有言。若已有其言于外者。雖議論文章。燁然可觀。未敢必其根心。以發而有德也。寔有仁者。正理全于心。即未嘗氣奮。

直可必其有勇。若勇已發于外者。雖慷慨激昂。然有為未敢必。其中有天德之剛。而有仁也。人七各為其中之可必者。而天下自收言勇之效矣。

此要人專務內養。不當外飾。四者字是以人言。但不重現人說。要味必字。不必字。必有是決詞。不必有是。疑詞。倒重不必。有上德言仁勇。並念而合。但源流。技本。各有別。有德者。正不必有言。然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說飽。如數自家寶。了。分明必定有言。是。德。上。必。之。若徒曰有言。或只是飾德之言。非。此。心中。發出。故。不必。有。德。仁。者。正。不。必。勇。然。仁。理。本。自。直。遂。重。遠。可。任。天。地。可。塞。自。然。阻。撓。不。得。必。定。有。勇。是。送。仁。上。必。之。若。但。曰。勇。者。或。只。外。面。激。發。假。借。名。義。本。必。是。本。本。上。作。用。故。不。必。有。仁。此。操。欲。一。之。探。其。本。也。

善射章
春秋時。尚權力。輕道德。南宮适有慨焉。而問于孔子。不說。善射。而。言。善射。蓋。舟。不。說。功。德。而。言。躬。稼。此。正。稱。神。注。射。處。羿。羿。技。力。絕。人。真。是。凌。歷。千。古。以。保。首。

欲修身者。知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也。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然德字泛而備。仁字重而全。此仁字不主於愛言。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臯五報反。盪士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鄭註。魯孟。疏。諸侯名。有窮之君。居窮

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

善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滅夏后相。仲康而篡。

其位。羿伐相號。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伐之。羿恃其射。

浞以為相。羿歸自田。浞。其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浞使其家眾殺而烹之。

羿室。力能陸地行舟。言其勇。力莫敵。後為夏后少康之子。

所誅。陳新安曰。羿羿皆篡賊。而殺誅異辭。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蔡虛齋曰。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名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躬稼者。見其有德。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見為德所發。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時之有權力者。葉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而以禹稷比孔子也。隱然尊師。尚德之意。故孔子不答。蔡虛齋意在抑力伸德。然以事應之。成敗福禍。為言。則世亦有未必然者。夫子既難據以為定論。若辨其不然。又非平日緘力重德之意。故付之一默。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陳新安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适戒羿臯。尊禹

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陳新安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适戒羿臯。尊禹

頃何雅一試于寒泥一誅于少康俱不得其死然禹
 璣以百畝為憂極其勞苦豈膺命受命之具一則王
 子其身一則王于其子孫而皆有天下見得成敗利
 鈍之故全不由人力安排其意分明喚人備德而却
 不明言正可發人深省既斬世人僥倖念頭且掃我
 筆感憤意氣然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么有枝
 如羿莽而反以善終事應之際未可深論况奸雄雖
 不死么穢聖賢雖不王么馨夫子所以不答南宮适
 不意會而面人相視莫逆其契深矣徐而玩味轉
 見深長故反覆稱之曰因言可以現人君子哉若人
 其中懷獨尚自有別于世趨者尚德哉若人君子之
 心自是尚德贊嘆之深不覺詞之贊耳南宮适並不
 曾露出德字夫子以尚德契之契其語中情也不答
 深于答連贊二語即在不答中
 此見聖賢崇德勉力之意當時造之問想太肝衝
 時事憑吊往古不無有愴于心然問處却以托深
 微于羿莽兇暴乃不言篡弑而言善射鬪舟于禹
 璣之功德不言其平水土教稼穡之事只言躬稼

稷是尚德不尚力 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蔡虛齋曰夫
 也故許以君子 自是尚德贊其品而原其心聖賢
 贊美之君子之心 同一尚德之思也
 ○張南軒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
 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
 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其言之
 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
 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于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
 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 志仁專一於仁 然毫髮之間 純未
 不在焉 然則未免為不仁也 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
 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
 小人也
 ○饒雙峯曰仁是能純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
 間斷便是仁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

開括出而重公案極有氣焰的恁地扯淡極勞
 苦的到底顯榮可見事之得失成敗冥冥中自有
 主宰人真能與惟有反身修德而已此已是在將世
 間禍福一筆掃除了然此意却在言外妙處在說
 不了故夫子不付之不答其默慨者深矣尚德之
 說已在不答時寓意特因這出而反覆贊嘆耳全
 把此意點醒世上這種爭權競力之人絕無傷時
 尊已話頭

不仁章
 夫子以君子論仁曰仁道幾微離合之間最難
 融合么最難假冒君子豈不是仁然而偶或檢點不
 及或有不仁之時若小人即或依傍名理自附于仁
 乃其本心已失假饒一事偶合么是無根之善斷未
 有小人而仁者也蓋君子直行其心仁中不受不仁
 故有假現小人曲護其心究竟不仁中么不受仁
 故有假現小人曲護其心究竟不仁中么不受仁
 細玩口氣頃側重小人句刺來君子正以深絕小
 人仁不仁不在人品上說在心上看不仁之有只

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
 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蔡虛齋曰玩語氣似為易言仁者發言仁為
 心德之全雖君子之心或有時而私未必其皆仁况
 小人之心純是私欲豈復有一念一事之仁此夫子
 平日所以不輕許人以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 息禽犢之愛也 非所以
 逢婦寺 婦宮中嬪妃之 之忠也 非所以
 迎婦寺 屬寺奄人也 為忠 愛而知勞之
 則其為愛也深矣 深字有篤摯 忠而知誨之 此四句
 尤有意味 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 則其為忠也大
 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 則其為忠也大
 矣 大字有威君德臻至治意○馮厚齋曰人之常情
 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
 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
 者乎

是兢兢之心。從不能無出入。未有而仁。直謂放肆之心。將何時是來。復有矣。夫是起。像億度之詞。不可着實說。如何不仁。要說得細。若未有二字。則決言之也。全要得敬動。危人心意。

夫子之忠愛之準。曰天下情之至者。至父愛。子臣忠。若極矣。試一籌之。勿勞聽其放逸。忘情必其非愛也。果其愛之。而望其子為聖賢。而遂豫正收德之媒。即欲勿勞。能乎。勞非按摩之外。另予一。張痺。以若之乃。撫摩之至意。迫于中。勞正是愛。勿勞直是不愛。若勿誨。聽其唯言莫遠。必其非忠也。若果忠焉。致其君為堯舜。而依回寔長。君之惡。即欲勿誨。能乎。誨非忠忱之外。另效一。落沃。以煩之。乃。惻。之妙。用。達于上。誨正是忠。勿誨直是不忠。此必至之情。不容自已之念。為君為子者。其知之。

此論忠愛一腔。不得已的苦心。要飲。不得的心。事把為父為臣。千古精神。一口道破。忠愛非言情之所鍾。是父之于子。臣之于君。根極于性。天中景。

初一念當然。必然之事。但勞是用替責之術。其迹。疑于弗愛。誨是。凡匡弼之責。其迹疑于弗忠。不知舍勞無以。致愛。舍誨無以。盡忠。認得忠愛二字。真切。則能勿精神自透。

論語卷七 二十七
○輔慶源曰。愛焉而白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蔡虛齋曰。此蓋為當時有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所以教天下之為忠愛者。道必出此。不單指父愛子。臣忠君說。為是。

○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禘。禘之反。世叔。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謂造為草藁也。以禘謀素。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以義理論斷之。行人。掌史之官。疏。周禮行人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聘聘之事。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損其煩蕪。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加以文采。而詞氣光明。論說允當矣。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蔡虛齋曰。四賢者。公心體國。物濟其能。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洪氏曰。四賢求辭命之風。叔。討論。而禘。謀。不以為難。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羞。此見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眾。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馮厚齋曰。賢各盡其長耳。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于產為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鮮忿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脩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三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善。蓋善之也。蔡虛齋曰。此見四子和衷之美。而辭命之善。又不待言。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只說。

夫子借鄭事以為修詞令之法。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兵力不足。禦侮。財賦不足。事大。所恃倚好。弭兵者。全在詞命。其為命也。禘。謀。善。謀。于野。則獲。乃草創之。規模。闡。已具。世叔。秀。美。而文。又討求。故。典。而論列之。故。典。矣。恐。詞。未。必。皆。當。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族。姓。貴。賤。能。否。則。修。以。去。其。繁。飾。以。添。其。簡。而。誰。摠。其。成。乎。子。產。固。執。政。者。也。三。人。皆。產。所。荐。而。不。敢。以。知。先。人。則。造。其。後。而。潤。色。之。諸。人。各。效。其。長。子。產。又。能。集。思。廣。益。盡。諸。子。之。長。以。此。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事。四。子。和。衷。之。美。足。以。風。世。如。此。不。重。為。命。上。重。在。諸。君。子。和。衷。體。國。上。四。子。各。據。而。見。既。不。嫌。見。已。之。長。裁。定。于。人。又。不。嫌。形。已。

之短同心共濟。不相忌疾。深得其意。故
 夫子特稱之。為命字。指下草創等。四之字。俱指命
 字。為命是為講信修睦之詞。草創是起稿。規模開
 架已立。討論。又搜尋典故。斷以義理。及典故已合
 義理。却當了。恐詞未停當。偷是繁者去之。飾是簡
 者增之。人恐文采或有未備。潤色則化陳使新。易
 但使雅。更易句字。便整然可觀。
 ○或問全直此直以人品立論。三段隨問。隨答。原無
 關。似以自其人以應。而以一字寓褒貶之義。自
 見。

此以三人字作。牀夫子欲維人道于不墜。故可錄之。
 于入中竄之于人。作如子產。子西管仲。非三國之良
 大夫乎。或問鄭大夫子產。其人品何如。夫子則曰。惠
 入。子產治國。禁侈從儉。作封洫。辨刑書。政本尚嚴。然
 以節之奢。儉。不如是。不足以挽回風俗。保全性命。行
 法乃以行惠。故謂之惠人。或又問楚大夫子西。為何
 如。夫子則曰。彼哉。彼哉。若初不知子西之事。而無用
 深論者。然為其人。不是置褒貶也。彼非無倚任。公彼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
 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
 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
 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
 書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
 為政雖嚴。而
 卒歸于愛。故孔子以為惠人。
 胡氏曰。子產為人。主於愛人。孟子
 蓋舉其重而言也。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
 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于產誠有所未
 及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賢其遜
 國政紀。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

之倚任而已。非無功烈。彼之功烈而已。或又問齊
 大夫管仲何如。夫子則曰。齊之管仲。誠春秋一人也。
 吾無論其他。即如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此雖桓公
 奪之。然致其奪者。管仲也。則怨宜歸管仲。伯氏乃甘
 窮約。飯疏食。以至沒齒無怨言。此非有以深服其心
 者。不能可想。管仲功名。可想管仲氣。嗚呼。夫子之論
 出而三子人品定矣。

三子皆春秋名卿大夫。三問皆有意。三答辭皆與
 問意相反。問子產為其過。嚴惠以心。言惠人不是
 以惠于人。言子產乃惠愛其民之人也。或問子西
 意。言其政紀。讓國。彼字言不是我路上人。重言
 以深外之。似不必深辯其行也。問意為其志。若事
 同。人也有功之意。全未露。特取駢邑一事為言。最是
 善形。容駢邑。是伯氏體邑。三百以戶口言。今伯
 氏飯疏食。其甚沒齒無怨。又旁之。久而能令無怨
 服之言。則管仲生平作用。夫豈徒假仁仗義已哉。
 久自有以深服人心處。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
 道集註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朱
 子曰。古本如此。說作春秋一人看。
 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馮厚齋曰。駢邑三百。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
 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許管
 仲亦非。故窮約以終身。無食。而無怨言。惟心服所
 至。然。故窮約以終身。無食。而無怨言。惟心服所
 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胡雲峯曰。周禮二十五家為
 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

夫子即人情以勸心學曰貧富人所有貧者其造
 境于此十分雅消遣處而能泰然無怨殊覺為雅困
 苦無聊寧免一念憤惋若夫富者其境順于此而退
 然無驕不道一樽和飲約者能之自覺為易士君子
 以不處不為心則貧其所時有人正當于雅慶加
 秘毋與其易者同類而共視之也
 吾人定地學問必須世味磨練過來方有得力
 處貧慶富只是一個道理却將無怨無驕分別
 個雅易出來要人當身體驗到處一化齊地位
 無怨作自然看此是勉強不得的故雖無驕似不
 非易但把捉得定的便會得故易註欲人勉其雅
 意更重此只論理勿涉工夫上云

公綽章
 夫子訊魯失官人之法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素
 有不欲之態若使做家老彼庶民以風會所是以鎮
 躁跡是趙魏尚優况其小者若使他做大夫內操百
 姓之凋散外應強大之征儀即勝薛小國不可况

其大者乎以其優于家老也而即使為大夫則必至
 于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而又不使為家老則必
 至于廢人訊魯意隱然可想
 只重才望二字庶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只
 味一老字便知是者宿之臣以望為重了重下句
 玩以字分明訊魯意趙魏勝薛俱假借之詞不可
 認真但思趙魏老是如何為勝薛大夫是如何為
 則知公綽之長短夫子口氣說得多少婉轉

○成人全旨此進子路于成人有不可以今人自限
 意把文之以禮樂一句作主子路無人故夫子
 開口連舉四子而要歸禮樂蓋破其兼人種子而
 以中和化之下節申慨今人說成人愈寔正欲述
 此立基以進之禮樂也上一意
 天地中和之氣與淳樸之氣而人得之為人必無所
 虧欠乃謂之成人子路問何以完全人道而不虧欠
 夫子以為人道大矣與天地並名之曰三才成則完
 完全全與天地合德豈是小可子固無人者也若有

版圖者凡 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饒雙峯曰
 三百也 管子仲夫于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
 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
 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
 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擲之
 ○蔡虛齋曰聖人之論人也其心虛其識遠子產之惠
 則因之與人管仲服人之功則懲之伯氏而子西則
 又不論不議微示不屑之意皆隨問隨答因人定品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於此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 易去
 處貧難 處貧而能安於義命無一毫 處富易 處富者
 怨對之心者人情之所難 但知義
 理稍能守分便能無驕 人之常情 上難易二字正在
 故無驕者人情之所易 人之常情上見
 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胡氏曰貧之境逆
 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
 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

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前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
 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
 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
 ○朱子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
 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
 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却
 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
 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
 為怨也故貧而無詭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
 樂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
 而無諸侯之事 如朝聘會盟征 家老望尊而無官守
 之責 如居官職守 伐貢賦之類 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
 一專之責任 優有餘也 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
 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 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
 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

武仲之智以旁理公傳之不欲以養心。莊子之勇以力行再求之藝以泛應。子非不能兼之然衆善奏合必造性。性上陶鑄文之以吾心自然之。禮樂使自無不節自無不和條理精密而經緯無迹。方是真。禮樂方不失降衷之初。就日用造化處。純是渾成融。洽光景。此之謂成性以成身。于人道尤可謂完全無。欠缺而人稱成矣。

重進子路以禮樂不重四子上舉四子者指個影。像使之自反耳。玩看字可見。禮樂是自性非外。容。都在心上說文之以三字內有許多涵養工夫。在。四件皆有過不及處。尚是氣質用事。文非文飾。只。打成一片。知應勇藝抑無湊泊痕迹。名智應勇藝。做得恰好便是不曰以禮樂文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則。氣質融以德性方是中和不謂之智應勇藝矣。然。禮樂名只完得倫衆善內的事非另一項名字。正。與若字相應。言若這等氣質一文之以禮樂自化。氣歸道融質歸性。不可謂完全無虧而稱成人矣。

者勝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貴重胡氏曰勝薛雖諸侯孟子言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之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陳新安曰下欲廉則不貪欲也靜者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勝薛大夫。○饒雙峯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張南軒曰用違其才所短是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之謂在。人可知矣。張南軒曰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莫悞作必兼四長然後可文。禮樂陳慧生曰文與。禮樂不作兩層。禮樂正是文。故楊復所有云。禮樂。是丹頭。智應勇藝是銅鐵。丹頭既到所到皆化。何。必銅鐵色。俱備哉。此心若渾然是禮樂便自。明自潔淨。自奮迅。自川流。何衆妙不諳。豈頭一。奏洵之耶。張子詔云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可謂妙得其解。

今之節
子言及此有不勝今人之感焉。故慨然復申之曰。此。未可于今人申求之。若今之時。中和風。人心澆薄。其所謂成。何必其完行厚養。然哉。苟見利能思義之。當否。而臨財無苟得。見危能授命。而臨難無苟免。平。日身心中期許之言。能必欲踐之。而不忘平日之言。夫。人惟此一心。惟此一真。當此澆漓之風。而有真。心如若人者。名可洪此心。而進之成人矣。非謂禮樂。可不文也。以人論。人期于完養。以世論。人期于大本。性命。立而後可漸進于完養耳。若無這點真心。禮樂。

成人猶言全人。完成的武仲魯大夫名統。能避仲之。莊子魯下邑大夫。好勇常言兼此四子之長。知得明廉守得定。勇。行得果。藝應得去。則知足以窮理。智者不惑。故以養心。養心莫善於寡欲勇足以力行。勇者無懼。故藝足以泛應。藝多材能。故足以泛應。○蔡虛齋曰此以禮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蔡虛齋曰禮樂中和各適其中也。和之以禮。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蔡虛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也。此文是死字。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與自又文字不同。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兼四子之長而言。○蔡虛齋曰。四者只是才。名之迹。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無煩放處。此節曰字乃夫子少間而自更端之詞。因論文禮樂忽然說今。感慨說今之成人者何。必於正說不為今之成人者何。必於正說。此句以根禮樂。不重無才智上見成人。只要培植這點忠信之真命脈在也。下三句皆忠信真命脈。見利見危。二見字重。是破他利害之關。一見便決。更不遲回。願慮思義。非拘定不取。授命非執定必死。吾人利欲當前。人多不勝係戀。乃一見利。遂翻然思義。此中肯義。工夫有以理制欲。意危難迫境。人多務求苟免。乃一見危。遂際然授命。此中有達命負机。有視死如歸意。平生之言。是自家平生期許之辭。不忘就心說。不得必踐。此又堅他始終之操也。字重。是精神可以持久。要之于久。終身要如其所期許。做去。如以始不自負其平生。三者皆澆薄之世所絕少。故在今有這樣人。故曰不可謂不虧本。乘之一入也。此句正欲子路不以令人自限。而進之以禮也。而不可相應。

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有知廉勇藝之痕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蔡虛齋曰。中正只是知廉勇藝。做到藝。做到從容純粹。而無駁雜。處以此見得四子未免皆以一善成名。未免偏倚。未免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在渾然粹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陳新安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饒雙峯曰。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胡雲峯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知。示莊子之勇。再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勝。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冉有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不見其渾然粹然也。○蔡虛齋曰。此就兼人處點化。子路見德勇不足論。

不言全句

此章提是揆寔之思。信乎一問。其然一疑。提只一意。皆因不得其寔。而且信且疑。未必定是訛刺。

言以宣命令。味以示好惡。凡以司出納。如何去得。但貪躁者常覺其多。而靜廉者常覺其少。文子何便不情至此。夫子欲就賈校其寔。故問之曰。人生豈能却得言笑。取不知尔。夫子果信如人言。默而不言。恬而不笑。庶而不取乎。否也。欲得其寔。靜之寔。非疑其不情也。公明賈對曰。以夫子為不言不笑不取。豈入情哉。則告之者。言過其寔也。夫子非不言不笑不取也。適時可言而後言。不時則不言。所以雖言而不厭之言。而不若言也。樂可笑而後笑。不樂則不笑。所以雖笑而不厭之笑。而若笑也。義可取而後取。不義則不取。所以雖取而不厭之取。而若取也。不知調情順性。更難于逃。虛告空。此正在有意無意之間。連公明賈說來。不道得如此之妙。夫子驚愕嘆賞。謂子之時。然樂然義然。文子之行。竟尔其然。此名我于自。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之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不專指死節。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久要不之。言與人有舊約。終不忘其平生之言。有是忠信之實。饒雙峯曰。忠指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蔡虛齋曰。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逐字分解。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小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蔡虛齋曰。上節所謂亦可以為成人。已做到七八分處。言也。下節所謂亦可以為成人。蓋對異類而言。亦成人矣。不然趨利避害。翻雲覆雨之徒。其去禽獸也幾希。○程註。知之明云云。蔡虛齋曰。知之明智也。信之篤。廉也。行之果。勇與藝也。人。

然矣。豈文子果其然乎？既不是不言不笑不取之迷，又非時言樂義取之順應，存一疑案。而文子之為文子，恍然可得之言外。

文子在衛想是個慎言笑，即取與靜退應際之士，世人遂以不言笑取稱之。夫子豈不曉得時稱為過，而特疑問耶？因他有過情之名，恐矯情立異者，爭慕效之，故向公明賈口中討個真品格，首問信乎？乃狹實之意，賈說告者言過其定，此本然情理之對，但時然後言等句，雖是分解上文不言不笑不取意，不覺于不識不知處，道出個時中之妙，曰時然後見，得言笑取俱無心也。順而應之，耳曰人不厭無可，豈慕雅悅于人，也人固稱之以不言不笑不取耳。公明賈此言，似平易却是中庸不可能道理。此語若與愚不肖之人道，不覺若與賢智之人道，不覺夫子一開，遂覺得曰其然，豈其然乎？二句頃一氣，勿斷其字，指文子也。猶言文子之制行，乃是如此。豈文子固已能如此乎？夫子因賈之言，又增一重影響，越不得其真了。故以將疑

若無才藝措置不去，亦不果也。胡註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文謚，衛大夫公孫枝也。疏獻公生成子當，朱為公。公明賈，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朱子此言可想，然必廉靜之士，舉其文子之為人。陳新安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信乎一問，深有所核實之思。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中下個不了話頭，留得文子真品在，庶文子之素行不被妄傳者所埋沒。

然其然乎？樂音。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任三然。厭而不覺其有是也，土三不字在，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朱子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益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然此言也。時然後非禮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然此言也。三句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饒雙舉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熱義精者，不能文子。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故疑其非也。故疑其然乎？深靜也。朱子曰：不言不笑不取，只是一偏之行，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是時中之行也。故夫子疑之。

以防章

夫子發武仲無君之隱，曰：臧武仲見惡于孟孫，乃斬關而出，奔邾，則臧氏之立後在魯君矣。乃復有邾如防，使人求請立後于魯，其請後也，曰：統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勛，敢不避也。其詞非不善也。獨計武仲請後不在奔邾之時，而在如防之日，意以請而得立，防統仲之防也。請而不得，防必非魯之有也。計魯之君臣，當不與較，是要之以必泄者，雖曰以為父兄之故，欲自諱其非要君，而要君之念昭然，誰能寬其罪而信之。蓋甚誅其要君之心也。

以防是罪案，洪則避邑，違則據叛，仲目中無魯矣。這二字是春秋書法，要字于以字上看出。武仲既奔邾，不在却請防，而必如防以請，分明有被防為重，強君必泄之意，入或因他辭避，不以為要君，大子獨誅其意如此，以其無是事有是心也。陳慧生

曰武仲請後名正詞遜入名居之矣但中間一段要挾的情無人勘破夫子作春秋以誅心為亂賊防何可怒此一途

晉文章

夫子借伯以尊王曰自王迹熄而伯焉興吾孰從而衡其正不正哉然以齊桓較晉文晉文公更伯于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以識破伯者机開不可再愚弄他故其取威定伯多請而不正况經略天下之心陰蓄于數十年前一旦得國不勝英雄用武之氣故其計主捷用机用變今天下自相攻擊而一舉定之何等譎詐若齊桓初做這回事緣人心尚思王者還可以仁義扶動得他故以正出之而人心自服不必用詭譎之術以桓公經略天下之謀漸高于數年之內舉兵以來便懷英雄遠略之志故其計主實修德令天下無凌無暴而安然順之何等正大蓋王道大行之日齊晉均三王之罪人王迹既熄之後桓公猶有一善之足取夫子右桓左文示天下

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以防而防而武仲得罪奔邾以甲從已季孫攻自邾如防使請立後有尊守先祀無而避邑有敢不避以示若不防二字○尹和靖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也而在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饒雙峯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

知尊周也

此夫子發二公之隱以尊周為主斷之指事之正論人不及知處若心術則皆不正就其生平大局看未不須揣定一二事上論文所尚者權謀則所執者信而後者義各則順而事則公無私乎推謀詐術之私然桓去非不說者但未至晉文之甚耳夫子為春秋明大義故略其小重其大非取桓文也總見夫子賤伯意譚友夏曰初伯者桓也今論正譎獨先文而後桓蓋王降而伯在齊桓猶帶王氣至晉文壞正之局以開譎之端是不得不惡文而思桓以俟後之焉伯者知所奔取也可恭

○桓公在自子路責管仲之不死是在心術上論他的仁夫子說他留不死之身利賴天下是有益于天下是在功業上見得仁特卒其分量而止故曰如其仁如其仁不是謂誰能如其仁也項水心曰人于處死須看事体如當君與社稷所關此時而

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蔡虛齋曰首一句是案下二句是斷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不但誅意是事不如此而其心則如此實有可誅也仲分明要君則罪不容於誅矣故曰要君無上罪之大者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姬姓周唐叔虞之後獻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姓姜氏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二公皆諸侯盟主

二公執牛耳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齊氏曰二公之罪莫大於僭王猶夏所謂攘夷狄以尊周室者此也雖其以力假仁特其勢力以號令天下諸侯心皆不正朱子所謂心皆不正以尊周室為名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而言也

屈節事仇。淮助高千高。難逃名教之誅。若子糾。小白。均出亡公子耳。即世子之位未定也。未見確是何人。諫立。當爭入時。兩人對壘。仲為子糾。死于兵刃。固自宜然。及小白先入得國。則社稷有主。而國入業已君之矣。子糾一身。無闕宗社重輕。仲又何必定以死殉。惟仲所處。原介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閒。而功寔超軼千古。故夫子直略其不死而稱功。他人莫輕藉口。

二章。提見仲可無死也。子路問曰。仁者不先身後君。昔桓公先入得國。使魯殺公子糾于生竇。糾之傳。召忽行入齊境。列而死之。管仲竟入齊。而不與之同死。由因疑而斷之曰。始謀共佐。繼為獨生。身雖存而心則忍。意者其未仁乎。夫子曰。子疑管仲之未仁也。未知有仁者之功乎。當桓公時。周室微。夷狄橫。諸侯離。而莫之救。正桓公倡為尊攘之舉。糾合諸侯。為冠裳之會。當時又過。明大義。昭大信。以服之初。不以兵車爭雄長。省了多戰事。全了多性命。天下之息兵無事者。皆仲內謀外斷之力也。是仲以一身而

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諂道。輔慶源曰。桓公責楚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猶為彼善於此。虛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

齊曰。謂之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救楚。而陰謀以則未得為盡善盡美。文公則伐衛以救楚。而陰謀以取勝。以携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其謫甚矣。蔡虛齋曰。謂之其謫甚矣。則桓公亦非論斷之極。二君他事亦多類此。陳新安曰。上引二事以推。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輔慶源曰。就霸者之中。其餘。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論桓文之專。則文謫而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蔡虛齋曰。謫正二字。皆以心術言。孔子所謂正而不謫者。對晉文而言也。非取桓公正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功濟天下。你說未仁。像這個也。莫得仁了。像這個也。子路以一身之死為仁。夫子以萬民之生為仁。此聖賢識見。差別處。天下有仁之功。有功之仁。且功。憑心性。為作用。身與世。其面全。功之仁。即心且未可知。而守而新之。此可以論管仲。書殺子糾者。何子糾。雖死于魯。究出桓公之所使。故曰桓公殺公子糾。說個召忽死之。分明取他殺身成仁處。管仲未仁。說他忘君事仇。忍心害理。曰字。猶云。以由言之也。正淺他心上。推敲。不以兵車。句。極重。合非空。合。乃合之。以尊周室。攘夷狄也。不以兵車。只是以信義。服人。管仲之力。以內謀。外斷。言。有仲之力。而春秋不惠。無君臣。字。宙不惠。無中華。完了許多。元氣。正。許多。綱常。所全者。大矣。非仁而何。重言之。名。是。極。替。嘆。之。詞。持。辨。支。甚。可。厭。切。不。可以。召忽來比。

○非仁全自通重。一匡天下。句。子貢責仲不宜相桓

糾居黜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襄公政。不常。鮑叔牙。小白。奉公。十。小。白。義。公。奔。莒。及。無。知。弒。襄。公。信。公。之。母。弟。上。夷。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繼。之。仲。年。生。公。孫。無。知。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管。夷。吾。召。忽。俱。子。糾。奉。公。子。糾。小。白。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糾。自。是。為。桓。公。立。使。魯。殺。子。糾。魯。殺。子。糾。于。生。竇。莒。先。入。是。為。桓。公。立。使。魯。殺。子。糾。○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饒。雙。峯。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也。而。請。管。召。鮑。叔。言。于。桓。公。使。亟。迎。管。召。以。定。當。殺。也。齊。之。社。稷。遂。遣。使。請。管。召。于。魯。召。忽。死。之。召。忽。謂。管。仲。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遂。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

夫子正就相桓處能扶周室明一統大義是天下不可無仲之相後世不可無仲之相桓而有天下後世之大功此所以為天下後世愛此身不必以死；小諒知仲也。馮猶龍曰：以人臣之義論則仲當死不當相以天下大勢論則糾可無仲之死天下不可無仲之生。

此以一匡之功歸桓桓也。子貢問曰：以賜觀仲始非仁者與？蓋子糾仲之君也。桓公殺之桓乃仲之仇也。乃仲當生實之變既不能死及堂阜之脫又從而相之君先不讓又因以為利仁者固如是乎？子貢知若也。故薄責其不死而深尤其事仇以為仲之罪在桓桓也。而不知仲之功正在相桓夫子曰：子糾仲相桓為宋仁孰知其相桓大有功乎？當時荆楚山戎吞食車夏天下內外之防幾裂矣自仲而相桓以四十年之經營約束十二國之諸侯而桓然稱伯當是時上扶周室下遏楚師各分以正界限以嚴寔舉天下而正之此時全虧仲不特當日之人雖至于今當受一匡之賜也。向使微管仲誰與維持宇宙莫道楚國

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後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子路疑管仲忘君糾死事讐謂相桓忍心而忍之不為害理謂理然而非之使不然忘君不得為仁也。問集註為忍心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朱子曰：九之為糾展之類亦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蔡虛齋曰：不假威力證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朱

憑陵中爭晉為夷狄吾其被髮左社不後睹文物之盛是仲不死以全其身而為天下後世慮也。仲既後來有此大功則不但天下知之後世亦知之正宜愛惜此身為建功張本豈得沒要緊若匹夫匹婦之無念于天下。程：小信止于慷慨殺身自經于溝瀆而當時不蒙休後世不獲庇曾泯；而莫知者哉。仲蓋自為以相行仁直令天下至今尤能共諒而知之者矣。子何責之苛也。此就其功業而差旁說他不必死不是推仲之心事。

不能死又相之二句不分輕重謂其不能死子糾已自不是又及去相桓更解說不得不能死勿說不死猶可玩一能字正責仲貪生意中節極稱其相桓之功重一匡天下一句伯諸侯是為諸侯之長合盟征伐俱聽他命令一匡一字重看一匡宜寔；能匡字解不得夾着此兇假仗致掩義舉不揚然必須照伯功說勿說太過了。天下二字當着眼見得仲之相桓為公也。非為私也。匡天下德是尊周攘夷然尊周即所以攘夷勿平此仲大本

曰：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何如也。

○蔡虛齋曰：不以兵車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此皆桓之功然非仲之善為謀不及此故曰管仲之力也。子路未仁管仲以其忘君事仇也。夫子仁管仲以其相桓伯諸侯也。至於忘君事仇一節姑置不論然桓兄糾弟當爭入時兩人對壘仲為子糾死固當及小白入而為君則固仲之君矣。子糾一身無關守社重輕仲何必以死殉且有叔牙在知其必用已而成伯功豈拘小節而忘累世之功哉。故夫子稱其仁雖就被澤天下說亦是不必死而又有功故仁之耳。若必當死而有功豈得遽以仁許之。須要善看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輔慶源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

領大絲濟寧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辭見匡處便是賜到今受賜正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內微管仲不是管仲若死之說言此時全虧他若非他相桓怎撐持得個字爾吾其被髮左衽言天下皆化為夷狄也匹夫匹婦却反言以見仲死之不可輕豈若字貫到底匹夫匹婦是單身一個無天下後世之念者諒是避忌嫌親要此心見諒莫之知是無功業可見不重聲名上此借以見仲之大有為而非以擬召忽也

二章總論

徐徽弦曰看朱聖人語下多權度若明說管仲不諫死則召忽之死為未當後來人臣誰肯忠于所事若說管仲可以無死則大節已虧之人從之得功業之何是取所以稱仲之功又言其不為匹夫之諫耿子庸曰以前一段時責仲則不死非臣道也而况于相以該一段功業現仲則當時所仰賴于仲者甚重而安可自輕其生蓋在子糾可以無

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其相桓為已甚而未仁○蔡虛齋曰召忽之死管仲之不死正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然則仲之不死更為是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帥天下諸侯以尊周室攘夷狄

攘皆所以正天下也天下名分體統微無也當時無

君不君臣不臣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蔡

天下其楚矣楚國憑凌各分細常俱已掃地

齋曰被髮左衽不但楚國憑凌各分細常俱已掃地中國變為夷狄故云○朱子曰管仲之功自有不可

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當是之時楚之勢驕駭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蔡虛齋曰仲之功

只在一匡天下到今句又承言之

也。仲之死而在當時不可無仲之相此管仲之定案也

○同升全句 夫子指出這重公案蓋極取其事非解

也。即擴公心也。公則何等光明夫子正淡其心之公處信其文

也。夫子揚明個休相臣之光以風天下昔公叔文

子有其臣大夫保者稱之曰大夫僕見其不以臣終

也。首之曰文子之臣又見其不以大夫始也問其何

能升諸公乃文子存之與已同為同則不待升則不

抑公則不私非文子國爾忘家何由至此子聞之曰

文子之文不必籍其能修班制使世穆不辱者何如

即與僕同升一事為公也非為私也一段不私之襟

期昭融宣明便舍無窮之經制下文章莫大于是

矣不可以為文子彼媚嫉者愧拜下風矣

臣是家臣入曰大夫者自其後曰言也與文子句

虛：說個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口氣只若為僕慶

幸然者並不說出文子荐僕事書法絕高此句只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白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蔡虛齋曰豈若

諒也承上文云仲之不死其功之在匹夫匹婦之為

天下後世者如此豈若匹夫云云後漢書上引此

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邵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

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

○蔡虛齋曰子貢責仲重在又相夫子即就相桓明其

功業之大未節反言仲若死而不相直匹夫匹婦之

諒而人莫之知耳正明相桓之為大功死糾之為小

節蓋仲不相即死原非兩意胡氏以相桓

以下答又相之豈若以下答不能死非是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蔡

齊曰此是書法

虛

是侗索着不得一語。不曰文子與同升。而曰與文子同升。若僕自致之者。更見文子之存賢。而恨其迹。公叔文子之得謚。本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使社稷不辱。初不為其升僎也。夫子于既謚之後。聞有此事。故稱而嘆之曰。無論衛人議謚之義如何。即此一事。何等光明。可以為文矣。蓋深嘆忘分存賢為人臣第一美行耳。且就其心。則光明上福。寓有無窮。慨想意。可以為三字。亦要看李卓吾曰。因他謚文子。故曰可以為文矣。文字不必着解。極其許可之詞。此說尤翻得空快。可憐。

○奚喪全句。此見人君重有道尤重用。人三子長。處輕以重靈公用。得其才。使湯谷盡其才也。治字須照喪字。有大九才當其用。雖以三子。猶能存無道之國。况賢而才者乎。用當其才。雖以衛靈之無道。猶可以為存。况有道之君乎。須講得活。上夫如是。指無道下夫如是。指用人。

此見用才所係之重也。衛靈公喪倫攸數。紀綱不張。夫子大恐。言其無道也。康子曰。有道者昌。無道者亡。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成章之謂。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圈外。洪註有三善焉。○蔡虛齋曰。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云云。

○陳新安曰。此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輔慶源曰。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喪。失位也。蔡虛齋曰。無道。繫指喪倫失序。紀綱不張。等事。○失位。如魯昭公之見逐於乾。侯齊莊公之見弑於崔子。衛成公之見逐於乾。侯齊於晉人皆失位也。不止見亡國家。

夫如是。奚而不喪。失國家耶。夫子曰。靈公之喪。而不喪。則以用當其人耳。彼不能動信。義以事。旅人而治。賓客者。則使仲叔圍。當其時。饗餼幣帛。不愆于儀。則圍之為也。彼不能握已。豈以伯先靈。而治宗廟者。則使祝鮀。當其時。而禴祀蒸嘗。使之不闕于享。則鮀為之也。彼不能善折衝。而固吾圍。而治軍旅者。則使王孫賈。當其時。蒐苗狝狩。不忘于習。則賈之為也。有此三臣。而用之各當其才。故曰。却交好。鬼神無伺。封疆有倫。夫如是。奚其喪。夫以圍之志。也。鮀之任。也。賈之場。也。用當其才。仇足為國。故治國。莫先用人。子言靈公之無道。不止一端。約其大旨。如此。無道。夫若道。喪不止。是亡國。如見逐。見弑。見執。皆是數。治字要着。乃亂中治也。講三子。須根無道。一脈說。有旨。輝然而周。濬倫。祝崇。佞。賈市。推。二子勿說。本好。只重靈公。能用其才。上治。賓客。得入。允善。我。文告。輯。我。往。來。使。無。失。礼。于。鄰。國。而。不。致。放。廢。召。禍。治。宗。廟。得。人。允。飭。我。俎。豆。時。我。蒸。嘗。使。無。怨。伺。于。鬼神。則。神。人。胥。悅。允。係。屬。人。心。之。本。治。軍。旅。得。人。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譽其而。其才可用。取其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手衛靈公用人之才言。○饒雙峯曰。治賓旅。得其人。則別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魯蒙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牲除肥。肅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許東陽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與者。而又不沒其才。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作。音。昨。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蔡虛齋曰。有必為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

凡修我疆揚壯我威武使無所失于外侮則愛急有傷夫如是衛之所以宜喪而不喪也

其言章

夫子揚人以為曰心於必為者必願其精神力量何如惟深沈含蓄者俛倣得寔際事業若以高自期許而大言不慚必未俸驗其事母如何不待其為之日就此律言之頃原未嘗有以高之心安得有勇為之章欲其寔落去為必不能矣為之難不于其後也即不作時知之矣

言何以可作也正以其言之而未必能為之也乃夫子所謂不作即發言之時沒了這點羞惡的念頭則勇猛振發之氣漫何處發出須善會夫子本意不是要人緘口結舌正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內愧耳其字則字的有表裏相關斷不與之意

○弑簡公自此見孔子欲扶綱常正名分安天下齊有弑君之賊而魯不能討綱常之謂何故雖告老沐浴請討使魯君能斷此舉豈止罪加于齊之

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無而自不度其能否矣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切意

無反躬

欲踐其言

其所行如

豈不難哉

張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

若聽其言而不作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詡

○蔡虛齋曰敏於行者必諒於言若其言也自許太高而不以為慙則言過其實如何能踐此必有為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各恒簡公齊君各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帥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子舒州甲午弑之○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是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蔡虛齋曰沐浴則齊戒矣

臣且推收于魯之君此為東周一大机括乃哀公不能令三子不能共則哀之將為簡也三子之將為陳氏也夫子而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意以告老之臣且不敢容此賊君如何而不令之臣即臣如何而不共君之令耶此等語不激不阿真聖人之言

此以討賊之大義振聾也陳成子弑簡公是王法所必誅也孔子重其事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與兵討之分明以推子魯不是托成子以警三子哀公若能斷然令三家以大義討賊則哀公之大權不流此收矣奈何公曰不其為我告夫三子以可否之權聽之已若不與其事者然孔子出而自言曰弑君之法所以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以吾從大夫之後使此君之變如何坐視故不敢不告也君乃曰告夫三子然則謂告老之大夫且然而東

乾綱者何為授人以柄也時夫子自知三家必不肯討恒何以不量力而野告久謂告而後可以匡齊告而不沒亦可以傲魯請討之功大矣乃不得已奉君

古者三日沐五日浴齊戒必重其事弑逆而不取忽也重字不敢忽三字見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不徒朝必沐浴云

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

惟天理所不容故人人得而誅之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蔡虛齋曰天子討而不伐此云

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政逮於哀公不得自專無

政使孔子告之曰告夫三子者難之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命往三子告。或者君命所臨，猶冀萬一之或洗耳。三子之象，陳恒乃竟曰不可，謂齊國之逆，非魯之所急也。若成子已決之勢，而不欲自微其藩，若然，孔子請討之心，安矣。姑應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當與知國法義，故不敢不告也。隱然謂逆政之大大且然而，秉當軸者，何反阻其事也。而不見難于隱忍，有禦之不容之意。時以大義挑發人心，全在不取而字上。當時天子不問罪，諸侯不連師，而孔子侃然倡大義，于魯廷雖未能興師討恒，而恒已討矣。且使萬世之下，知陳恒為漏網之大逆，三家為未露之陳恒。此直辭絕筆之後，復續此一既春秋也。

試者下殺上之名，此一守是書法，明其為天下之大變也。討者，稱其罪而致討意。沐浴而朝，何等鄭重其事。請討之意，隱然振君臣之大義。若但云意在振魯反小了，試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不必說是轉請天子討也。沈去疑曰：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不為異事。孔子沐浴而朝，看做天翻地覆的事。此便是作春秋之片人，謂公極無能，我謂公極有見。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出言正聲，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蔡虛齋曰：陳恒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故曰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所以夫子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蔡虛齋曰：一國之命，討自其君出。君若能召三子，而以大義招之，誰敢不從。君乃云云。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夫子已知其事之不行矣，特將君命而猶冀其萬一耳。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僭實與陳氏聲勢相倚。三家故沮其謀。不可是所謂使。而夫子復以此應之。蔡虛齋曰：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二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正為吾卿者當何如其所以警之者深矣。朱子曰：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

此是欲假聖言為權。臣懼耳，非不報也。夫子不知君意，故出而自言。見討逆虜乃臣子常分，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此不敢乃心口自謂之詞。唯詞也。見這重大之事，臣安敢不告。況承君命曰告夫三子者，則告之益不待不怠矣。寔致重君命，愈不敢違意。夫子承公命而即往三子告，非不知奸必護奸，三子豈除恒以自剪，正欲借告以折其逆心耳。三子不可謂鄰國之逆，非魯所急也。有勢相，依意久有恐，樹怨反交之意，再云不敢不告也。是警詞，不敢要遠全送大夫之後，來見一為人臣，便當明君臣之義。若養奸繼亂，即于已臣職有愧。此衷一息，不能自安，言外便見吾致仕大夫尚然，况居位者乎。討賊大義，不可不存于天下萬世間，知言之無益而自不容已。

事君章

子路問事君之道。夫子示之曰：入臣謹不欲犯，頑直諫以立名節。然犯非人臣之得已也。一有立名立節之心，便屬意氣矜許，便不光明正大。頑反之心曲，寔

以警三子，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陳新安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蔡虛齋曰：自當時觀之，孔子此請亦無益矣。自今日觀之，孔子此請至今猶足以寒亂賊之膽，而折其不臣之心。三家聞之，亦能無稟稟乎。故曰：其所警之者深矣。○胡註：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只是人人得而誅之意。雲峯却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亦太委曲矣。胡氏只是聲春秋之義，故嚴於辭耳。但此說與語錄不合。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黃勉齋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而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饒雙峯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

寔落。有一段忠君愛國的念頭無他夾雜。可對天
下。肯鬼神。勿有所欺也。是則不必犯也。然如是而犯
之。則精誠所至。自可格君。有時未格。斯犯而諍之。
誠心之不得已也。豈翹君以市直哉。

此是問事若。非問諫君。勿欺也。重者。犯只帶說。勿
欺。是臣道。微始。微終之本。去進。言時。自無內外
之心。若直說無欺。便去犯。則自持。其無他。翹君市
直。勢。兩心。至此。便是犯了。勿欺。而犯。既一而字
口氣全。犯時。見他。勿欺。蓋犯不在口舌之糾纏。
而在精神之感動。須是平日。謹慎。獨工夫。表裏如
一。方能如此。由是。遇事。而繩。糾。本心。上無一毫。信
不。過。故。當。天。威。震。怒。之。時。人。不。敢。言。而。我。獨。言。人
不能。轉。移。而。我。獨。轉。移。這。便。叫。做。犯。勿。欺。與。犯。不
要。說。做。而。事。犯。與。順。對。君。所。可。而。我。否。之。不。與。他
相。順。是。犯。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映。發。是。勿。欺。而。犯。
上達章
夫子以造詣別人品曰。君子。非。生。而。上。為。者。也。小。人
之。非。生。而。下。者。也。惟。自。理。欲。初。分。以。究。于。極。也。天。理

皆是欺君。○蔡虛齋曰。勿欺。泛言。凡獻納宣獻。皆盡
吾心之無偽。至若。有過。則直言。正辭。有犯無隱。范氏
作一句解。故置。圈外。范氏註。故夫子告。以先勿欺
而後犯。蔡虛齋曰。朱子取此。註。只在先後兩字上。
非打併說也。然。先後二字。亦要看。得。平。
正。非。夫子。告。子。路。有。先。此。後。彼。之。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循人欲。故日究乎
汙下。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
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下。○君子。一日。長。進。似。一
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
於。極。也。初。問。只。差。些。子。小。問。究。竟。將。去。越。差。得。多。○
蔡虛齋曰。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
理。故。日。進。于。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
本。自。汙。下。也。小人。循。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
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汙。下。之。地。矣。天。理。人。欲。上。達。下
達。之。原。高。明。汙。下。貼。本。文。上。下。字。口。進。日。究。者。
貼。本。文。達。字。兼。知。行。說。皆。有。積。漸。至。極。之。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
人也。便不求得於己。○蔡虛齋曰。此章。先。要。認。簡。學
字。然後。及。於。為。己。為。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
學。之。事。尚。皆。是。正。學。但。視。其。所。學。則。同。而。心。中。所。為
則。不。同。如。同。一。言。行。也。實。求。尤。悔。之。寡。為。己。也。欲。求
聲。譽。之。集。為。人。○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
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程子曰。前。段
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
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己。上。做。得。工
夫。非。惟。為。人。不。得。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
未。後。連。已。也。喪。了。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
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饒。雙。峯。曰。此。章
當。看。着。字。言。同。

本高明。君子循理。本一步高一步。漸。達。而。上。直。達
到。天。理。及。頭。處。君子。不知。其。上。也。人。欲。本。污。下。
人。欲。便。一。步。退。一。步。漸。達。而。下。直。達。到。人。欲。底。
頭。處。但。小。人。不。自。以。為。下。也。而。其。初。只。在。一。念。理
欲。之。差。耳。何。可。不。慎。

達者。通也。即行無不得之謂也。達字有力。近。達
遠。從。微。達。著。從。初。達。終。各。就。所。向。以。達。其。極。沒。有
阻。當。停。歇。的。所。在。上。下。二。字。即。在。君子。小。人。內。了。
只。重。個。達。字。達。是。君子。托。根。已。上。只。管。達。上。達。去。
如。登。層。臺。上。一。級。有。一。級。光。景。必。須。踏。其。巔。而。後。
已。小。人。托。根。已。下。只。管。達。下。達。去。如。下。臺。然。一。級
又。落。一。級。直。至。平。地。始。快。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
路。幾。希。危。微。理。欲。一。分。皆。有。不。能。自。已。之。勢。君子
住。脚。不。濕。小。人。留。脚。不。住。

古之章

夫子辨學。者之心。曰。同。此。一。個。學。但。學。之。者。用。心。不
同。而。為。字。是。他。心。中。存。主。處。古。之。學者。旁。年。精。進。只
在。裡。面。尋。求。非。知。有。人。直。以。獨。善。于。己。者。為。善。天

下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已。今之學者。全体精神。俱向
世界陪奉。非不知有已。第不識性命為已。只曉得名
利是受用。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惟為已中為人。不
以無利人。惟為人中為已。所以常失已。一念分殊。迥
異千古。

兩者字不指人。乃指當下學時。用心言。為則其
精會也。為已為人。是說主意。不是說工夫。為已
者。非遺棄乎天地萬物也。思得已之併包。原大
于併包。廢過。養正。施濟甚通。而不離乎本體。是謂
為已之學。為人者。非尚慕乎希世取寵也。去知民
物皆吾胞與。但向民物上馳騁。雖念極其而不
越乎。作用是謂為人之學。是古之學者。惟求得夫
已之學心。故其學約而該。今之學者。本領已失。故
其所學。煩而漏。其分別有如此者。

○伯玉全旨 此章主心學。說聖賢心交也。使者能道
其心。故夫子心與而心。莫美之。

此伯玉與聖人真氣味千里往來。彼此都不言而喻
孔子居衛。主于遂伯玉之家。既而反魯。伯玉乃使人

此一箇學。但學者之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
得之於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於人。如三年學
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已之學也。若如後世
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
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
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遂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

遂伯玉衛大夫。名瑗。衛之賢大夫。孔子居衛。嘗至於其家。

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蔡虛齋曰。使人如云官
人。又如云官之也。又如
云奴之之類。
所以通問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只是傍坐。便見敬他。夫
意下不必與抗禮。

問于孔子。正自有一段相通處。孔子敬其主。以及其
使也。與之坐。且思其人。欲究其心也。而問焉。曰。夫
子近日果何所修為乎。正欲于形跡外。攻其檢心之
學耳。乃使者不說其所為。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曰。
吾夫子為我。嘗窺其所欲。在我微隱約之地。
力求無痕。而求察其過。而心嘗兢兢。惕又若以為有
未敢自信。其能察也。人。人。便自覺無過了。
伯玉留心克治。政覺過。易生而難去。但要寡。必也是
難的。以此未能二字。千古聖賢精神。和盤托出。正極
看宜。尼府。一言道破。宛如知己。而談其窺于伯玉
者。深而呈于夫子者。亦深矣。故其出而重贊美之。曰。惟
伯玉使乎。其真使乎。正為其道著相。知不覺神往耳。
此真聖賢相交。與常情不同。彼此以心學相砥礪。
耳。非只問候使命。只是借景耳。伯玉之使。如子華
使齊之類。是素業。陶于伯玉之賢者。非以下的人。
伯玉使人。以心契夫子也。夫子問使。以心得伯
玉也。夫子何為之問甚泛。他不以為對。而獨指其

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此處伯玉那
夫。則其省身克已。即省察克治也。省。常若不及之意。
可見矣。常若不及之意。吉人為善。惟日。使者之言。愈
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輔慶原曰。使者不以伯玉
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
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使者言及
此。伯玉之賢。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
愈加彰顯。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
矣。蔡虛齋曰。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詞令。而不知其深
知君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大抵此使者所造也。
備。高子不。說。獨指。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
他用心處。說真可謂知言。

美之。使者再言之者。重美之也。按莊周稱伯玉行
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蔡虛齋曰。淮南子云。遂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伯玉使乎。其真使乎。正為其道著相。知不覺神往耳。
此真聖賢相交。與常情不同。彼此以心學相砥礪。
耳。非只問候使命。只是借景耳。伯玉之使。如子華
使齊之類。是素業。陶于伯玉之賢者。非以下的人。
伯玉使人。以心契夫子也。夫子問使。以心得伯
玉也。夫子何為之問甚泛。他不以為對。而獨指其

美之。使者再言之者。重美之也。按莊周稱伯玉行
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蔡虛齋曰。淮南子云。遂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用心是何等識見。過不是已形之過。在心上看。人不留心克治。便自覺無過了。若實在克治上用功。過端轉細。轉多。就只要寡少。還是難的。未能字。根欲字。未正插寫。其心上自覺不達之意。非真心不達力也。又常若不及。久別人看。化如此。非自家口氣。使若分明。為伯玉傳神描其一心。事如此。須得從旁。摸寫口氣。不得只講。定講當一自說下。故其出而曰。使乎使乎。道出聖賢終生。說業肺腑。豈徒知主用心。耶。故夫子直神。道于伯玉。欲寡過之中。豈真謂無。奈于使已乎。此句語意。要有含蓄。若用解說。便非心言。通篇要需。深聖賢相契。光景。意山方妙。

出位章

曾子論安止之心。學曰。凡心一身皆是動處。惟背不動。聖人因取象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位正其思之所。思之靈妙。無所不之。而隨時適處。妙理。然不容旁溢。所謂位也。君子若不忍。則寐滅。思而不止。則坐馳。不出者。止象也。思而未嘗思也。一點天札。要通周流。

十九之并集註以為。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亦猶然之誤。莊子則陽篇。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不無固滯。○饒雙峯曰。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此未能之心。是以踐履篤實。而其所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禮有用之君子矣。故曰。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蔡虛齋曰。光輝宣著。只香德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蔡虛齋曰。問夫子何為使者。乃直指其心。心處以誠。故以為知言。身道易。遺心。道難除。欲寡自愈。見其能此。正聖賢自肯之心。修德之法。乃使若從旁。模煖及此。夫子贊使者。實有契於伯玉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為道。學遷而常。體不易。若天樞無時不運。而未嘗離乎本生。此可得不出之義。

位非所值之主。以吾心之真位言。即義理當然之極。豈有謂止其所之。字中。庸所謂知止之止。字。凡事必有個至理所在。常止是。休即位。常運是神。即思。止于理而不遷。便是。不出其位。不出有恰。如意。位無象。神明之用。百慮而不出乎宗。者是也。譬如水輪轉。展而不離乎軸。思所以為妙。若一離其本。本神蕩。意馳矣。其位即思之位。陳慧生曰。王龍溪主。常。體。不易。說。謂。思。不。出。位。與。未。發。之。中。同。義。蓋。發。而。未。嘗。發。思。而。未。嘗。思。也。周。季。侯。主。隨。感。而。應。說。因。乎。當。然。順。乎。固。然。思。此。發。發。還。還。此。合。發。豈。有。出。其。位。者。乎。今。二。說。會。來。見。隨。感。而。應。却。漢。然。不。動。方。盡。不。出。之。義。

耻言章
夫子醒人。重行。曰。君子於其言。常若有羞。慚。忸。怩。之意。而至其行。則猛。力。向前。必欲。比。言。過。頭。一。步。以。耻。心。激。發。其。過。心。不。徒。平。調。其。盈。備。之。數。而。且。力。制。其。

重出 已見泰伯篇 註疏連下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嘗稱之。胡雲峯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此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饒雙峯曰。上章為謀政者言。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字比上章又說得濶。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貧賤。皆是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張南軒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地。所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

言行之偏有低昂之而適得其平者較訥于言為更

訥敏于行為更敏矣。此不止要言行相顧乃故為抑揚矯輕傲惰之意。玩本文而字須串講。耻適只是一個心。惟于言所欲出而心自強之精神百倍。策行處自然迅厲。故君子但存一耻心而言行自一時交脩了。有此耻不惟所未能行者言之而耻雖所能行。猶且赧然不敢說盡過其行。非是過頭一步去行看。他滿腹激發。愧憤念頭精神意氣常若有餘。故曰過若只就行者去不見得過。自言不足形之方。見是適言行互說。方明李卓吾曰。耻字何等精神。過字何等力量。

○道三全自此章肯綮命脉實在不憂不惑不惧心。體上是夫子自寫心得之言。然開口僅曰無能。此正是聖人于真說個自道。是于空。體段一眼。觀破。

夫子見道妙化于無能。曰君子日用常行之道有三。定體之于心。無敢自認。為能為。蓋君子便是仁者。智

者勇者不憂。正其心。體之泰然而為仁。處不惑。正其心。體之朗然而為智。處不惧。正其心。體之凝然而為勇。處此皆我之所無能也。吾第想像其妙而已。子貢平素聞一貫參無言。忽聆無能一語。恍如聞道。恍如見聖。遂不覺直指曰。夫子一理。渾然全無。仁知勇之迹。象無能一語。真是自己道出。自己的真。而用堂堂無能哉。

君子道即下仁知勇道字。就現成說。下三者字。恰相應。不曰君子之道三。而曰君子道者三。按一者字。心若體之。而口若不常。其自出覺。君子日用常行之間。有這箇率性之道者。應有三焉。此時仁知勇已明。現前矣。中復這一語。曰我無能焉者。何。夫子恍會得仁知勇。一微情。一精融。體到心上。望若未見。欲若惟日不足。故曰無能也。是心體本如是。而適得其心。也。仁知勇有各無象。不過就渾淪中。強分之名目。以不憂不惧感貼出。真正親切。處仁知勇。提掇一人。看不要三語。乃仁知勇。疾。受用處。須說得懇切有味。方見得是自道自

○蔡虛齋曰。凡妄營者非思靜之思。必是聖賢靈心運用。何謂靈書之精。一中庸之素位是也。何謂不出中庸之。不願外易之止其所是也。出不出之界。其微須善看。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蔡虛齋曰。凡恥皆有羞赧退怯之。子之能如。過者欲有餘之辭。有餘也。而恥之行易至於不足也。而過之。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知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饒雙峯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馮厚齋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蔡虛齋曰。不止言行相。輕驚悔之意。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日。此句不可等閑看。○蔡虛齋

子曰。夫子自道也。附疏。體道而至於化。則不自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見其能子貢一聆夫子無能之語。如見聖人之心。體不覺直指曰。夫子自道也。○蔡虛齋曰。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聖不自聖。以賜觀之道。固於夫子也。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蔡覺軒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夫音。

字要認。蓋夫子自蒙其神于無可認故曰我無能。自家形容合得如此認得是夫子自道已契聖心之虛。休矣。勿作謙詞。

方人章

此見學先有治為急也。子貢方人非徒好臧否人物。所謂知人之學正在于此。不知學者喜較異同。却錯過了自家工夫。就使較勘甚明。終無得于身心。故夫子婉其詞以醒之曰。方人之事。自治有餘。或可及。照畢竟不是緊要切己事。休恐未暇而暇為此也。賜我則以本分內問。皇。猶恐未暇而暇為此也。賜試自方焉。果賢乎否也。

此是夫子點化子貢。神全在乎哉。夫則曰。字賢乎哉。正要他自醒。是抑他宜重發。勿輕過。夫我正與賜也對。說個人字。便拋却自己。一處說到。我使自不暇也。聖人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要我把自治一着換他。方人的意思。口氣須看。得虛活。寫得婉轉。不忠章。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此子貢一箇大病痛。而較量其短長。造雖亦窮理之事。此是護送之詞。不必重。然專務為此。方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心無二用。馳於外。故處便是自治疎處。夫我則。衰之而疑其辭。賜也督。復自貶以深抑之。不暇。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曰。學若須思量。不服箇甚麼。○馮厚齋曰。天子全要將自治。換他方人。然說得甚婉。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陳新安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

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須要念聖人意。○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友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胡雲峯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俱是。有心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二已字。是。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文之。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蔡虛齋曰。兼言之意。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蔡虛齋曰。兼言之善惡。不可掩。例詞。自然先覺。是無心。乃為賢也。馮若兼意。則有所主。自悟。乃為賢也。馮日。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內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故許其為賢。○胡雲峯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圈外。楊註。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

夫子教人。致良知曰。人之自以為賢者。道意耳。不知就逆億。已自陷于詐不信矣。若有詐不信而後覺。且落人詐不信之後矣。惟以至誠待天下。不先意而

天字示為己之實學。曰。不己知。人不知也。不能則其不能也。人不知可聽之。人故不為以患。已不能。突難聽之。已惟能。還其能。始可。惟。獨對指。視。若果不能。便人。知何益。故特患其不能也。若說患不能。無以致便。屬患。不知之。轉念。此。寔。其。性。中。不。容。已。之。憂。聖。即。才。能。可。以。無。所。不。洽。從。謂。非。神。聖。之。能。而。猛。醒。悟。至。也。

逆料人之欺我者。不先意而慮度人之親我者。抑
于人之欺我者。自然先覺。全是一念純白。則徹
天下。情使我心。人心交相忘。于機械之外。乃天下之
至明也。明必如是。乃可謂賢乎。彼察。以為明者。無
足貴矣。

此為世之以逆意為資者。發通節。以作一。分有覺
與逆。意字。照相對。逆而思曰。逆意而度曰。億。逆億
正由不覺來。融而應曰。覺。正是不逆億處。此覺
初不由念慮。不經思索。皆也。如色交而曰。見。聲交
而耳聞。是覺之謂也。若視之聽之。則非覺之謂矣。
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覺者。常
在應先。中用抑。公。二字。轉下。見他。不逆不億。倒會
先覺。口氣便得。而其能覺之妙。已虛。念在言外
矣。下是字。乎字。正與抑。公。相應。公宜轉。得負靈。賢
是活字。依云。這絕是好。對世之以苛察為資者。言
賢不拘人。說乃嘉其心。依之妙。非表其用。明之善
也。

論語卷七
四十五
有誠而不明者。蔡虛齋曰。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
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惟其不逆不億。故能先
覺。是誠生明之意。則非本意矣。故在圈外。
○黃勉齋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為逆詐。未見其
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為億而信。然詐不信。雖以事
見。而可以理知。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
明也。○陳新安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
之照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
為誠明之君子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曰。而辭甚倨。蓋有齒德
而隱者也。微生畝。是以隱為
高往而不返的。栖栖。依也。周流
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悅人以
夫用。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者。全逆一。依萬物之念。發出。若一膜之外。絕不相
關。豈不是。吾身一大病痛。故夫子以固為疾。
孔子毋固。故鞅環列國。微生畝。記之曰。丘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何為栖。于列國。而己者。與。無乃希世
一遇。為依以求。迎合世情乎。若有令人不可解者。孔
子。答曰。栖。則有之。非故為。佞以徇天下也。但避佞
之嫌。而固以株守一膜。遂使斯人之徒。隔絕而不相
通。將萬物一體之謂。何深為可疾。此所以栖。不已
耳。

此見聖人心在。濟世意。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以天
下得所為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
常以生物為心。微生不知。乃呼其名。而醒之。丘字
直讀。新。栖。不是。依人之依。如鳥之棲木。依棲不
舍也。佞不止口給。全是依阿求合。意曰。無乃為微
生。之非。直指夫子為佞。乃說佞之一字。以探其何
為。栖。之意。若有令人不可解者。據此。諷示。明
微。之以不可居之名。以悅其易。天下之思。耳。佞是
最。不肖事。故曰。非敢為疾。固是。自明其心事。非疾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蔡虛齋曰。惡是聖人自惡
不通之人也。夫子一生。應世。圖神。無
可無不可。只是不固。固便執一不通。聖人之於達尊
禮恭而言直如此。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
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其警之
亦深矣。警之深。在疾固二字上。○饒雙峯曰。栖栖如
鳥之栖木。而不夫。然敵方以隱。退為高。見孔
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
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
不通耶。故答之。謂我之為是栖栖者。非敢為佞。以悅
人也。誠以不如是。則執一不通。乃我所惡者也。故不
去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
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
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

訟之固夫子不徒解脫依字寔發明以道易世不
得已之本懷並不優着微生上說

驥不章

夫子托驥以論士曰天下才易見德不易見多有以
才沒德者不知驥之所以為驥者德力具焉然驥之
稱不稱其致遠之力惟是疾徐閑于節緩急調于宜
稱其有馴良之德也有用才之責者可不自明其鑑
哉

只說馬暗影君子如詩比德驥字便是徐處驥未
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喻君子之以德重還重稱
驥者說空世有驥空世有一稱驥者此萬古之相
知處稱字直德定議即不值驥寧莫濫稱

○以德全句世人有志于薄或人有心于厚聖人無
心而各得其平六重以直報怨上而以末句之
見區于德怨之間而欲求其平原是一報一復
圈套

此平報施以維直道意或人有意厚而問曰如人

者怨于我者我則盡矣其怨以德報之何如夫子詰
之曰怨者德之反也既以德報怨彼有德于我者將
必以德報則等于是怨將欲別于怨則又劣于報是怨
德之報皆不得其平矣自我論之有德必有怨有施
必有報此公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人有怨于我
者一以直報之據理為衡不曲意以博厚名不遇刻
以傷天理直以平等之道處之至于德乃所以報德
不宜以報怨也如是則報施之道庶得其平矣

或見世人積愆生害禍亂相尋故欲矯怨而以
德報何如雖是問其當否還在自以為厚一處若
直說不是抑他倒故詰他何以報德正欲使之
自反而得其平也據或人之說胸中却有一怨字
未消有一報字未化其意雖厚然曲而不直故特
以一直字破之謂之以直于怨之中不置一報之
念于報之時若無有怨之心物來順應廓然太公
末句講法當另言德乃所以報德不宜以報怨也
寔竟德來德往去是直

○莫我全句通章重一學字聖人自明其所學如此

亦奚足尚哉 饒雙峯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
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
之名者以德不以才○蔡虛齋曰驥所以謂德亦在
加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若單
指調良則凡馬所有又不足稱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老子道德經
少報怨以德圖難於
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
將何以報之乎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
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
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
吾亦以千金酬之却是何理視與之金者更無輕重

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蔡虛齋曰至公無私如其怨之分量以報之而我
未嘗用意於其間遂我必報之心而已故曰直 於
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蔡虛齋曰以德
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害公可厚則厚不
可厚處亦難強厚然則報德亦顧道理如何○朱子
曰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
亦天理之不能已也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
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
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
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
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
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
以避其名故于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
于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亦以德報則寺于怨欲別于

全不在人。莫我知，上作六乃。于寸心自忖，覺得無人知，到此間，然回思想，這一語已包盡。隨章隨鍵，下不過解說莫知之緣，故莫知之寔學，非謂人莫我知，我有天知也。

天子以直學，開然之旨。孟子曰：吾人學脈，其真境可以自知，而難以語人。故我終身修証，而人竟莫我知也。天子貢微會其意，故問曰：子所謂莫知者，必有所以。果何所為而莫知也？夫子曰：人惟看得身世之故，不微故俯仰之間，不求天答，即求人與，似乎必項有知，一不如意，然輒生若我自視，只求所以不愧天者。于天何怨，只求所以不作人者。于天何尤，心不外求，無怨尤之累，將心洗滌，淨淨。只一味循循下學，而即此近裡工夫，即可上達無聲臭之天。載是此通彼下學，做得淨盡，自然通徹，即此是下學。即此是上達也。我自完我，自盡我，工夫初無奇特動人，只揣摩不着，學者自學達者自達，知者自知。我者其吾心之天乎？莫我知也夫。夫子說莫我知，是他心下自有獨知之契，在沒入

然則又劣于振是薄于德而從厚于然也，豈不逆情理之甚哉。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蔡虛齋曰：此句正合下意。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黃勉齋曰：天理窮通榮辱用舍子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蔡虛齋曰：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事，此則自然知天立命而萬境洞然矣。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

曉得，蓋分明以開然之旨，打醒子貢，此句非自嘆語，乃自表語。口氣原是莫我知，不是莫知我也。夫二字便含下不怨天，一畝意思在何為，猶云何在不可作何故說。子貢平日智足以知聖人者，忽聞莫知之嗟，則平日所知者皆非真了，故有何為莫知之問。言子之所莫可知者何在也。夫子吞他劈頭說不怨尤說起，正要領起學脈，勿作優游閒曠解。凡學者心體上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能于潛修着力。惟聖人灼見為學，德是自家的事。于天人之禍福，毫不相涉。心體上打疊得空淨，無一此怨尤之累，而學始不浮。故蔡接云：下學而上達，此正聖人盡道于天人之際處。此三句一氣首尾重上達，勿道原分不得上下，這寔地做反躬切己工夫。凡未達處皆是學，即皆是下。凡既學處隨學隨透于高明，皆是達，即皆是上矣。玩一而字，語意甚真。畢竟下學是着力處，上達是得力處。但即下學便有上達之妙，知我其天，緊領透意來，人心之初本與天合，一只是為私意間隔，所以不孚。今下學是造

異於人而致其知也。蔡虛齋曰：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尤，但下學人事自然漸進，此皆朴實頭為已而非有所欲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故曰：知我其天。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蔡虛齋曰：此段註正見莫知之意，然亦見得開然之學，有與無聲臭之天相合一者，隱然寓於言外矣。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云。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因子貢問人所以不知子者何在，夫子遂指言人所以不知我者，所以教子貢。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魯子開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圈外程註：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何如？朱子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

人事於天理上達是于天理悟得透既悟透天理此心覺與天合一而無不相通之意所謂知我其天乎味其字語意是聖心自覺有備知之妙以天自信處不是影响揣摩話頭

伯寮全自景伯將一身進退歸罪于人吾力一句宜有借上方劍手段夫子都畧過却換個道之與廢聽命于天可見君子進退上闕天意全不為我一身則得失毀譽俱可置之度外夫子不言命對吾輩每言命蓋不以與廢之權歸之說人正以息小人之煽也

此見君子宜安命而不尤人也子路仕季氏公伯寮乃翹其行于季孫蓋欲沮其用也子服景伯念說和言所感而信任子路將不終矣以吾大夫之力犹能誅寮陳其尸于市朝庶幾言沮而君子獲用也夫子晚之曰世之治亂聽于道之通塞聽于命道有將之執是命之通也道有將廢之執是命之塞也使命通寮不能使之廢即廢也道中所有之常理

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
○朱子曰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命中所所有之常事非伯寮所期起者公伯寮雖善諂小人耳其如命何哉吾人但求為道中之人而天下同皆為命中之人也可無尤之矣

懇則非諂正欲激動季路之惑耳惑志用賢之誠心為之蒙蔽不能別白此便有用之不決意景伯以告孔子有憤諱邪得志力是權力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陳尸于市朝與衆棄之且示人以蔽賢者蒙顯戮也將行四句泛言末句方歸伯寮上夫子于伯寮之懇不為子路計禍福不為吾道計興廢蓋不以吾道屈伸之柄歸之說人久隱然見吾身關係天命之大而諱人無能為也又須知行廢夫子只說道與命並不說及自家看個將字須把行與廢互說命以氣數言行廢都有個命非人之所能為命非一身一家之命國家氣運否泰相關所謂一世之命也如命何者須有乾轉坤的手段造化自我主張氣數由我展縮公伯寮不過云磨鍊口夫豈其人着個其字却像嘲哂公伯寮語此章要見壯士除奸達人安數各成其是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通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陳新安曰懇譏諂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去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
陳新安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必於寮哉○朱公遷孔子兩言其如子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示懇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何是天之命在我
伯寮耳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輔慶源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則不待決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巳

○辟世全在此章要得賢者用世之心。提一個賢者。做頭下皆賢者。四者字。非指四人。言只言賢者。所避有此四件。適言其次。有愈轉愈窮。愈鬆愈迫。不。得已而倦。憂世意。四辟不分優劣。非有等第。夫子表賢者不忍忘世之心。曰世雖衰。而為道為世之心未嘗變。有舉世皆亂。賢者有時乎可避。而其心不忍。適與世相遠也。其次則去此亂國。將適可仕之邦。以避地者。其次則因君之禮貌既衰。則去之而避色者。其次則因君之言論不合。則去之而避言者。夫避世不為。而展轉于避地避言之間。固賢者之深心。而世不可為矣。提是委曲以求濟世。皆不忘世之心也。

於命而後泰然也。蔡虛齋曰。蓋命以氣言。聖人則以理為主。惟道之安而命由我出。何待決於命。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是為眾人言也。○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察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奚。去虞入秦。其次辟色。如衛靈公顧蜚。鳳而禮貌衰而去。色不在孔子。遂去之。其次辟言。如衛靈公問陳。○程子曰。四者雖以有違言而後去也。而孔子遂行。○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胡雲峯曰。天下為大。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黃勉齋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蔡虛齋曰。三箇次字。愚意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然大意却不肯細看。當見得。○蔡虛齋曰。夫子不為辟世。不得已而辟地。又不得已而辟色。更不得已而辟言。幾幸世之一用。故其寓言如此。

○子曰。無非為行道計耳。註中去亂適治。字法。玩避言意。則言庸人君。蓋作君不用吾言。未是辟字。與隱字不同。辟者地。是用的心。隱者德。是不用的心。其次只是又一等意。次遇也。非次賢也。

七八章
夫子憂世憐才而嘆曰。世治則賢人在朝。世亂則賢人在野。今作者蓋七人矣。夫國家得乎賢。猶恐不治。况作乎失一士。猶足以亡。况七人乎。賢者盡去。成何世界耶。

此孔子憂世之言。辟字尚權去。就作則見幾而作。奮起果決。不俟終日。去不反顧矣。字是不勝憂嘆之詞。大字常活看。不必說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蔡虛齋曰。矣字。歎詞。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恁地好。

晨門章
子路送夫子周流四方。偶宿于石門之間。時有掌晨啟門者。問曰。子從何而來。于子路以定對曰。吾學于孔氏。送孔氏之門而來也。晨門一聞其為孔氏。遂曰。子所謂孔氏者。是已知天下之不可為。乃奔走于

晨門章
子路送夫子周流四方。偶宿于石門之間。時有掌晨啟門者。問曰。子從何而來。于子路以定對曰。吾學于孔氏。送孔氏之門而來也。晨門一聞其為孔氏。遂曰。子所謂孔氏者。是已知天下之不可為。乃奔走于

齊魯宋衛之郊。仇欲汲。以為之者。與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晨門此言。想其是。晨門人之流。

宿石門。必偶爾。不必謂相失。在後。奚自是問。何處而來。然問地。便有人矣。子路之答。屬無心。自孔氏名。不亡及。漢學意。只言。漢孔氏。未便是。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雖是。訊。却道。晨門。夫子心事。此與夫子。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意合。看是。若字。與字。明是。素所。神交。之人。知字。為字。俱重。已。明知。不可。必欲。為之。此。全。是。夫子。悲天。憫人。之意。聖人。與天。下。如。慈父。遇子。之。疾。明。知。必。不。可。為。決。不。忍。不。投。以。藥。而。坐。聽。其。亡。此。正。聖人。造化。在手。處。不。意。被。晨門。一。語。拈。出。此。與。封人。一。樣。具。眼。彼。知。夫子。之。天。此。知。夫子。之。心。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為之時也。黃勉齋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輔慶源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蔡虛齋曰。晨門意謂。既不可為。斯已而已矣。而孔氏尚欲為之。乎。是。幾。之。也。蓋。未。知。聖人。耳。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哉。始之嘆。即夫子之心也。既之。則與荷蕢者之心也。夫子曰。果哉。必既有。夫荷蕢者。末之難矣。是果哉。一轉語。作一句讀。便無味。

衛有富教之地。而至此。已絕望。故擊磬于衛。所以寓寸心之憂也。時有隱士。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聞磬聲。而嘆曰。凡音之起。皆由心生。有心哉。斯人之擊磬乎。還不知為著甚麼。既而傾聽。一。回。方。知。端。的。在。用。世。而。世。已。終。不。可。用。訖。之。曰。鄙。陋。而。無。通。達。之。識。哉。何。其。心。之。悲。在。天。下。確。然。專。確。而。不。移。乎。夫。君。子。用。世。須。世。用。我。苟。上。下。無。交。莫。已。知。也。斯。止。此。憂。世。之。心。則。已。矣。人。名。有。言。如。渡。水。者。深。則。以。衣。涉。水。而。屬。淺。則。挈。衣。涉。水。而。揭。方。為。識。淺。深。之。宜。也。今。可。已。不。已。是。宜。屬。而。揭。宜。揭。而。屬。也。哲。人。固。如。此。乎。夫。子。聞。言。而。自。明。曰。夫。若。果。欲。止。此。憂。世。之。心。哉。則。一。迴。車。而。是。耳。夫。何。難。之。有。以。是。天。下。忘。不。得。吾。寧。為。其。難。者。耳。

擊磬與陳蔡之絃歌一例。皆聖人自鳴其豫。非不待。而為其無聊。但憂世之心。名自寓。所謂誠中。

擊磬。荷去。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蔡虛齋曰。蕢草器也。今草用以盛物者。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蔡虛齋曰。當時自是衰世。而孔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故於其擊磬也。憂世之心。寓焉。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已音紀。下二已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猶言戀戀於斯世。以衣涉水曰厲。以不脫衣。厲也。因攝衣涉水曰揭。攝猶挈也。揭衣而渡。言其深。此

形外夫子不自知也。蔡以止樂是欲止亂以憂其君。蔡屬角為民是欲救亂以憂其民。有心且盡說勿做贊美詞看。此內添不得一字。若云有心于用世便非。既而曰。鄙哉。乎。鄙哉。是陋其識之不足。借聲來狀其守之太堅。莫已知以下正說其鄙而極。處斯已。字。猶云息心深了。莫堅執其心也。勿露隱字。深屬淺揭。總是要對酌。當止即止。只作自家語。勿添詩云。字。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可不自度量。只用一。於語嘆之。不必以淺深分配治亂。夫莫說。夫子要打動他。用世念頭。故以果哉末之。雖一語激他。果哉為句。果言一刀兩斷。撒手得快。只是看着世間風色好。做方做。不好做便休。正見他。斯已而已。有行難處。惟我之所為。斯誠難耳。此是自家表出其濟世深心。莫作怪嘆者。

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蔡虛齋曰。荷蕢驟聽其聲。忽覺而知其為用世。遂以徑徑譏之。引詩見當止即止。以詩言當已語。正與徑徑反。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輔慶源曰。果於忘世。決去不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返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具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陳新安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饒雙峯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

諒陰即倚序之制古者。天子居喪。于此。故以為天子居喪之名。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及政事。夫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命。政事安所裁決。不知。人若何以得三年不言也。子曰。居喪不言。何獨高宗為然。凡古人若欲自致。若莫不皆然。蓋凡居喪。而嗣君宅憂。必委政于冢宰。使百官各攝攝已之職。事連他大小衙門。事都總束。上以聽冢宰。處分。若三年。則事無大小。皆之所當言者。冢宰皆代之言矣。此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也。古之君子。孝而臣忠。相與以有成也。固如是夫。

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且言人之出處。若但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蔡虛齋曰。果哉。非歎荷蕢只明如此。則亦無所難矣。自家心事。言但果於忘世。此亦何難。隱然見丈夫維持世道。當從難處轉移。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陰讀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蔡軒曰。諒者。梁也。闇者。倚廬之廬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總已。是百官自總已職。連他衙門大小小事。都總束上一聽冢宰之處。分。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

除無限奇特意見。百官之兼侯國王國之臣說。摛也。不敢放肆之意。註摛。摛已。字是通。自己。衙門中大小官員而言之。聽字重。看見得家宰秉國之鈞。故以聽。陟。最聽之。三年中無廢。朕廢政。皆由于此。已。應何謂二字。

易使帝

夫子示崇禮之治。曰。禮為人性之節。尊卑上下之倫。心。不言而諭。但強以禮繩民。終不服。上能好禮。則精神志氣。揮入于品節中。而以性真與民相鼓舞。上能教讓于朝。民自雅化。于野。如句之使。臂。之使。指。安得不易。若以好動民。上各自為好。故曰。上有好者。下必甚。

此章好字。與易字相應。上下。摛。是一心相通。其易于使也。蓋以心使之也。禮字有恭敬辭讓之意。當就事制上說。好字在心精上說。上而人真心。實意傾注。于禮。則一切事制皆真精。而溢所以範民于禮制之不吝。適而又于心精之不吝。問。故在下之民。將驕念消融。殆。則。滿腔皆是忠。傾之心。不。

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胡氏說與八註不合。故在圈外。非總註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輔慶源曰。是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蔡虛齋曰。禮者人性之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但上好。則禮為虛文。民或貌從而心拂。故難使耳。今上好禮。章軌率物。一皆誠心之所設施。有以觀感於民。使皆遜志於禮。安於上下之分。故易使好禮。該本末言。自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皆是。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內者是也。此夫子之言。至矣盡矣。動靜而言。只此一。而子路少之。不知脩己以敬。有敬。故再以其充。精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自然及物之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蓋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靜虛動直。何所施而不當。故百姓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安。百姓舉天下而言。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堯舜以脩己為已病。終身以敬。脩己而無一息之間斷也。以子路使反求諸近也。求諸近。則遠。蓋聖人之心。無窮。總是一箇念頭。世雖極治。人與百姓無不安。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

必驅迫。不知其所為。而自然敬順矣。易使在不俟。青令上見。則字甚緊。

脩己章

子路問君子所以為君子。夫子曰。敬正己之精神。人。有此已。非昏昧。即放逸。須索。要修。以敬為主。于內。不使昏昧放逸。則非僻無由干。而養成此精明之体。真是君子。提宗學問。子路不悟。而少之曰。君子果如斯。修己以敬已乎。夫子曰。已。非離人以成己。脩己以安人。而有餘。但使已。常加整頓。而人已。不受其傾危。則當修己時。即是所以安人時也。子路又少之曰。君子之道。果如斯之修己。以安人而已乎。夫子曰。安人。非止安一人也。人。即百姓之總名。修己。便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天下人。何不安。頓于此心。兢業中。則當修己時。即是所以安百姓時也。夫至修己。以安百姓。方顯得。脩己分量。即聖如堯舜。其心。枕病。惟恐一夫玷。范。即我精誠未到。此非病。其負百姓寔病已之。雖滿。夫病。正堯舜之敬。脩敬。脩正。堯舜之心。法。而謂不。之。君子耶。

朱子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內者是也。此夫子之言。至矣盡矣。動靜而言。只此一。而子路少之。不知脩己以敬。有敬。故再以其充。精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自然及物之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蓋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靜虛動直。何所施而不當。故百姓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安。百姓舉天下而言。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堯舜以脩己為已病。終身以敬。脩己而無一息之間斷也。以子路使反求諸近也。求諸近。則遠。蓋聖人之心。無窮。總是一箇念頭。世雖極治。人與百姓無不安。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

朱子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內者是也。此夫子之言。至矣盡矣。動靜而言。只此一。而子路少之。不知脩己以敬。有敬。故再以其充。精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自然及物之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蓋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靜虛動直。何所施而不當。故百姓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安。百姓舉天下而言。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堯舜以脩己為已病。終身以敬。脩己而無一息之間斷也。以子路使反求諸近也。求諸近。則遠。蓋聖人之心。無窮。總是一箇念頭。世雖極治。人與百姓無不安。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

此節不言君子功用之大。乃言君子真體之難
 完耳。不重人與百姓上。只顯己之分量。通發出
 修己以敬。而意耳。只修己以敬一句。連安人安
 百姓都完了。則于路不之。又分疏出來。問君子
 不問人。欲証功業之全。但不知及之。已而
 也。已非單一身。便已談全得。人與百姓在內。修
 之。蓋因此。日逐在声色臭味邊去。把這真已
 日矣。壞故須要修。而修字。與有常。惟常。欽二意。此
 便是。故非修外。另有個統。業。以。觀下文。只言
 修己。不着敬字。可見。請已字。不可一口說。恐
 下兩如斯而已。問此等精明念頭。自與人。情不
 相隔。而其舉動。自無拂。民。滋。欲。之。處。若有一事。做
 不當。一人處。不安。還是修己未盡。于路。是見得
 已之。包涵甚廣。僅言已。又不得。僅言人。故兩如斯
 而已。之。問。是欲。窮。其。妙。非。不。之。也。夫。子。為。之。發。其
 益。便。見。已。與。人。原。相。對。待。而。工。夫。未。相。合。一。安。人
 安。百。姓。是。修。己。之。全。功。不。是。效。驗。不。煩。推。致。三
 以。字。最。吃。緊。是。合。用。為。體。之。學。非。徒。後。用。之。學。

得其所哉。正心無窮處。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言不可
 以敬。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如此則敬
 為少。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如此則敬
 脩己之全功也。故。○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
 非所以為聖人矣。○蔡虛齋曰。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我能
 恭而天下平。敬則人感化。亦皆敬。此自然之理。故又
 兼言之。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也。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蔡虛齋曰。上下
 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
 又鍾為四靈。如禮運所謂鳳凰麒麟。皆在郊。夔龍
 皆在宮。此體信達順之道。○蔡虛齋曰。體信達順。都在
 沼者。致中。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皆指體信
 和也。達順。蓋誠則無不明矣。心胸越開朗。義理越明瑩。以
 此事天饗帝。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惟聖人為能享帝。

言即以此修己者安之。更無別法也。至于人與百
 姓之不同。乃所值之境。有廣狹。非已有異。修也。充
 弊。徒病。非謂百姓。有未安。正極。言修己之難也。充
 病。在。心。之。兢。業。上。謀。安。人。安。百。姓。又。無。着。手。處。功
 夫。只。在。修。己。耳。

原壤章

原壤是老莊之流。常躡踞以待孔子之來。蓋倨慢成
 性。若謂禮不為我輩設耳。夫子責之曰。汝幼而不遜
 順。以弟子長。已失其狀。提敵長之心。及長而無一善
 狀。無可稱述。及今垂老。而猶然未死。徒窮不拘之名。
 以放蕩于禮法外。是自賊也。○賊世也。彼視父子兄
 弟。以長生死。吾漠不相聞者。故以已之杖叩其脛。俾
 以行其敬。論正覺之使悟也。
 此有維。禮。教。範。風。俗。之。思。原。壤。學。于。老。氏。而。遊。于
 方。之。外。者。夷。俟。非。是。蔡。夫。子。只。是。他。習。與。性。成。如
 此。玩。慢。自。放。不。欲。以。孫。弟。而。還。累。心。也。看。來。重。不
 孫。弟。一。句。句。切。切。驕。惰。慣。了。根。基。既。壞。故。長。而。無。可

○蔡虛齋曰。敬是戒懼慎獨。常惺心法。使昏味放逸之
 私。無自而起。心無不正。身無不脩。是謂脩己。然此已
 非一。曠之已。敬亦非寂守之。敬人與百姓對已而言。
 已所行。即是人所受。極至齊治平。無非此心。兢業之
 所運用。安人安百姓。此非說
 修己效驗。乃說修己全功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故人。母死而歌。記擅弓下。孔子之故人曰
 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
 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躡踞也。不立又不正坐。俟待也。
 言見孔子來。而躡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
 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碌碌庸人。而久生於世。而

論述老而不死存世日久教壞人家子弟敗常亂俗故曰是為賊也承上二句言不可三平以狀叩其胫是欲其于當休之間自為省悟使勿復踴躍所以警其將來也非徒痛絕之謂一說原壤夷侯彼以形骸為委蛇叩之使覺見形色載天性惟禮法存名教之意深矣

童子章

此裁童子以益也虛受益聖門第一義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入道故夫子使童子將賓主之命夫去使之以知益矣或人不知而問曰此童子者豈其閑于禮節學有進益者與夫子曰吾非異之也將以禮教之也蓋坐作進退可觀品格吾見此童子之習氣于居位處又見此童子之習氣與于長者並行處是其心非能謙唐下人以求學之益也乃不安童丁之分而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矜心傲色與且為浮為夸今使之將命不特欲其事長器禮正欲潤磨其容氣而培養其本性耳

此見以孔益後學處關常有童子夫子以之傳賓主之命聖人妙有化裁彼見童子居位並行雖非欲速只將言語教誨他一時能狀開悟惟使之將命令彼循于往來之節熟出入之儀不知不覺消融驕亢以入于禮教之中真如氣之入物而人不知因將命是個好事故成人以益疑之夫子明其非益政所以曉童子使其知所進也然此童子亦要做好看之知向上者不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是個聰明伶俐的人但其居位不是不違隅中之節以覺圭角氣質張露並行非不遵徐行之度也二覺圭角氣質難降兩見其正見其充心耳病根全在速字非病在成字夫子止教之成第化其速也此章可見君子成就後學都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不徒足以敗常亂俗放於禮法之外則是賊而已矣賊字脛

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

使勿蹲踞然朱子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侯何舍其

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蔡虛齋曰辭嚴正而以杖叩脛亦以狎行其教誨登木而歌而舍之夷侯則警之舍大故以全交儆小節以全教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開於禮讓故孔子使之傳命

以寵異之也寵愛之也異不

同於他門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三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

不循此禮陳新安曰居位是不循隅坐非能求益但

欲速成爾輔慶源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

以躐躐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張南軒曰不止

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

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

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

進也

論語大全卷之七終

Faint vertical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section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section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left page of the book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texture and color of the aged paper.

